

韩愈诗文选译

本书责编：黄云生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第一批50种)

---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巴蜀印刷厂  
1990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套

---

ISBN7-80523-357-8/Z·27

定价：(50种) 130.00元

#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唐代纯金四门塔



图 1. 1. 象

“大同”——给公康地（给公康地）

##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程。

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材，使之打下坚实基

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



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 前 言

韩愈这位唐代的大文学家兼政治思想家，在身后多年交好运，到近半个世纪之前才开始倒起霉来。交好运主要是靠他在古文上的成就，宋以来要学做古文的人谁不用他的谥号尊称他一声“韩文公”？起码也得用他的郡望称他一声“韩昌黎”。一部《昌黎先生文集》几乎成为有学问人的必读书，历朝刻印过不知多少次。尤其是明代后期茅坤选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流行以后，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古文家的姓名在知识界真可说是家喻户晓。记得当年考初中时的投考指南就有唐宋八大家是哪八位的考题，害得我死记硬背了大半天。其实，当时这八大家的地位已经在低落了，因为在此以前已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给迷恋文言文者扣上“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帽子，“选学”是指骈体文的权威读本

《昭明文选》，和韩愈没有干系，“桐城”则是清代做古文的一个派别叫桐城派，而这个桐城派恰恰把唐宋八家当作自己的祖师爷，“桐城”既成谬种、居祖师爷首位的韩愈岂得继续风光下去，这是韩愈第一次倒霉。第二次，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情，霉倒得更大了。起因是要宣传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唯物主义，这本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应该的，我直到现在还是这么看，而且还继续去宣传，即使被诟为“顽固保守”也不悔。但当时有些过左的同志却并不这样看，他们硬要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这就不好办了，韩愈的言行哪能符合马克思主义呢？连所谓朴素的唯物主义都没有。正好名列八家第二位，也是韩愈的好朋友柳宗元的文章里被他们发现到真有点朴素唯物主义的东西，加之柳宗元曾经参加过王叔文等人的政治活动，而韩愈偏偏不愿参加还对王叔文等人颇为不满，于是一种“扬柳抑韩”的论调就应运而生。万不得已要讲到韩愈的古文时，也得先批判然后略作肯定，大有“一批二用”“批字当头”的意味。到“四人帮”闹什么“评法批儒”时柳宗元就更红火地被列入“法家”光荣榜，而韩愈成为了臭不可闻的“儒家”卫道士。

我现在选译这本韩愈诗文，当然不会同意上面这些极左的论调，而是想真正运用点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篇前言里把韩愈这个文学家兼政治思想家的真面目告诉给读者。

韩愈不参加甚至反对王叔文等人的政治活动不是一项特大罪名吗？所以这里先从王叔文这次政治活动说起。

这次政治活动有些教科书称之为“永贞革新”，但这个名称实在不太通<sup>①</sup>，所以这里仍称之为王叔文等人或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活动。据说，王叔文集团是代表庶族地主的新兴力量，他们的政治活动就是和代表士族地主的旧势力作斗争。但就我所知，士族地主到唐代已不成其为特殊的政治势力，因为他们已不像南北朝的士族那样有庇荫宗族佃客的特权，即使是南北朝士族的后裔，要做官也只能和普通人一样得通过科举考试。我又查过王叔文集团和他们对立面的家世，对立面中出身庶族的反略多于士族，而王叔文集团里出身士族的竟在三分之二以上，庶族则连王叔文本人在内还不到三分之一，像柳宗元本人就出身于北朝以来的老士族。这实际上

---

①王叔文集团是顺宗在位时掌权的，顺宗在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即位，到八月四日就被迫禅位于皇太子宪宗，自己退为太上皇，五日才以太上皇名义改元为永贞，接着王叔文集团就彻底垮台，就算是“革新”吧，也只能说是“贞元二十一年革新”或“顺宗革新”，“王叔文革新”，不能说是“永贞革新”。

不是什么庶族和士族之争，而只是统治阶级上层各个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这种权力之争在唐代经常表现为在皇帝周围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集团，另外想夺取这利益的集团则拥戴皇太子或其他皇子、皇孙，一旦时机成熟就连皇帝取而代之，使本集团来掌权。王叔文集团的兴衰史就完全遵循了这个规律，他们早在德宗后期就依附于皇太子顺宗形成政治集团，德宗死去顺宗即位后，这个集团就和顺宗的亲信大宦官李忠言内外勾结而掌大权，但德宗时期的当权派不甘心丢权，勾结了另一个大宦官俱文珍拥戴顺宗的皇太子来夺权。夺权成功，宪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包括宦官李忠言和主子顺宗自然都得被收拾。这种权力之争具有较大的冒险性和强烈的排他性，绝大多数不想冒险或不愿意在排他上过于勾心斗角的官僚士大夫对此是不感兴趣的。韩愈不过是这绝大多数中的一员，他对王叔文集团一不参加，二还加以指责，但在他们失败后并没有落井下石，对其中柳宗元等人的文章政治还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彰。这么做不能说有什么过错，难道必须参加王叔文集团与之同归于尽才算合格吗？

至于王叔文等人上台后的政治措施，除掉为争夺权力的一些行动外，韩愈并没有作过批评指责，因为在这方面他们之间包括和其他政治人物之间并

没有多少不同的看法，而且在行动上韩愈做得并不比他们逊色。不信，可以把韩愈的全部历史摆上来让大家审查。

韩愈在有的史书上说是昌黎人，其实这只是韩氏的郡望。韩愈这一支在好几代前就住在河阳，而且除祖父韩叡素在唐代做边远地区从五品上阶的州长史外，曾祖韩仁泰、父亲韩仲卿都只是下级官员，即使本来是士族也早已没落。加之韩愈三岁就失去父母，跟随谪居韶州的大哥韩会和大嫂生活，德宗贞元八年（792）二十五岁时凭自己的本领举进士科及第。这和柳宗元年轻时走的道路并没有区别。

以后韩愈三次考博学宏词科没中选，在贞元十二年（796）二十九岁时应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邀请以秘书省正九品上阶的校书郎名义去任观察推官，十五年（799）董晋去世，他又应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邀请以太常寺正八品上阶的协律郎名义任节度推官。这种去地方长官幕府任职是当时文人未显达前常有的事情。而且他在徐州时对张建封的沉溺打球荒于政事能上书劝谏，并非一味阿顺长官混日子。

贞元十六年（800）韩愈和张建封意见不合辞职回到京师，十七年（801）他三十四岁时被任命为国子监从七品上阶的四门博士。十九年（803）三十

六岁时改任御史台正八品上阶的监察御史，品阶虽比四门博士低，倒开始有了点实权。但因为天旱上状请求停征京兆府管内百姓的两税钱，得罪了府尹李实，再加上其他原因，如上书议论“宫市”的流弊之类，当年冬天就被贬去连州阳山任县令。这罢宫市和减免赋税都是王叔文等人在顺宗朝所干的有益于百姓之事，可韩愈早在德宗时就要求这么干了，而且自己还因此栽了跟斗，这种政治表现比王叔文等人包括柳宗元在内并不差什么。

贞元二十一年（805）顺宗即位，大赦，韩愈内移江陵府任正七品下阶的法曹参军事。宪宗元和元年（806）韩愈三十九岁时被召回京师任国子监正五品上阶的国子博士，这才算开始挤进高级官员的队伍。第二年又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去洛阳。元和四年（809）改任刑部从六品上阶的都官员外郎仍旧分司东都。元和五年（810）改任正五品上阶的河南县令，在任上为惩治不法军人敢上启和东都留守郑余庆争辩讲道理。元和六年（811）调回京师任兵部从六品上阶的职方员外郎。元和七年（812）因帮一个县令讲话出了问题又调任国子博士。元和八年（813）改以刑部从五品上阶的比部郎中名义任史馆修撰，专职纂修国史；九年（814）改以吏部从五品上阶的考功郎中名义任史馆修撰，又改任知制诰即为

皇帝草拟诏令。在这时期韩愈纂修成《顺宗实录》，王叔文等人勾结宦官李忠言专擅朝政固然写了进去，对他们所干有益百姓的好事也都一一如实直书而未抹杀。

元和十一年（816）韩愈四十九岁时凭资历升任中书省正五品上阶的中书舍人。但又因主张讨伐割据淮西地区对抗中央的吴元济而和宰相发生矛盾，被改任为皇太子东宫里毫无实权的正四品下阶的右庶子。幸好宪宗也下决心要讨伐吴元济，在元和十二年（817）任命另一位同样主张讨伐的宰相裴度为淮西地区的彰义军节度使兼淮西宣慰处置使，充任讨伐淮西的统帅，裴度奏请韩愈做他的行军司马。八月出师，十月就生俘吴元济平定淮西。年底回朝，韩愈因功被升任正四品下阶的刑部侍郎。请注意，王叔文等人主张制裁藩镇曾被教科书说成是“永贞革新”的主要措施，可韩愈不仅同样主张而且见之于行动。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五十二岁时又干了一件十分出色的事情，这年正月宪宗把所谓佛骨迎进京城并请入皇宫，这本和身为刑部侍郎的韩愈毫不相干，可韩愈偏偏上了个著名的《论佛骨表》，要求立即停止这种劳民伤财的愚昧举动。这下子弄火了宪宗，把韩愈贬到岭南的潮州去做刺史，冬天才内



移到袁州做刺史。在袁州刺史任上他设法解放奴隶，和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的做法也完全相同。

元和十五年（820）初宪宗去世，穆宗即位。到秋天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的长官从三品的国子祭酒。第二年长庆元年（821）春天回京师任职，到七月又被任为有实权的正四品下阶兵部侍郎。这时河北地区的成德军发生兵变，王廷凑杀节度使自立，长庆二年（822）朝廷妥协，派韩愈去宣慰，韩愈不怕危险完成了任务。回京后迁任吏部侍郎，虽仍是正四品下阶，可已位居尚书省六部长官的前列。长庆三年（823）改任从三品的京兆尹兼正三品的御史台御史大夫，因和实际主持御史台工作的御史中丞发生矛盾，又改任兵部侍郎，再重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敬宗即位，同年十二月韩愈在京师因病去世，按旧的算法享年五十七岁。

多年来我们不是说：“不光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吗？从韩愈这一生的行为来说，除早年为谋求出路作自我奋斗外，在掌握权力哪怕是很小的权力时也能体现出他的正直和敢作敢为，能够尽可能地为国家为百姓办好事而不计较个人安危得失，这对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来说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更难能可贵的，韩愈这么做还不是单凭一点正义感或所谓“良心”，而是有他创立的政治理论作为基础，

由理论而见诸行动的。因此我一开头就说韩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而不是一般的政治活动人物。从这方面的建树来说，即使有点朴素唯物主义的柳宗元也是瞠乎其后、望尘莫及的。

“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讲韩愈的政治思想还得从中国社会的演变说起。我认为，中国在西周春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春秋战国间公认的社会大变动，是从封建领主制转到封建地主制的变动。但领主制的残余还不可能立即消除，到东汉以后来了个回光返照，出现了带有领主意味的士族地主，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本来，在领主制为地主制取代之时，新思想、新的政治理论已应运而生，出现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经过竞争淘汰并取长补短又出现了比较适用于地主阶级统治需要的儒家之学或简称之为“儒学”。但经过“门阀”制度的冲击，这形成不久的儒学也被打乱并歪曲。早在东汉时对儒学经典已偏重于名物的解释，南北朝更由此发展成所谓“义疏”之学，即对经和注再作繁琐的解说而彻底丢掉了儒学初期的政治思想。例如当时最流行的所谓“三礼”之学，就是对《礼记》和《周礼》、《仪礼》三部经典作“义疏”，大讲其贵族们的饮食起居特别是婚丧礼俗等制度，因为这些适

合光知道摆空架子的士族地主们需要，需要“古为今用”地搞这一套来维持他们在社会上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而在政治上则是一切从士族甚至某个家族的私利出发，形成了整天闹内部矛盾、争权夺利的局面，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以不闻不问，社会风气也随之极度恶化。到唐代初年，这些士族中的腐朽分子已不能不自行退出政治舞台，剩下的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面目和庶族地主混同到一起重新打开新局面，这样才形成比较完全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一直到明代后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才再起新的变化。而出现新的社会就要有新的思想理论，韩愈的政治思想理论，就是“门阀”制度崩溃后适应封建地主制的新产物。

这种政治思想和理论，简要地说就是要重新恢复战国时期儒学的传统，加以整理改造使之适合新时期需要。对此在韩愈所写的《原道》里阐发得最清楚。所谓“原道”的“道”，就是儒家之道，是尧、舜以来一脉相传的东西，当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这是从《孟子》的最后一章搬用过来的。尧、舜、禹是神话中人物，商汤和周文王、武王、周公也是经孔子、孟子改造美化才成为圣君圣人的，实际上

就是以孔子尤其是孟子为核心的儒家之道。韩愈的任务就是要远绍孟子发扬此道，也就把地主制刚出现时的孔孟之道改造成成为当前完全的地主所有制需要的政治理论。它的总体结构是：“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绘出了一张封建地主制统治秩序的理想蓝图。如何按此蓝图来建设呢？他知道不能靠“君”，当然也不可能去靠“民”，而是靠他自己这样的好“臣”，即自认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于是他又借用了《礼记·大学》里的话，即所谓“古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并且说：“所谓诚心而正意者，将以有为也。”就是首先自己建立起坚定的政治信念，然后要见诸行动。要知道，一个新理论的创立，作为创立者一般都是能够把理论见诸行动而不光闭门空谈的。韩愈没有例外，他的历史、他的一生在重大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说明他确实是为实现所创立的政治理论而奋斗。尽管封建地主制的根本矛盾不是这套理论所能解决的，因而他的理想也

经常在现实面前碰壁，但毕竟使士大夫们能从勾心斗角的权力之争中跳出来为国家为百姓考虑点事情，使唐以后一千多年的封建地主制社会除少数民族入侵外能基本上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能出现光辉灿烂远胜于西欧中世纪的中国封建文化。韩愈这套政治理论的作用是不应被忽视的。

说到这里，读者们一定要问：我们承认韩愈是封建士大夫中的好人，不是什么反动的卫道士而是有作为的政治思想家。但你这本书是《韩愈诗文选译》啊；你讲理论，讲政治思想，和介绍韩愈的诗文有什么关系呢？我说，关系大得很。只有弄懂了前面这些事情，才能把他为什么要提倡做古文，以及他在古文上的成就给读者说清楚。

前面说过，在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已被什么“义疏”引进了只会摆空架子的死胡同。文章呢？也已同样走进了个死胡同——“骈文”的死胡同。什么叫“骈文”，骈就是对偶，一句话本来可以简单明了地写出来，可骈文却硬要把它变成对偶句，找些有关的典故把它写成一副副对于，还要讲究音节平仄。这在西汉以至先秦的文章里本来也不是绝对没有，但只是偶尔来几句，用来加重点文章的分量，而决没有通篇都是对偶句的事情。可魏晋南北朝时的士族们除摆空架子外思想内容实在很空虚，勾心斗

角争权夺利的东西又没脸见诸文字，于是只好在形式上大玩其对偶音节的花样，大写其外表花花绿绿内容空虚贫乏的骈文，使本来用来传达思想的文字变成了没有多少思想内容的文字游戏。到唐代士族们的声势风光已经消失，有头脑的士大夫文人就想在文章写法上也来点改革。如比韩愈稍前的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都想摒弃传统的骈文来试写不讲对偶音节的文字，但一则他们的学识不够，思想内容仍不够充实，再则才华也差一些，写出来的文章有时读起来反而生涩不通顺，过去有人给这种文章送了一个名称叫“涩体”。

韩愈所提倡的古文正好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首先，他主张写文章首先要有内容，内容就是要宣传他的儒家之道，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原”，后人替他总结叫“文以载道”。他的《原道》、《原毁》、《论佛骨表》等就是这种“文以载道”的典范。当然这不等于说篇篇文章都写成儒家之道的宣传品，而是主要的文章要这么写，并且要从各种角度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他写《圯者王承福传》批评“贪邪无道”的官僚，写《赠崔复州序》鼓励人家做贤刺史，写《蓝田县丞厅壁记》指责县级机构设置和分工的失当，写《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批判炼丹修仙的虚妄。

就都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贯彻他的政治主张。当然他也并不排斥写一些抒情式甚至近乎小说体制的文章像《祭十二郎文》、《毛颖传》之类，但不能把兴趣全放在这里而置写文章的主要目的而不顾。再一点，在重内容的同时韩愈还极其讲究写作技巧。他主张要学习先秦西汉时人的好文章，但强调不能一味模仿抄袭。要“师其意而不师其辞”，也就是学习这些文章时要选取其中适用于当时的句法和词汇，再加上自己的创新，形成一种新颖的笔法和风格。所以这种文章虽然名为“古文”，表示他和当时的骈文决裂而要恢复古代的文章传统，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在复古的基础上创新。严格地讲这种古文只是韩愈所提倡的新体古文，并不包括骈文流行以前的所有不属骈文的古代文章，更不是只要古人写的文章就都可以通称为“古文”。

由于这种古文是新生事物，自然会得到有识之士的欣赏和支持，加之韩愈也乐于宣传他的古文理论，不怕人家讥笑他“好为人师”，于是很快地在他朋友中出现了一批推行古文的同道，还有更多的向他学习古文的后辈学生，其中最有成就的就是前面所说八大家中仅次于韩愈的柳宗元，以下还有李翱、皇甫湜、欧阳詹、樊宗师等人，形成了后来文学史上所说的“古文运动”。同时，新生事物的出

现也总会遇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因此在唐代以至五代北宋初年，总的说来还是骈文占优势，要到北宋中期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努力，古文才终于取代骈文成为主要的文体。他们在写作技术上也许比韩愈还要成熟，例如韩愈的古文有时还夹杂一些生造的不甚好懂的词句，欧阳修他们就没有这种毛病。但在文章的内容即所载的道这点来说，却慢慢地不如韩愈当初那么注意，尤其到了清代的桐城派，更多半只在古文的形式上做功夫，几乎重蹈当年骈文忽视内容的覆辙。到近代西方的新思想新学问传进中国，要用这种古文来表达就更见困难，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把古文取代，这正是事物发展的正常规律，只有思想落后于时代、还抱着封建主义不放手的人才会对它惋惜。

既然如此，今天把这种过时的古文还端出来干什么呢？为什么还要把它选译了给大家欣赏阅读，不把它丢到垃圾堆里去呢？如果真这么丢，那就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已出现过这种看问题走极端的毛病，认为既要白话文，就不必更不该再读古文。不知道古文虽不必写，但还是可以读，应该读，因为好的古文像这本《韩愈诗文选译》里的古文还是有许多地方可供今天学习借鉴的。这里同样用得着韩愈说过的“师其意而不



师其辞”，把这笔古人留下的丰硕的遗产作为营养，起码会使今天的白话文写得更有内容更为漂亮。

讲了古文，附带还得讲韩愈的诗，因为这是本《韩愈诗文选译》，里面也选了若干首韩愈的诗。韩愈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自然比不上古文。这倒不是“江郎才尽”，把精力用在古文上顾不上写好诗，而是因为诗的革新走得早了一步，在韩愈以前的“诗圣”杜甫已经在诗歌的形式和内容上打出了一个新局面，南北朝时像骈文一样光讲用字造句而缺乏思想内容的五言古诗已被崭新的七言古诗和五七言律诗、绝句取而代之，就是五言古诗也充实了内容不再是过去那种索然无味的老样子。韩愈的诗也是做得很不错的，尤其是七言古诗和绝句，在某些方面比杜甫还向前推进了一点，但总的说来仍没有能跳出杜甫所开创的领域。因此前人说他在诗上只是“名家”而不算“大家”，是有一定道理的。

最后，得给读者讲这本《韩愈诗文选译》是怎样选，怎样注和译的。

选比较简单，以文为主，因为古文是韩愈在文学上最主要而且最伟大的成就，可以多选些著名的为人们所传诵的代表作，另外还选了一些过去一般选本所未注意未收入而确实有内容有文采的佳作。

诗则比文选得少，主要选他最擅长的七言古诗和绝句，当然其他体裁也得兼顾。编排次序则一般按写作时间的先后，即所谓编年，而不考虑体裁或其他。

比较麻烦的是注释和今译。韩愈是唐代人，文章里都是讲唐代的事情，用唐代的官制和地名。地名还好办，注出个即今某省某县市就可以，官制则有许多特殊性，如唐代重京官而轻外官，由京官贬外官有时看起来品阶反倒升了，旧注一般含糊过去，这里就得作说明。当然，前人旧注也有许多有用的东西，尤其在诗文的编年上颇有值得参考的见解。今人的著作则较多地参考过童第德先生的《韩愈文选》，因为这位童第德先生至少是自己真读懂了再作注的，当然也难免有些欠当之处，对此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了，没有对别人的欠当或错误之处一一提出来纠正。分段、标点也是如此，我认为该怎么分、点就怎么分、点，因为这毕竟是个读物而不是学术专著。

麻烦的是今译。前人提出要“信”、“达”、“雅”。“信”是必须做到的，因此我力求把原文的每个字都译出来，一般不搞什么“意译”，这样便于译文和原文对照读，更有利于读懂原文，因为今译的目的毕竟还在于帮助读者读原文。“达”是

要译文通顺，有时为了通顺就只好不完全遵循原来的结构，在极个别地方还得来一点“意译”。至于“雅”，就难了，因为任何译文都不可能完全表达出原文的风格和精神，无法取代原文，因此只好能“雅”几分就算几分。最不好办是译诗，旧诗尤其是律诗讲平仄讲押韵，古诗也要讲押韵，今译时就只能照顾到押韵，其他一律不管而译成通行的新诗模样，但又要讲“信”而不能用原意另写一首新诗，所以译成后也自知不够漂亮，但总比漂亮而失去原诗的面目强。

# 目 录

## 前 言

..... (1)

## 韩愈文选译

### 原道

..... (3)

### 原毁

..... (20)

### 杂说四

..... (27)

### 画记

..... (30)

### 圻者王承福传

..... (39)

### 送李愿归盘谷序

..... (47)

### 送孟东野序

|             |       |
|-------------|-------|
| .....       | (55)  |
| 师说          |       |
| .....       | (64)  |
| 送董邵南序       |       |
| .....       | (70)  |
| 赠崔复州序       |       |
| .....       | (74)  |
| 祭十二郎文       |       |
| .....       | (79)  |
|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       |
| .....       | (92)  |
| 张中丞传后叙      |       |
| .....       | (97)  |
| 讳辩          |       |
| .....       | (110) |
| 毛颖传         |       |
| .....       | (117) |
| 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公启 |       |
| .....       | (128) |
| 答刘正夫书       |       |
| .....       | (134) |
| 贞曜先生墓志铭     |       |
| .....       | (140) |

|              |       |
|--------------|-------|
|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 (149) |
| 蓝田县丞厅壁记      | (158) |
| 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 | (164) |
| 论佛骨表         | (170) |
| 柳子厚墓志铭       | (180) |
|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 (191) |
| <b>韩愈诗选译</b> |       |
| 山石           | (201) |
| 宿龙宫滩         | (204) |
|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 (206) |
| 谒衡岳遂宿岳寺题门楼   | (211) |
| 赠唐衢          |       |

|              |       |
|--------------|-------|
| .....        | (216) |
| 谁氏子          |       |
| .....        | (218) |
| 石鼓歌          |       |
| .....        | (221) |
| 赠张籍          |       |
| .....        | (230) |
| 听颖师弹琴        |       |
| .....        | (235) |
| 游太平公主山庄      |       |
| .....        | (238) |
| 盆池五首         |       |
| .....        | (240) |
| 和李司勋过连昌宫     |       |
| .....        | (244) |
| 次硤石          |       |
| .....        | (246) |
| 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 |       |
| .....        | (248) |
|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       |
| .....        | (250) |
|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 |       |
| .....        | (253) |

# 韩愈文选译





# 原 道

原是推原。除了这篇《原道》外韩愈还写有《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大概都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不过确切年代已无从考查了，这里姑且按照《昌黎先生文集》原本的编排，把它放在第一篇。因为从内容来看它公开表达了韩愈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态度，尤其是提出了所谓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儒家传统之道，用来反对佛教道教，实际上成为宋代理学的先驱，可说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篇大文字，完全称得上压卷之作。从文字角度来讲，它说理清楚，气势旺盛，也是用古文来写论说文章的代表佳作。当然文章里所讲的儒家之道，只是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秩序之

道，因而也不可能象我们今天这样用唯物主义来从根本上批判唯心主义的宗教。这是时代和阶级立场的不同，不必以今天的标准来苛责古人。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①，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②，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③，孑孑为义④，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

---

①之焉：这个“之”字是前往的意思。②老子：先秦时思想家，相传《道德经》就是他写的，因此《道德经》也称《老子》，但他究竟是什么时候人已不清楚，《道德经》则应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先秦以后把他和庄子等都统称为道家。东汉末年张鲁等创设道教后又把他拉来作为道教的始祖。这篇文章里批判老子实际上是反对道教，尽管所批判的东西是《道德经》里所说过的。这里所说“老子之小仁义”，就是指《道德经》里所说的“大道废，有仁义”等而言。③煦（xǔ许）煦：和蔼，施点小恩小惠。

④孑（jié洁）孑：谨小慎微的样子。

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sup>①</sup>，黄老于汉<sup>②</sup>，佛于晋、魏、梁、隋之间<sup>③</sup>。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sup>④</sup>，则入于墨<sup>⑤</sup>，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sup>⑥</sup>！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sup>⑦</sup>。”

---

①火于秦：指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儒家的经典《诗》、《书》等烧掉。②黄老于汉：黄是黄帝，本是神话传说的人物，到战国后期已有许多伪托黄帝撰述的著作，西汉初年统治者用道家清静无为的主张来安定社会，把黄帝也拉来作为道家的远祖，和老子合称黄老。③佛于晋、魏、梁、隋之间：佛教本是印度的宗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和我国的孔子是同时代人，以后到西汉末年佛教才传入我国，到西晋、东晋时才广为流行。这里的魏指南北朝时北朝北魏和东、西魏，梁指南朝的梁，都对佛教极为崇信。隋朝的皇室也全是虔诚的佛教徒。④杨：杨朱，战国前期思想家，主张“为我”的学说。⑤墨：墨子，名翟，春秋末年宋国的大夫，思想家兼政治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和杨这两个学派在战国时颇有势力，引起儒家大师孟子的坚决反对。至于下文所说“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则是汉以后的情况。⑥噫(yī)：感叹声，等于口里的“唉”。⑦老者曰……弟子也：《庄子》里多次说过孔子向老子请教。南朝梁时的道教大师陶弘景说孔子是太极公，位在老子之下。

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①。”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②，亦曰：

“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③；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④。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⑤；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⑥？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

---

①佛者曰……弟子也：唐初佛教徒法琳说，孔子是释迦牟尼门下的儒童菩萨。②诞(dàn旦)：本是大的意思，引申为荒诞、虚妄。③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时候以士、农、工、贾(gǔ古，即商人)为四民，这时加上老者、佛者成为六民。④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古代只有先王之教即儒家之教，这时增加了老、佛两家之教。⑤粟：谷子，这里用来通称粮食。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六民中只有农一家生产粮食，而粮食六民都要吃。下面说工、说贾也是同样的意思。⑥以上是第一段，一上来就讲清楚在仁义道德这些根本问题上儒家的观点，指出道家的错误。紧接着讲道教佛教的发展已有压倒儒家的趋势，并指出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危害。然后在下文对道教佛教的论点分别驳斥。

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sup>①</sup>；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sup>②</sup>；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sup>③</sup>；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sup>④</sup>，以宣其湮郁<sup>⑤</sup>；为之政，以率其怠倦<sup>⑥</sup>；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sup>⑦</sup>；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sup>⑧</sup>；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

---

①中土：中国，当时主要是指汉族生活的地区。②赡（shàn 善）：供给。③济：这里是停止、免除的意思。夭（yāo 腰）：夭折，没有终其天年而死去。④乐（yuè 越）：音乐。⑤湮（yān 烟）：阻塞。⑥率（lǜ 律）：约束。⑦符：古人用来传达君命或调遣军队的凭证，一半在君主手里，另一半在地方官或将领手里，君主派人向他们传达命令，要带上半个符和他们手里的另半个符拼对，对上后才说明命令是真的，否则应拒不执行。玺：就是印，先秦时通称玺，到秦代以后只有皇帝用的印才可称玺。斗斛（hú 胡）、都是量器，同时也是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成五斗为一斛。权：秤锤。衡：秤杆。⑧郭：外城。甲：铠甲。兵：兵器。

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①。”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②，无爪牙以争食也③。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④。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⑤。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⑥，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

---

①圣人不死……而民不争：这句话见于《庄子·胠箧(qūqiè 区怯)》，《庄子》相传是战国时庄周所作，此人本是和老子不同派别思想家，后人把他归入道家，道教又把他拉进来作为次于老子的重要人物。②介：甲壳。③以上是第二段，驳斥道家“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论点。

④麻丝：我国到元代以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才种植棉花，纺棉纱织棉，以前除冬天寒冷外，一般都用麻的纤维织成的麻布做衣服，富贵人则一直用丝织品如绢帛等做衣服。皿(mǐn 敏)：碗、碟、杯、盘等用器的总称。通货财：流通货物钱财，指从事商业做买卖。⑤诛：这里是诛讨即追究责任、责以应得之罪的意思，并非一概都诛杀，诛字在这里不能解释为杀。⑥而：用在这里和“尔”字一样，也就是“你”。

以求其所谓清静寂灭者①。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②，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③；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④。

帝之与王⑤，其号名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⑥，渴饮而饥食，其事殊，其所

---

①清静寂灭：佛教的清静是指脱离一切恶行烦恼。寂灭是梵文 Nirvāṇa 的意译，音译则是涅槃 (niè pán 聂盘)，即寂灭一切烦恼和圆满一切清静功德，是佛教徒追求的最高境界。②三代：夏、商、周三朝古人通称三代。③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禹，传说中的夏朝第一个王。汤，殷商的王，灭掉夏朝最后一个王桀。文、武，周文王和他的儿子周武王，周武王灭掉殷商最后一个王纣。以上古人合称之为“三王”（文、武合为一王），都是所谓圣人、圣君。周公：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佐武王的儿子成王，消灭殷商的残余势力，相传周代的礼乐都由他制定，后来儒家曾一度称他为先圣，位在先师孔子之上。早在战国时儒家大师孟子就曾历数从禹到周公、孔子的功绩，把自己作为他们的继承者，韩愈在这篇文章里又隐以孟子以后的继承者自居。到宋代的理学家称这个传统为“道统”，不过不承认韩愈能继承，而认为他们自己才有资格继承。

④以上是第三段，驳斥佛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的论点。⑤帝：战国以前本指天上的上帝，到战国以后又在“三王”之前编造了一套所谓“五帝”的历史系统，以黄帝、颛顼 (zhuān xū 专旭)、帝喾 (kù 酷)、尧、舜为“五帝”，他们也都被认为是圣人、圣君。⑥葛：一种藤本植物，茎皮纤维可织成葛布，做夏天穿的衣服。裘：长毛动物如狐、羊等毛皮做的衣服。



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①？”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②？”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③。”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④，子焉而不父其

---

①太古：远古、上古，这里指所谓“五帝”时代。

②以上是第四段，驳斥道家“曷不为太古之无事”的论点。

③古之欲……先诚其意：这段话见于《大学》，它应是秦汉之际儒家的作品，汉代儒家把它编进《礼记》里，宋代理学家朱熹（xī 希）又把它和另一篇《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加上《论语》、《孟子》作了注，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也简称为《四书》，从元代开始成为考科举的人的必读书。这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成为理学家讲伦理、政治的基本纲领。这里不说“《大学》曰”而说“传曰”，是因为汉人除《诗》、《书》、《礼》（《仪礼》）、《易》、《春秋》等《五经》可称“经”外，其余的古书都可称“传”

（解释“经”的也可称“传”），古时还可称“记”，《礼记》在唐代虽已升格为“经”，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之一，但汉人认它为“传”，所以这里可以仍称它为“传”。

④天常：天理伦常，即本文下一段所讲到的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兄弟）、夫妇等在封建社会里的“正常”关系。

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①，诸侯用夷礼则夷之②，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③。经曰：“夷狄之有君④，不如诸夏之亡⑤。”《诗》曰：“戎狄是膺⑥，荆舒是惩⑦。”今也举夷狄之法，

---

①《春秋》：本是春秋时鲁国史官所记载下来的一种编年史，后来流传的本子，据《孟子》里说是孔子加以删削过的，这话不一定靠得住，但经战国时儒家删削过作为学习的经典，则应是没有问题的。到西汉时这删削过的《春秋》成为《五经》之一，并给它作了传，——也就是解释发挥其中的政治理论，最有影响的一种传叫《春秋公羊传》，这里所说“用夷礼则夷之……”，实际上是《公羊传》所讲的理论。南北朝、隋、唐时又流行《春秋左传》，这是战国前期的作品，讲理论少而记载历史事实多。在韩愈的时代又有人舍弃旧的传直接研究《春秋》，宋代理学家讲《春秋》也多数用这种方法。②夷：我国先秦时的少数民族。③中国：指汉族生活的地区，不包括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和今天所说中国的概念不一样。当时汉族称“诸夏”，生活在黄河中下游。④夷狄：狄也是先秦时的少数民族，夷狄连称成为当时对少数民族的通称，以后又把外国人也称为夷狄。⑤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这句话见于《论语·八佾(yì意)》。《论语》在唐代已升格为“经”，所以这里可以说“经曰”。⑥戎狄：戎也是先秦时的少数民族，戎狄连称也成为当时对少数民族的通称，以后也把外国人称为戎狄。膺(yīng英)：本指胸，这里是抗御的意思。⑦荆舒：荆指在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一带的楚国，舒是在今安徽舒城的小国，当时都是由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这两句见于《诗·鲁颂·閟(bì必)宫》，是宣扬春秋前期鲁国抗御戎狄，讨伐荆舒的声威。

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①。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②？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③；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

---

①胥：相引，相与，一起。以上是第五段，驳斥佛教“欲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的论点，因为佛教是从外国传进来的，所以称之为“夷狄之法”。②夫：彼。把“夫”字放在一句的开头，用来拓开口气，虚无所指，是唐以后做古文者的用法，以前放在一句开头的“夫”字都是“彼”的意思。③《诗》、《书》、《易》、《春秋》：这实际是指《五经》，没有提到《礼》，是因为下文讲到“礼、乐”，这里不便重复。

而天神假①，庙焉而人鬼飨②。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③。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④，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⑤。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

---

①郊：郊祀，古代祭天的典礼，因为要到郊外举行，所以叫“郊”。假(gé格)：本应写成“假(gé格)”，是至、到的意思，但古书多混写成“假”，弄得和读 jiǎ 或 jià 的“假”字不好区别。②庙：本指宗庙，古代祭祀祖先的地方，这里的庙指庙祭，即在宗庙里举行祭祀祖先的典礼。人鬼：古人认为人死了要成鬼，人鬼就是死者，这里指死去的祖先。飨(xiǎng想)：这里的飨和“享”是一个意思。

③轲(kē苛)：孟子名轲。④荀：荀子，名况，战国后期儒家的大师，开创孟子以外的另一个儒家派别，传世的《荀子》中有一部分是他所写的，但在后世没有多大影响。扬：扬雄，西汉末年的儒家，同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著有模仿《论语》的《法言》，和模仿《易》的《太玄经》。

⑤以上是第六段，正面讲述先王之教，先王之道，也就是儒家之道。

不止不行①。人其人②，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③。[鰥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④，其亦庶乎其可也⑤。 ”

博爱就叫仁，实行仁而且做得合适就叫义，由此出发向前做下去就叫道，做得心安理得不需要外界给予什么就叫德。仁和义有明确的概念，道和德没有一定的内容。因此道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德有凶德有吉德。老子之所以看轻仁义，不是存心否认仁义，而是由于见到的仁义太狭小。好比坐在井底看天，说天小，并不是真的天小。他把施点小恩

---

①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堵塞佛、老之道，先王之道就不能流通；不制止佛老之道，先王之道就不能推行。

②人其人：这第一个“人”字本当作“民”，因为唐太宗名叫世民，后来的唐朝人为了要避所谓御讳，就常把“世”字改写成“代”，“民”字改写成“人”字，本文前面出现的许多“民”字是宋朝人把原来的“人”字回改过来的，这里的这个“人”字忘掉了回改。“民其人”，就是把佛教徒、道教徒恢复成为普通百姓，这后面的“人”字就是指佛教徒、道教徒。③以道之：这个“道”是动词，后人一般写成“导”，引导的意思。④鰥（guān关）：老而无妻叫鰥。寡：老而无夫叫寡。孤：幼而无父叫孤。独：老而无子叫独。废疾：残废者和患某种痼疾不能工作的人。⑤庶：庶几，差不多。以上最后一段，指出当前应该怎么办。

小惠当作仁，谨小慎微当作义，这样他看轻仁义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所说的道，是把他所认为的道当做道，不是我们所说的道。他所说的德，是把他所认为的德当做德，不是我们所说的德。凡是我们所说的道德，是结合仁和义来说的，是天下的公言。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撇开仁和义来说的，是他个人的私言。到周朝政教败坏，孔子逝世，《诗》、《书》焚烧于秦朝，黄老流行于汉朝，佛教流行于晋、魏、梁、隋几朝。其间讲道德仁义的，不投归于杨，就投归于墨，不投归于老，就投归于佛。投归那一家，就必然背离这一家。对投归的那家尊崇，对背离的这家轻蔑，对投归的那家亲附，对背离的这家诋毁。唉！后来的人想知道仁义道德的说法，究竟该到哪里去听取呢？信奉老子的人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信奉佛教的人说：“孔子，是我们祖师的学生。”信奉孔子的人听惯了这些说法，对它的荒诞离奇感到好玩而自甘菲薄，也说：“我们的先师也曾经向他们请教过。”不仅说在嘴上，而且还写在书上。唉！后来的人虽想知道仁义道德的说法，究竟该到哪里去探求呢？真够厉害了！人们的喜欢怪诞，不去探求出发点，不去询问后果结局，只要怪诞的就想听。古时候民有四家，如今增加到六家；古时候施行教化的只有一家，如

今增加到三家。从事农业的只有一家，而吃粮食的有六家；从事工业的只有一家，而用器皿的有六家；从事商贾的只有一家，而靠他贩卖流通的有六家：怎能使民不贫穷并流于盗贼呢？

古时候，人们的灾害多得很。有圣人出世，才把怎样谋生养育的办法教给人们，做人们的君主，做人们的老师：把虫蛇禽兽驱除掉，让人们安居在中土；冷了，就教人们做衣服；饿了，就教人们弄食物；住在树上会掉下来，住在洞穴里会得病，就教人们建造房屋；教人们做工，来供给使用的器皿；教人们做商贾，来流通有无；教人们行医服药，以避免夭折；教人们埋葬祭祀，以增进恩爱；给人们创制礼仪，使懂得先后尊卑；给人们创制音乐，使疏通抑郁；给人们创制政令，来约束怠惰的人；给人们创制刑狱，来铲除强横的人；人们会互相欺诈，就创设符玺斗斛权衡来作为凭信；人们会互相争夺，就创设城郭甲兵来从事守卫；灾害来事先作好准备，患难来事先作好防御。如今他们说：

“圣人如不死去，大盗就不会消灭；劈掉斗，折断衡，民就不会争夺。”唉！这也太不思索了。如果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介来对付严寒酷暑，没有利爪长牙来争夺食物。

因此，君，是发布政令的；臣，是执行君的政令而施之于民的；民，是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财来事奉上边的。君不发布政令，就不成其为君；臣不执行君的政令而施之于民，就不成其为臣；民不生产粟米麻丝、制作器皿、流通货财来事奉上边，就得追究处理。如今他们的规定是：

“必须舍弃你的君臣关系，丢开你的父子关系，禁绝你谋生养育的办法。”从而来求得所谓清静寂灭。唉！这一套也幸而出现于三代以后，才可以不被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否定；也不幸而不出现三代之前，不能由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来纠正。

帝和王，名称不同，可同样都是圣人。夏天穿葛冬天穿裘，渴了喝饿了吃，办法不同，可同样都够明智。如今他们说：“为什么不象太古那样无为而治？”这等于责备冬天穿裘的说：“为什么不简单地穿件葛衣？”责备饿了要吃的说：“为什么不简单地喝点水？”

古书上说：“在古代要把他的明德显明于天下的，先得治他的国；要治他的国的，先得齐他的家；要齐他的家的，先得修他的身；要修他的身的，先得正他的心；要正他的心的，先得诚他的意。”这样看来古代的所谓正心诚意，是要用来有



所作为的。如今要治他的心，去撇开天下国家，灭绝天理伦常，做了儿子而不把父亲当作父亲，做了臣而不把君当作君，做了民而不做他该做的事情。孔子作《春秋》，对诸侯用夷礼的就把他当作夷，能进而向中国看齐的就把他当作中国。经书上说：“夷狄就算有君，也不如诸夏无君。”《诗经》里说：

“抗御戎狄，讨伐荆舒。”如今把夷狄之法，加到先王之教之上，怎能不一起都变成夷呢？

这个所谓先王之教是什么？博爱就叫仁，实行仁而且做得合适就叫义，由此出发向前做下去就叫做道，做得心安理得不需要外界给予什么就叫德。他的文献，是《诗》、《书》、《易》、《春秋》；它的法度，是礼、乐、刑、政；它的民，是士、农、工、贾；它的位分，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它安排穿的，是麻丝，它安排住的，是房屋；它安排吃的，是粟米果蔬鱼肉；它这种道明白好懂，而它这种教化也易于推行。因此把它用在自身，就既顺且祥；用在他人，就既爱且公；用在内心，就既和且平；用在天下国家，就没有任何地方会不适当。这样就使人们得到合理的生活，正常的死亡，郊祀则天神会降临，庙祭则祖先来享用。如果问：“这种道，是什么道？”回答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道，不是前面所说老和佛

的道。”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去世，没有人能传下去。荀况和扬雄，抉择得欠精当，阐说得欠详尽。从周公以上，都在上为君，所以他们的道通过政事来推行。从周公以下，都在下为臣，所以他们的道通过论说来见长。

这样该怎么办才可以？回答说：“不堵塞就不能流通，不制止就不能推行。把信奉佛、老的都还俗为民，把他们的书都烧掉，把他们的寺观都改为民房，阐扬先王之道来引导他们。从而做到鳏寡孤独和残废痼疾的都能生活下去，这样也就差不多可以了。”



## 原 毀

这里的毀是謗毀，原毀，就是推原统治阶级成员为什么老是喜欢謗毀别人。文章先把“古之君子”和“今之君子”作对比，指出古今统治阶级成员在对待自己 and 对待别人上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古之君子”对己严对人宽，“今之君子”对己宽对人严。然后指出“今之君子”之所以对人严，根源在于“怠”和“忌”。既注意逻辑，又讲究修辞，层次分明，而生动可读，是古文中论说体的佳作。文章最后希望执政者采纳他的看法，以纠正这种喜欢謗毀的坏现象，但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很难办到的，因为拉帮结派、勾心斗角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惯用的手法。只有在今天的新社会里，才有可能把这类封建遗毒逐一清除。

古之君子①，其责己也重以周②，其待人也轻以约③。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

“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

---

①君子：这个词最初出现时本指统治阶级成员，和被统治的“小人”对称，后来演变成有德者称“君子”，无德者称“小人”。这里的“君子”仍是古老的用法，指统治阶级成员。②责：这里作要求讲。重：这里作严格讲。周：周到，全面。③轻：这里作“宽”讲。约：简易，不苛求。

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sup>①</sup>。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sup>②</sup>？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sup>③</sup>，其待己也廉<sup>④</sup>。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有未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有未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sup>⑤</sup>？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sup>⑥</sup>。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圣人待其身<sup>⑦</sup>，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sup>⑧</sup>。

---

①恐恐然：谨慎小心地。 ②以上是第一段，讲“古之君子”如何对己严对人宽。 ③详：这里作苛细讲。

④廉：少。这里可作放松讲。 ⑤已：太。 ⑥闻：名声。 ⑦圣人：原误作“众人”，今径改正。 ⑧以上是第二段，讲“今之君子”如何对己宽对人严。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sup>①</sup>，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sup>②</sup>；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sup>③</sup>，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sup>④</sup>！

将有作于上者<sup>⑤</sup>，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sup>⑥</sup>！

---

①修：这里作上进、提高讲。 ②与：党与，关系好的人。 ③说(yuè越)：通“悦”。下面“说于色”的“说”也是同样的音义。 ④以上是第三段，指出“今之君子”对人严的根源。 ⑤将有作于上者：“上”是指上边，“将有作”是说准备有所作为，这是指当时身居朝廷之上的执政者即宰相而言。 ⑥几：近乎，差不多。理：治，唐人因为要避高宗李治的御讳，通常用“理”字来代替“治”字。以上最后一段，希望本人所说的为执政者采纳。

古时候的君子，要求自己既严格且全面，对待别人既宽厚且不苟求。既严格且全面，就不会懈怠；既宽厚且不苟求，就使别人乐于干好事。听到古人中有位叫舜的，他这个人，是有仁义的人。于是寻求他所以能成为舜的地方，用来要求自己说：

“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我就不能这样？”早晚思索，把不如舜的地方去掉，向舜努力接近。听到古人中有位叫周公的，他这个人，是多才多艺的人。于是寻求他所以能成为周公的地方，用来要求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这样，我就不能这样？”早晚思索，把不如周公的地方去掉，向周公努力接近。舜，是大圣人，后世是无人能赶得上的；周公，是大圣人，后世是无人能赶得上的。而这位君子，却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缺憾。”这岂非要求自己既严格又全面吗？他对待别人，说：“这个人啊，能有这样，就够得上是好人了。”“能擅长这个，就够得上是有技艺的人了。”肯定别人的一点而不要求第二点，考虑别人当前的表现而不追究既往，谨慎小心地只怕这个人做了好事得不到好处。一件好事是容易做的，一项技艺是容易会的。这位君子对待别

人，却说：“能有这样，就够了。”说：“能擅长这个，就够了。”这岂非对待别人既宽厚且不苟求吗？

现在的君子却不这样，他要求别人很苛细，他对待自己很放松。对人苛细，就使别人难于做好事；对自己放松，就使自己很少得益。自己有所不擅长，说：“我擅长这个，这就够了。”自己有所不能够，说：“我能有这样，这就够了。”对外用来欺骗别人，对内用来欺骗自己，没有一点得益就自满自足，岂非对待自己太放松吗？他对待别人，说：“此人尽管能这样，为人可不足称道。”“此人尽管擅长这个，作用可不足称道。”抓住别人的一分而不管十分，追究别人的既往而不看当前的表现，惶惶不安地只怕这个人有了好名声，岂非要求别人太苛细吗？这样做就叫不用圣人标准来要求自己，而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我看不出这是真在尊重自己。

虽然如此，现在的君子这么做还是有其根源的，这就是懈怠和妒忌。懈怠的人不能上进，而妒忌的人怕别人上进。这我经常作过试验的。我曾试对大家说：“某人是好人，某人是好人。”其中应声附和的，一定是这个人的党与；要不，就是这个人所疏远而无利害关系的；要不，这个人是他们所



畏惧的。不是这几种人，那厉害的一定会说出生怒的话，懦弱的一定会显示出愤怒的脸色。我又曾试对大家说：“某人不是好人，某人不是好人。”其中不应声附和的，一定是这个人的党与；要不，就是这个人所疏远而无利害关系的；要不，这个人是他们所畏惧的。不是这几种人，那厉害的一定会说出生高兴的话，懦弱的一定会显示出高兴的脸色。因此事情做好诽谤就随之而生，德行高超诋毁也随之而来。唉，士人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指望名誉显扬，道德施行，可难极了！

身居朝廷之上准备有所作为的人，听了我所讲的而有所采纳，那国家就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吧！



## 杂 说 四

韩愈的集子里有四篇《杂说》，最有名为后世所传诵的就是这讲伯乐和千里马的第四篇，有人推测。德宗贞元十一年（795）韩愈二十八岁时三次上书宰相，希望得到提拔进用，结果得不到答复，失望回老家河阳。同时写了这篇文章以表示感慨。这很有可能。文章借伯乐来譬喻能识拔人材的宰相，借千里马来譬喻人材，用简洁的文字，把应该识拔和使用人材的道理讲得很清楚，这不仅在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言论，即使到今天在用人问题上也大可借鉴。

世有伯乐<sup>①</sup>，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

---

<sup>①</sup>伯乐：战国时人们心目中最擅长相马养马的人，传说他是春秋时秦国人，姓孙名阳，字伯乐。

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①，骈死于槽枥之间②，不以千里称也③。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④。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⑤，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⑥？

策之不以其道⑦，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⑧？其真不知马也⑨？

---

①祇(zhī支)：适足以。奴隶人：指从事饲养和驾驭马匹的人，当时认为这类工作是下贱的，所以把干的人贬称为“奴隶人”，这“奴隶”并非奴隶阶级的奴隶。②骈(pián)：比，排着，接连。槽：盛饲料的东西。枥(lì历)：马厩(jiù救)，马的食宿处。③以上是第一段，讲千里马虽常有，不被伯乐发觉，便会困辱老死。④石：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⑤食(sì四)马：这个“食”通“饲”。“食马”就是饲马，下文的“食之”也就是饲之。⑥以上是第二段，讲千里马饲养不好也不能发挥作用。⑦策：马鞭。这里是动词，作鞭策、驾驭讲。⑧邪(yé爷)：通“耶”。⑨也：通“邪”、“耶”。以上最后一段，对埋没千里马、也就是埋没人材者作进一层批判。

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会出现千里马。千里马是常有的，只是伯乐不常有。因此虽然有了出色的马，却只能困辱在奴隶人的手里，一个接一个地死在食槽边马厩里，得不到千里马的称号。

马中能够日行千里的，一顿可能要吃掉一石粮食。饲养马的不知道它能日行千里而把它喂够，这样的马，纵使有日行千里的本领，由于吃不饱，气力不足，才能特长显露不出来，要求和寻常的马一样都办不到，怎能叫它日行千里呢？

驾驭它不用正当的方法，饲养它不能满足它的需要，它在嘶叫又不能领会它的意思，却拿着马鞭对着它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是真没有马吗？还是真的不识马啊？

## 画 记

这是德宗贞元十一年(795)韩愈二十八岁时从京城长安回到老家河阳后所作。在上一年他得到了一卷人物小画的摹本，这时遇到姓赵的原临摹者，就把画卷割爱送还给人家，自己写了这篇《画记》以自慰。画卷原本是把若干小幅画联缀起来的，这篇《画记》综合记述其中描绘的人、马匹和其他动物、车辆、兵器、用器、游戏器具，除逐一统计数字外，对构成故事主体的人物、马匹，还分别讲说其各种不同的姿态。文句简洁，而形象生动，使人们读起来不致产生流水帐的感觉。这就是韩文高超胜人之处。

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①。

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②，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③，骑而牵者二人，骑而驱者三人④，执羈鞬立者二人⑤，骑而下倚马臂隼而立者一人⑥，骑而驱涉者二人⑦，徒而驱牧者二人⑧，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铁、钺植者七人⑨，甲冑执帜植者十人⑩，负者七人，偃寝休者二人⑪，甲冑

---

①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古人物和今人物是不能画在一幅画里的，说明这是根据若干独立的小画合摹成卷的，所以前面用了个“杂”字。这一句开门见山地说 明 画卷的性质，下面再分别记述其内容，所以虽仅一句，也已构成一个段落。②被(pī批)：披。甲：铠甲。载：负荷。兵：兵器。③田犬：“田”同“畋”(tián甜)，打猎。田犬就是猎犬。④驱：鞭牲畜前进。⑤羈(jī基)：马络头。鞬(dí敌)：马缰绳。⑥隼(sǔn笋)：也叫鹞(hú胡)，性凶猛，喜捕捉鸟类和其他动物，古人养了用来打猎。臂隼：手臂上架着隼，出猎时的姿态。⑦涉：渡水。⑧徒：步行。驱牧：赶着牲畜吃水草。⑨冑(zhòu宙)：头盔。甲冑：这里都是动词，指披戴甲冑。铁(fū夫)：通“斧”。钺(yuè阅)：大斧。植：树立，这里指握着铁钺等兵器的长柄植立在地上。⑩帜(zhì至)：旗帜。⑪偃(yǎn眼)：本是仰卧，也通用为卧、躺倒。

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脱足者一人①，寒附火者一人②，杂执器物役者八人，奉壶矢者一人③，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④，挹且注者四人⑤，牛牵者二人⑥，驴驱者四人，一人仗而负者，妇人以孺子载而可见者六人，载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戏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⑦，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⑧。

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⑨，翘者⑩，顾者⑪，鸣者，寝者，讹者⑫，立者，人立者，斡者⑬，饮者，溲者⑭，陟者⑮，降者⑯，痒

---

①脱足：脱去鞋袜。 ②附：靠近。附火：向火，烤火。 ③奉：同“捧”。壶、矢：古代有一种游戏叫“投壶”，用矢即箭投入盛酒的壶，以投中多少决胜负，负者罚饮酒。这里的壶矢都是“投壶”所用。 ④舍：停下来休息。具食：准备食物，做饭。 ⑤挹(yì 邑)：舀、酌，盛取。注：灌入。 ⑥牛牵：倒装语法，就是牵着牛的意思，下面的“驴驱”也是同样的倒装语法。 ⑦人之事：人的各种姿态。 ⑧以上是第二段，记述画卷上的人。

⑨陆：通“踔”(lù 陆)，跳跃。 ⑩翘：抬起脚。 ⑪顾：看，回头看。 ⑫讹(é 俄)：通“讹”(é 俄)，动。

⑬斡(hé 核)：咬，吃草。 ⑭溲(suō 搜)：便溺。

⑮陟(zhì 至)：向高处升登。 ⑯降(jiàng 匠)：从高处下来。

磨树者，嘘者①，嗅者，喜相戏者，怒相踉蹠者②，秣者③，骑者，骤者④，走者，载服物者⑤，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⑥。

牛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⑦。驴如橐驼之数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⑧。旃车三两⑨。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属⑩，瓶盂、簠簋、筐筥、錡釜饮食服用

---

①嘘(xū需)：吐气。②踉蹠(dì帝)：用蹄踢。齧(niè聂)：咬。③秣(mò末)：饲料，这里是动词，吃饲料。④骤(zhòu宙)：马奔驰。⑤服物：用的东西，包括衣服之类在内。⑥以上是第三段，记述画卷上的马。⑦橐(tuó驼)驼：骆驼。⑧麋(mí迷)：也称麋鹿，四不象，鹿科的一种。⑨旃(zhān毡)车：旃是纯赤色的曲柄旗，旃车是插有这种曲柄旗的车子。两：通“辆”，一车有两轮，所以一车叫一两。⑩杂兵器：下面弓矢、刀剑、矛楯以外的兵器，前面说过的铁钺之类。楯：同“盾”，防刀、箭用的盾。弓服：装弓的套子。矢房：装箭的筒子。



之器<sup>①</sup>，壶矢、博弈之具<sup>②</sup>，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极其妙<sup>③</sup>。

贞元甲戌年<sup>④</sup>，余在京师<sup>⑤</sup>，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者<sup>⑥</sup>，始得此画，而有余弹棋<sup>⑦</sup>，余幸胜而获焉<sup>⑧</sup>。意甚惜之，以为非一工人之所能运思，盖藂集众工人之所长耳<sup>⑨</sup>，

---

①盂(yú余)：盛食物或水浆的圆口器皿。簦(dēng登)：古代大而有柄的防雨工具，即后世的雨伞。笠(lì立)：戴在头上无柄的防雨工具。筐(kuāng匡)：竹编的方形盛物器。筥(jǔ举)：竹编的圆形盛物器。锺(qí其)：三足的炊具。釜(fǔ斧)：无足的炊具，有的有两耳。②博：古代的博戏，也叫六博，共十二棋，六白六黑，博局分十二道，两头当中为“水”，放“鱼”两枚，博时先掷采，后行棋，棋行到处，则入“水”食“鱼”，食一“鱼”得两筹，得筹多者为胜。弈：下围棋。③以上是第四段，记述画卷上其他动物、车辆、兵器、用器、游戏器具。

④贞元甲戌年：贞元十年(794)。⑤京师：京城，这里是指唐的西京长安。⑥独孤生申叔：独孤是姓，生是“先生”的省称，申叔是名，他贞元十八年(802)二十六岁时就去世，韩愈曾写过一篇《独孤申叔哀辞》。⑦弹(tán谈)棋：古代的一种游戏，久已失传，现只知在唐代弹棋是用二十四棋，棋局方二尺，中心高出像覆孟，其他已弄不清楚。⑧胜而获焉：当时博戏、弈棋、弹棋等游戏都流行拿出东西赌胜负，胜者可以获得败者押赌的东西。

⑨藂：同“丛”。藂集：聚集。

虽百金不愿易也①。明年出京师，至河阳，与二三客论画品格，因出而观之。座有赵侍御者②，君子人也③，见之戚然若有感然④，少而进曰⑤：“噫！余之手摸也⑥，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时常有志乎兹事⑦，得国本⑧，绝人事而摸得之，游闽中而丧焉⑨。居闲处独，时往来余怀也，以其始为之劳而夙好之笃也⑩。今虽遇之，力不能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⑪！”余既甚爱之，又感赵君之事，因以赠之，而记其人物之形状与数，而时观之以自释焉⑫。

---

①百金：古代曾称一斤黄金为“一金”，这里的“百金”只是重金的意思，并非真指一百斤黄金，因为在唐代黄金并非流通的货币。②侍御：侍御史简称。唐代御史台里有从六品上阶的侍御史四员，从七品下阶的殿中侍御史六员，正八品上阶的监察御史十员，都是台里的主要官员。

③君子人：“君子”在这里是有德者之称，“君子人”即正经人的意思。④戚：忧伤。⑤少：稍过一会。进：这里是向前的意思。⑥摸(mó魔)：同“摹”，照原样临摹。⑦常：在这里通“尝”。⑧国本：在国内技艺头等的叫“国工”，国工所绘的画本叫“国本”。⑨闽中：秦在今福建包括浙江南部地区设置闽中郡，所以后来通称今福建为闽或闽中。⑩夙(sù速)好：一向所喜爱。

⑪大都：大概。⑫释：放开，宽慰。以上最后一段，讲清楚画卷的来历和写这篇画记的目的。

古今人物小画合成一卷。

画上骑马站定的五人，骑马披甲负荷兵器而站定的十人，骑马执大旗在前面站定的一人，骑马披甲负荷兵器前进并下来牵马的十人，骑马并背负东西的二人，骑马并拿着东西的二人，骑马带着猎犬的一人，骑马并牵着的二人，骑马并加鞭前进的三人，手拿马络头、马缰绳站立的二人，从马上下来靠着马、手臂上架着隼站立的一人，骑马加鞭渡水的二人，步行赶着牲畜吃水草的二人，坐着指挥使令的一人，披戴甲冑手持弓矢，树着铁钺的七人，披戴甲冑手树旗帜的十人，背负东西的七人，躺倒休息的二人，披戴甲冑坐着睡觉的一人，正在步行渡水的一人，坐着脱去鞋袜的一人，寒冷向火的一人，拿着各种东西在服役的八人，捧着壶矢的一人，停下来做饭的十一人，舀取并灌注的四人，牵牛的二人，鞭驴前进的四人，撑着杖背着东西的一人，妇女负荷着小孩可以看得出的六人，负荷着小孩登上走下的三人，小孩在玩耍的九人。总起来人的姿态有三十二种，大人、小孩有一百二十三人，而没有相同的。

马大的九匹。马的中间，又有上去的，下来的，走的，牵的，渡水的，跳跃的，抬起脚的，回头看的，叫的，睡的，动的，立的，像人那样站立起来

的，吃草的，饮水的，便溺的，向高处升登的，从高处下来的，发痒在树上磨擦的，吐气的，闻东西的，高兴而互相戏弄的，发怒而互相踢咬的，吃饲料的，被骑着的，奔驰的，慢走的，负荷着服物的，负荷着狐、兔的。总起来马的姿态有二十七种，大马小马有八十三匹，而没有相同的。

牛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驴比橐驼还多一头。隼一只。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头。旃车三辆。杂兵器、弓矢、旌旗、刀剑、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类，以及瓶盂、簠簋、筐筥、锜釜等饮食服用的器具，和壶矢、博弈等器具，总共二百五十一一种。都画得极其工妙。

贞元甲戌年，我在京城里，很没有事情可干。同住的有位独孤先生叫申叔的，当初得到这个画卷，用来和我弹棋赌胜，我侥幸胜利而得到了它。心里对它十分爱惜，认为这决非一个画工所能构思，应是聚集了许多画工的专长，即使人家出百金高价也不愿意出让。第二年我离开京城，到了河阳，和几位客人谈论画的品格，便拿出这个画卷来观赏。在座有位赵侍御，是个正经人，看了很忧伤地像有感触，稍过一会向前说道：“唉！这是我亲手临摹的，失掉将近二十年了。我年轻时曾对此下过功夫，得到国王的画本，摒绝一切干扰才把它临摹

下来，出游闽中时丢失了。一个人空闲时，常常想念到它，因为当初花过一番辛劳而且一向极为喜爱。如今虽重新见到，精力已不够再来临摹了，姑且叫画工画下个大概吧！”我对此既很喜爱，又为赵君的事情所感动，于是送还给他，同时记下画上的人物形状和数字，以便时常观看使自己得到宽慰。

## 圻者王承福传<sup>①</sup>

在封建社会里，传记通常是给统治阶级成员写的。韩愈能够打破成规，主动给一位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匠王承福写传记，这就很不容易。工匠不像统治阶级成员有所谓丰功伟绩可写，韩愈是写这位工匠的人生观。韩愈肯定这位工匠自食其力以服务于社会的观点，称他是“贤者”，贤于不肯出力而贪图富贵以丧其身者，同时也指出他“为人也过少”的缺点。这些在今天看来仍大体是正确的。至于文章中流露点“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之类维护封建秩序的思想，对韩愈这种旧时代文人说来本是难于避免，倒不必多所责备。这

---

①圻（wū 乌）：涂墙的工具，作动词用就是涂墙。  
圻者：泥水工匠。

篇文章据推测可能是德宗贞元十七年(801)韩愈离开汴州到京城长安后写的，这时韩愈三十四岁。

圯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①。

问之②，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③。天宝之乱④，发人为兵⑤，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⑥，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镬

---

①约：简单。以上是第一段，提出有这样一位乐于其业的圯者，而且有关于人生观的言论。②问之：韩愈问这位圯者，下面都是圯者的回答。③京兆长安农夫：唐代以西京为中心包括周围二十多个县设置京兆府，以京兆尹为长官，在京城以中轴线朱雀街为界，东部包括郊区是万年县，西部包括郊区是长安县，“京兆长安农夫”就是京兆府长安县郊区的农民。至于称西京京城为长安城，则是沿袭汉代长安城的习惯称呼。④天宝之乱：天宝是唐玄宗的年号，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叛乱，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先后为叛军首脑，到代宗广德元年(763)才平定，通称“安史之乱”。⑤人：本应作“民”，唐人避太宗李世民的御讳改用“人”字。⑥官勋：唐代有职事官、爵、散官、勋官四种，后三种都是优待性、荣誉性的而并无实职。这里的官指职事官或散官，勋指勋官，但安史乱起后军队里所授官勋已太多太滥，除掉掌握实权的职事官和临时任命的使职等外，单有空头官勋已不起作用，等于失业。

衣食①，余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②，而归其屋食之当焉③。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圯之佣以偿之④，有余，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⑤。

又曰：粟，稼而生者也⑥；若布与帛⑦，必蚕绩而后成者也⑧；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⑨；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⑩；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⑪，故吾不敢一日舍钁以嬉。

---

①钁（màn 慢）：涂墙的工具，现在俗称为“瓦刀”。

②市：长安城里有东市、西市，是法定的商业区。主人：供应食宿以收费取利的人，这“主”是和“客”、“宾”相对称的“主”，不是“主”、“奴”相对称的“主”。

③屋食之当：“当”是相当，“屋食之当”就是相当的房饭钱。④上下：抬高或抑低，增加或减少。佣：本义是受人雇佣，这里指雇佣的工钱。⑤以上是第二段，记圯者王承福自述经历和现状。⑥稼：播种谷物。⑦帛（bó 驳）：丝织物的总称，在唐代一般指绢，绢帛当时不仅是衣料，同时还可以代替货币使用。⑧蚕：这里是动词，养蚕，缫了蚕丝可以织帛。绩：缉麻线，用来织布，当时的布一般都是麻布。⑨完：做成。⑩理：本应作“治”，唐人避高宗李治御讳改用“理”字。⑪天殃：这“天”是天理，“天殃”是理当受灾殃，并非说天老爷降下灾殃。



夫饒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虽勞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sup>①</sup>，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嘻<sup>②</sup>！吾操饒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sup>③</sup>。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sup>④</sup>。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sup>⑤</sup>。”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邪<sup>⑥</sup>？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贵富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sup>⑦</sup>，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

---

①用力者 使于人，用心者使人；这话是从《孟子·滕文公上》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套来的，二者是一个意思。 ②嘻(xī西)：感叹词。 ③富贵：“富”是财多，“贵”是地位显贵，官大。 ④墟(xū需)：废墟。 ⑤戮(lù路)：杀死。 ⑥冒：冒进，硬要去干。 ⑦丰：丰满，这里作昌盛讲。悴(cuì萃)：憔悴，这里作衰落讲。

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①？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②。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③，一身而二任焉④，虽圣者不可能也⑤。

愈始闻而惑之⑥，又从而思之，盖贤者也⑦？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⑧？然吾有讥焉⑨，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⑩，其亦远

---

①以上是第三段，记王承福自述他为什么甘愿做个圉者。②奉：供养，供给。博：众多。③心又劳：这里指操心，不是和“劳力”相对的那种“劳心”。④二任指既劳力又操心。⑤圣者：指神通广大的人，不是一般所说的“圣人”。以上是第四段，记王承福自述他为什么不娶妻生子。⑥惑：困惑，难于理解。⑦盖：大概。⑧独善其身：这句话见于《孟子·尽心》，所以前面加上“所谓”。⑨讥：这里作批评讲。⑩亡(wú吴)：通“无”。

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焉①。

圻作为一种技艺，是卑贱且辛劳的。可有以此为业，却流露出满足的气色的人。叫他讲其中的道理，则既简单又透彻。

我问他，他说自己姓王，名承福。世代是京兆府长安县的农民。天宝之乱，政府征发百姓当兵，拿上十三年弓箭。已获得官勋，抛弃掉回归家乡，失去了土地，就拿起镢来谋衣食，这样又过了三十年。平时住在市里供应食宿的人家，而付给相当的房饭钱。房饭钱有时贵有时便宜，也就抬高或减少自己的工钱用来偿付，有剩余，就送给路上的残废人、病人和没有饭吃的。

他又说：粟，要播种才能生长；布和帛，必须养蚕、绩麻才能织成；其他维持生活的东西，都得靠人力才能做出来；这些都是我所赖以养命的。但作为个人不能什么都去干，应该各尽其能以互相帮

---

①鉴：本是古代的一种青铜器，盛了水可以当镜子照脸，因而借他人的事情来使自己受教益，也就叫“鉴”或“借鉴”。

助来图生存。所以做君主的，是治理我使我得以生存的；而百官，是奉行君主的教化的。所承担的工作有大有小，看你的能力来决定，就象各式器皿各有它的用途一样。如果吃了饭而不做好承担的工作，必然会有天殃，这就是我之所以一天也不敢放下镬来游散的缘故。用镬是容易学会的，是可以凭气力做到的，而又真有用，这样来换取工钱，虽然辛劳点也无所惭愧，能让自己心安。力易于强求出、并使它见功效，心就难于强求用、以使它出智慧，因此用力的被人驱使，用心的驱使别人，这也是应该的。我只是选择那容易做而又无所惭愧的职业来取得工钱。嘻！我拿了镬进入富贵人家已有多年了。有的到过一次，再经过，已成为废墟了。有的到过二次三次，再经过，已成为废墟了。问邻居，有的说“唉！遭刑狱被处死了。”有的说：“本人已死，他的子孙没有能力保有了。”有的说：“死后被官府没收了。”我从这些结局来看，岂非前面所说的吃了饭不做好承担的工作，而招致天殃吗？岂非强求用心使出智慧而智慧又不足，不考虑和自己才能是否相称而硬要去干的吗？岂非多干有愧的事情，明知不对还硬要去做吗？这是富贵难于保持，功劳少而享用得太多呢？还是盛衰都有一定的时机，一去一来，而无法长期不变呢？对此我心里很伤感，因此

自己选择力所能及的事情来做。其实就懂得富贵可乐、贫贱可悲这点来说，我难道和别人家有什么同吗？

他又说：功劳大的，用来供养自己的东西才能多。妻和子都得靠我养活，我能力薄功劳小，没有妻、子也就算了。再加上我是所说的劳力者，如果要成家而力量不足，就只得操心，一个人同时承担两项任务，即使神通再广大也办不到。

我听了他的话起初还不很理解，再进而想一想，这大概是位贤者吧？大概是所谓“独善其身”的人吧？但我仍对他有点批评，认为他为自己太多，为别人太少，这难道是学了杨朱的学说吗？杨朱的学说，是连拔去自己的一根毫毛来使天下得利都不愿意。而这一位把有家当作操心事，不能操点心来养活妻、子，难道愿意操了心来为别人吗？但尽管如此，他比世上那种唯恐得不到又唯恐丢失掉的人，比那种为了满足生活上的欲望、以致贪邪无道而遭杀身之祸的人，又好到不知哪里去了！加之他所说的颇有可以警醒我的地方，所以我给他写了这个传，用来作为自己的鉴戒。

## 送李愿归盘谷序<sup>①</sup>

魏晋南北朝人在名胜地方宴会时往往做诗，把大家做的诗抄在一起，前面要写篇序。到了唐代，送别朋友举行宴会时更喜欢做诗写序。再发展下去，又有并不做诗、先写篇序来送朋友的，就成为古文中的一种特殊体制，叫做“赠序”。韩愈这篇《送李愿归盘谷序》，已经是赠序的体制，不过序后仍有诗歌，可说是诗序到赠序的过渡形式。据《韩集》旧注，是德宗贞元十七年（801）韩愈三十四岁时在京城

---

①李愿：这“愿”字是谨慎老实的意思，并非“愿”字所简化。这李愿是韩愈的朋友，生平事迹已不详。同时另有个叫李愿的是西平王李晟（shèng盛）的儿子，但此时正在京城里充当军官，不可能远出隐居，而且无论在身份或思想上和文章里所说的也全不相合。盘谷：山谷的名称，在今河南济源。

长安所作。序里用主要篇幅借李愿之口描绘了封建统治阶级成员的三种生活方式，一种是已成为当权派的骄奢淫佚，一种是想成为当权派的趋奉奔走，用来衬托出再一种甘于隐居者的清高自守。当然，今天看来，清高自守如李愿者仍是过的地主剥削生活，但和前二种人的贪鄙恶浊毕竟有所区别。在文字上，李愿的话里夹杂进若干骈句，但仍不失古文气息，是韩文中的变格。

太行之阳有盘谷<sup>①</sup>。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或曰：“谓其环两山之间，故曰‘盘’。”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势阻<sup>②</sup>，隐者之所盘旋<sup>③</sup>。”友人李愿居之<sup>④</sup>。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 之

---

①太行(háng杭)：山名：在山西高原和河北平原之间。阳：古人以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水南为阴，水北为阳。

②宅：居处，位置。阻：险阻。 ③盘旋：盘桓，留连不去。 ④以上是第一段，用简洁的文字描写李愿所归隐的盘谷，

矣，利泽施于人①，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②，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③，罗弓矢，武夫前呵④，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峻满前⑤，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⑥，清声而便体⑦，秀外而惠中，飘轻裙⑧，翳长袖⑨，粉白黛绿者⑩，列屋而闲居⑪，妒宠而负恃⑫，争妍而取怜⑬。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⑭，用力于

---

①利泽：利益恩泽。 ②坐于庙朝：庙指帝王的宗庙，同时又是古代帝王发号施令的场所。朝是朝廷，帝王朝见群臣商议政事的场所。坐于庙朝，是指在朝廷上执政掌权，也就是指宰相。 ③旄(máo毛)：本是古代旗杆头上用旄牛尾所作的装饰，后来把有这种装饰的旗也称之为“旄”。 ④前呵(hē喝)：呵是大声喝叱。古代显贵官员出行时，有人在前“喝道”，把路上的行人赶开，“前呵”就是在前喝道。 ⑤峻(jùn俊)：用在这里通“俊”。 ⑥丰颊(jiá夹)：颊是面颊，脸的两侧。唐代妇女以容颜丰满为美，所以这里称“丰颊”。 ⑦便：敏捷，灵活。 ⑧轻：这里指衣服质地轻软。裾(jū居)：衣服的前后襟。 ⑨翳(yì缢)：遮蔽。 ⑩粉白黛绿：黛是妇女用来画眉的青黑色颜料，绿是青中带黄的颜色，因而可称“黛绿”。粉白黛绿就是指擦了粉、画了眉的美女。 ⑪列屋：房子一间间排列着。 ⑫负恃：负气不服。 ⑬妍(yán言)：美。怜：爱。 ⑭遇知：得到识拔。



当世之所为也。吾非恶此而逃之<sup>①</sup>，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sup>②</sup>。

“穷居而野处<sup>③</sup>，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sup>④</sup>，采于山<sup>⑤</sup>，美可茹<sup>⑥</sup>，钓于水<sup>⑦</sup>，鲜可食，起居无时<sup>⑧</sup>，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其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车服不维<sup>⑨</sup>，刀锯不加<sup>⑩</sup>，理乱不知<sup>⑪</sup>，黜陟不闻<sup>⑫</sup>。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sup>⑬</sup>。

“伺候于公卿之门<sup>⑭</sup> 奔走于形势之途<sup>⑮</sup>，

---

①恶(wù误)：厌恶、憎恨。 ②以上是第二段，通过李愿之口，描绘已成当权派的骄奢淫佚。 ③穷：用在这里是“穷达”之“穷”，“达”是做上了官，“穷”是不做官。野处，指隐居。 ④濯(zhuó浊)：洗涤。 ⑤采于山：指采摘山里的植物蔬果。 ⑥茹：吃。 ⑦钓于水：指钓水里的鱼。 ⑧起居：起在这里是起床，居是住下，“起居”就是作息。 ⑨车服不维：古代按官的品级可以乘坐特用的车子，穿特制的朝服。“车服不维”就是不为高官厚禄所羁绊，“维”就是维系，羁绊的意思。 ⑩刀锯不加：这里的“刀”和“锯”都指刑人的器械，刀用来斩首，锯用来断足。“刀锯不加”指不被刑戮。 ⑪理：本应作“治”，唐人避高宗李治御讳而改用“理”字。 ⑫黜(chù触)：贬官，免官。陟：升官。 ⑬以上是第三段，通过李愿之口，美化隐居者清高自守的可贵。 ⑭么卿：在汉代中央的大官有所谓“三公九卿”，后来就用“公卿”来通称宰相等显贵官员。 ⑮形势：这里指地位权势。

足将进而趑趄<sup>①</sup>，口将言而嗫嚅<sup>②</sup>，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sup>③</sup>，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sup>④</sup>？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盘之中，维子之宫<sup>⑤</sup>。盘之土，可以稼。盘之泉，可濯可沿<sup>⑥</sup>。盘之阻，谁争子所？窈而深<sup>⑦</sup>，廓其有容<sup>⑧</sup>。缭而曲<sup>⑨</sup>，如往而复<sup>⑩</sup>。嗟盘之乐兮<sup>⑪</sup>，乐且无殃。虎豹远迹兮，蛟龙遁藏<sup>⑫</sup>。鬼神守护兮<sup>⑬</sup>，呵禁不祥<sup>⑭</sup>。饮则食兮寿而康，无不足兮奚所望！

①趑趄(zī jū资居)：也作“趑(zī资)趄”，且前且退，犹豫不进的样子。②嗫嚅(niè rú聂如)：将要说话又顿住的样子。③辟(bì必)：在这里作刑法讲。④以上是第四段，它和第三段紧接，在第三段讲了隐居可贵之后，紧接着和这种欲求富贵而趋奉奔走者相比较，以见前者贤而后者不肖。⑤子：古代对男子的美称。宫：在古代本是房屋的通称，到秦汉以来才作为帝王住所的专名，这里仍是通称作房屋讲。⑥沿：顺着水道叫“沿”，这里指在泉水边游散。⑦窈(yǎo咬)：幽远。⑧廓：空旷。其：这里作“而”字讲。⑨缭(liáo辽)：回旋。⑩复：回复，回来。⑪嗟：用在这里作为叹美。乐(lè)：乐趣。⑫蛟龙：龙本是古人想像中的神化动物。蛟是龙的一种，但有些地方也指鳄或鼉(tuó驼)而言，鼉即“扬子鳄”。

⑬鬼神守护：古人迷信，认为吉祥的地方有鬼神在守护着。⑭不祥：指不吉利的东西，如魍魉(chī mèi痴妹)、魍魉(wǎng liǎng网两)之类，当然这都是古人想像中的精怪，并非实有其物。

膏吾车兮秣吾马<sup>①</sup>，从子于盘兮，终吾生以徜徉<sup>②</sup>。”

太行山的南边有个盘谷。盘谷之中，山泉甘美而土壤肥沃，草木茂盛，居民稀少。有人说：“因为这个谷处在两山环绕之中，所以取名叫‘盘’”。有人说：“这个谷，位置幽深而地势险阻，是隐居者所盘旋之处。”我的朋友李愿就在这里隐居。

李愿有这样的议论：“人们称之为大丈夫的，我已了解得很清楚。这就是要给人们利益恩泽，使自己的名誉声望显赫当世。这些人在朝廷上执政掌权，任免百官，以辅佐天子发布诏令。在外边，就得树起旗旄，摆开弓箭，士兵前驱呵喝，随从堵塞道路，供应伺候的人，各自拿着物品，在道路两侧奔驰。这些人高兴时会给人们奖赏，发怒时就给人们处罚，有才学有本事的人簇拥在身边，谈古说今来歌颂他的丰功伟绩，使他听得进去而不会厌烦。还有眉毛弯弯脸颊丰艳的美女，有着清脆的声音和灵

---

●①膏：油，这里是动词，指给车轴加油使之润滑。

②徜徉(cháng yáng常羊)：徘徊，盘旋。以上最后一段，是韩愈赠送李愿的诗歌，是用古体诗的形式，这样才和上文相称。

巧的体态，外貌既秀丽内心又聪慧，飘动轻软的衣襟，遮起长长的衣袖，擦上香粉画上黛绿，闲养在一间间后房里，见到别人得宠妒忌不服，竞相用美色来获取怜爱。这些就是大丈夫受到天子识拔，在当世施展才能者的所作所为。我倒并非厌恶这些而想逃避，只是各人自有其命运，想侥幸猎取也不可能。

“如果不做官而隐居，可以登高望远，坐到茂盛的树林里逍遥一整天，在清彻的泉水里可以使自己洗得很清洁，山上采到的，精美可餐，水里钓来的，新鲜可食，作息不必定时，但求舒适就很满足。与其当面得到赞誉，怎如背后无人诋毁，与其肉体得到安乐，怎如内心无所忧虑。不受高官厚禄的羁绊，没有刀锯刑戮的危险，天下治乱可以不知，贬降升迁可以不闻。这是大丈夫没有被当局识拔进用者所能做的，我就这么办。

“这比那种在宰相显贵的门前伺候，在地位权势的路上奔走，脚准备迈开又犹豫退缩，话准备讲出又噤嘴不说，陷于污浊而不知羞耻，触犯刑律还要受到诛戮，这样来图侥幸于万一，直到老死才罢手的，在做人事上哪个贤哪个不肖呢？”

昌黎韩愈听了这些话感到好豪壮，敬上酒并给他唱了诗歌：“盘谷之中，是你先生的宫室。盘谷的

土地，可以种植。盘谷的泉水，可以洗濯可以游息。盘谷是这么险阻，有谁来和先生争夺？既幽且深，又空旷可以容纳。既弯且曲，走进去好似在退出。真可欣羡啊盘谷的乐趣，既快乐又没有灾殃。虎豹跑得远远的，蛟龙也都逃避躲藏。鬼神防卫保护着，给驱逐魑魅魍魉。喝好吃好既长寿又健康，再没有什么不满足的更没有什么冀望！给我的车子加上油给我的马喂饱，好让我跟随先生去盘谷，一辈子就在这里盘旋徜徉。”

## 送孟东野序<sup>①</sup>

这和上一篇《送李愿归盘谷序》不同，已是和诗篇无关的赠序。孟郊比韩愈年长十七岁，是韩愈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在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四十六岁时才中进士，贞元十八年（802）五十二岁时从长安到溧阳县去做县尉<sup>②</sup>。心里不痛快，于是韩愈写了这篇赠序来劝慰他，这年韩愈三十五岁。文章从“物不得其平

---

①孟东野（751—814）：姓孟名郊，东野是他的字，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擅长五言古诗，句法瘦硬，意境寒苦，有《孟东野诗集》传世。 ②溧（lì）阳县：今江苏溧阳。 县尉：唐代县的长官叫令，县令的副职叫丞，以下有主簿和尉，都是辅佐的小官，唐代的县分等级，令、丞等官品也随之而有高下，溧阳是紧县，等级在畿县、上县之间，畿县尉二人，正九品下，上县尉二人，从九品上，溧阳县尉当也是从九品上，比最低的从九品下稍微高一点。

则鸣”入手。从自然界说到历史上著名人物的善鸣，来肯定以诗鸣的孟郊的地位，最后归结到能否显达则系于天命，劝孟郊不必因为只做上县尉这样的小官就感到悲哀。这种讲法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必给扣上什么天命论的帽子。至于文章的气势则通篇旺盛，即使今天读起来也使人有所振奋，这是韩文的特长，非其他古文作家所易企及。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①。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②，其沸也或炙之③。金石之无声④，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⑤？

乐也者⑥，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⑦，择

---

①物：万物，包括人和其他生物以及无生命的东西都可叫物。 ②梗(gěng耿)：阻塞。 ③炙(zhì制)烤：这里是烧的意思。 ④金：金属，这里指金属铸成的乐器钟、铎(bó驳)。石：这里指用石制成的乐器磬。 ⑤以上是第一段，提出“物不得其平则鸣”。 ⑥乐(yuè越)：音乐。 ⑦郁于中：中指内心，郁于中是指情感郁结于内心。泄(xiè谢)：发泄。

其善鸣者而假之鸣<sup>①</sup>。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sup>②</sup>，物之善鸣者也。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夺<sup>③</sup>，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sup>④</sup>！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sup>⑤</sup>，咎陶、禹其善鸣者也<sup>⑥</sup>，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sup>⑦</sup>，又自假于韶以

---

①假：假借，凭借。 ②丝：这里指有丝弦的乐器琴、瑟。竹：指用竹制成的乐器箫、管。匏(páo袍)：本是葫芦科植物，这里指用匏作为斗子的管簧乐器笙(shēng生)竽(yú于)。土：指用陶土制成的乐器埙(xūn勋)。革：指用皮革制成的乐器鼓、鼗(táo桃)。木：指用木制成的乐器祝(zhù祝)、敔(yǔ语)。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这八类主要古乐器所奏出的音乐叫“八音”。 ③推夺：推移。 ④以上是第二段，提出“善鸣”。 ⑤唐虞：唐是传说中尧的国号，所以尧也叫唐尧。虞是传说中舜的国号，所以舜也叫虞舜。古人常把唐虞连称。 ⑥咎陶(gāo yáo高摇)：也写作皋陶(gāo yáo高摇)传说中唐虞时的法官，《尚书》里有《皋陶谟》篇记载他的言论。禹：《尚书》里有《禹贡》篇记载他治水的事情，《伪古文尚书》里又有伪造的《大禹谟》篇记载他的言论，不过这《伪古文尚书》从东晋、南北朝以来都误认为是真的。 ⑦夔(kuí葵)：传说中唐虞时的乐官。



鸣①。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②。伊尹鸣殷③。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④，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⑤。”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⑥。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⑦。臧

①韶(sháo荅)：传说中虞舜的音乐，是夔所作。②五子以其歌鸣：《伪古文尚书》里有《五子之歌》篇，说是夏启的儿子太康因贪游乐而失国，太康的五个弟弟作了鉴戒性的五首歌，这当然有后人伪造的，连究竟有没有这五子还是问题。③伊尹：是商的贤相，辅佐汤灭掉夏桀又辅佐过汤的孙子太甲，《伪古文尚书》里有《伊训》、《太甲》、《咸有一德》三篇，伪托伊尹所作。④《诗》《书》六艺：六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礼、乐、射、御、书、数，再一种是《诗》、《书》、《礼》（《仪礼》）、《乐》、《易》、《春秋》，这里是指后者，《诗》《书》六艺，就是《诗》、《书》等六艺的意思。⑤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句话见于《论语·八佾》，夫子指孔子，是人们称赞孔子的话。木铎：古代发布政令时要摇木铎来招引群众，这种木铎和今天的铃相似，用金属制成铃壳，里面的舌则用木制，所以叫木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著书立说，起着象君主发布政令那样的巨大作用。⑥庄周就是庄子，战国时思想家，后人把他算作道家的一派，到魏晋时又把他和老子并称，称为老庄之学。现存的经西晋人郭象选注的《庄子》一书中，有若干篇确系庄子的著作。荒唐之辞：是《庄子·天下》里的话，荒唐是广大无边际的意思。⑦屈原：战国时楚国的大文学家，他的作品《离骚》、《九章》等，都收入《楚辞》一书里。

孙辰、孟轲、荀卿<sup>①</sup>，以道鸣者也<sup>②</sup>。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sup>③</sup>，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

①臧孙辰：即臧文仲，春秋时鲁国大夫，《左传》襄二十四年说他死后“其言立”，他的言论见于《国语·鲁语》和《左传》里。孟轲：孟子，他的言论见于他弟子编写的《孟子》一书里。荀卿：荀子，他的言论见于《荀子》一书里，但有若干篇并非真是他写的。②道：在这里就是《原道》中所说的道，即儒家之道。③杨朱：东晋初张湛伪造的《列子》一书中有《杨朱》篇，但后人不知道是伪书。墨翟：他的言论保存在《墨子》一书里，但并非他亲自所写作。管夷吾：春秋前期齐国的大臣管仲，他的言行见于《左传》、《国语·齐语》和《管子》等书里，但《管子》本身只是战国时在齐国的各派学者论著汇编，并非管仲自己所作。晏婴：春秋后期齐国的大臣，有《晏子春秋》一书记述他的言行，但也不是他自己所作。老聃(dān耽)：老子，相传老子字聃，《道德经》一书相传是他所作。申不害：战国时法家，有《申子》一书相传是他所作，早已失传。韩非：战国末法家，《韩非子》一书里有若干篇是他所作。慎到：战国时思想家，有《慎子》一书是他所作，已失传。田骈：战国时思想家，有《田子》一书相传是他所作，早已失传。邹衍：战国时阴阳家，其学说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尸佼(jiǎo绞)：战国时法家，有《尸子》一书相传是他所作，早已失传。孙武：相传是春秋时军事家，有《孙子》一书相传是他所作，其实应是战国时的军事家所作。张仪、苏秦：都是战国时纵横家，他俩的言论见于《战国策》和《史记》里，但颇多附会而并非真系他俩的言论。

之①。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②，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③，其辞淫以哀④，其志弛以肆⑤，其为言也，杂乱而无章⑥。将天丑其德莫之顾郁⑦？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⑧？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⑨，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⑩，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⑪，其他浸淫乎汉

---

①李斯：秦始皇和二世的丞相，他的言论文章保存在《史记》里。②司马迁：西汉时大史学家，《史记》一书就是他和他的父亲司马谈所合作。相如：司马相如，西汉时文学家，他写的赋保存在《史记》、《汉书》和《文选》里。③节：节奏。数(shuò硕)：频繁，这里是短促的意思。④淫：过度，靡丽。⑤弛：松弛，松懈。肆：放肆，放纵。⑥章：章法，条理。⑦丑：这里是憎恶厌恶的意思。顾：眷顾，关怀。⑧以上是第三段，总论历史上善鸣和不善鸣的人物。⑨陈子昂：武则天时人，能扭转魏晋南北朝淫靡之风的诗人。苏源明：唐玄宗到代宗时期的诗人。元结：唐玄宗到代宗时期的诗人。李白：唐玄宗至肃宗时期人，著名的大诗人。杜甫：唐玄宗至代宗时期人，著名的大诗人。李观：唐德宗时的文人。⑩在下：居下位，在下边做小官。⑪不懈(xiè械)：不懈怠，不松弛，也就是继续努力的意思。

氏矣<sup>①</sup>。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sup>②</sup>。三子者之鸣信善矣<sup>③</sup>，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郁？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sup>④</sup>。其在上也奚以喜<sup>⑤</sup>？其在下也奚以悲<sup>⑥</sup>？

东野之役于江南也<sup>⑦</sup>，有若不释然者<sup>⑧</sup>，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sup>⑨</sup>。

大体说来万物不得其平就要鸣。草木是没有声音的，风挠动使它鸣。水是没有声音的，风吹荡使

---

①浸淫：逐渐浸及，接近。 ②李翱（60熬）：韩愈的弟子，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同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张籍：韩愈的好朋友，著名的诗人。 ③三子：指孟郊和李翱、张籍。 ④悬：悬挂，这是听命、听凭的意思。天：这里指天意，实际也就指命运。 ⑤在上：指身居高位做大官。 ⑥以上是第四段，从唐人的善鸣，讲到孟郊本身。 ⑦役：服役，这里是任职做官的意思。江南：唐贞观时分中国为十道，江南道是十道之一；开元时又分为十五道，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孟郊这次前往属于江南东道的溧阳任县尉，所以可称为“役于江南”。 ⑧不释然：释是放开，不释然就是心放不开、郁郁不乐的样子。

⑨以上最后一段，点出写这篇赠序的目的。

它鸣，它涌溅是有东西在拦遏它，它急流是有东西在阻塞它，它沸腾是有东西在炙烧它。金石是没有声音的，有人敲击使它鸣。人的有言论也是这样，到了不能不发言论的时候才会发言论，歌咏是有所挂念，哭泣是有所怀恋，凡是出于人口成为声音的，都是有所不平吧！

音乐，是把内心郁结的发泄出来，选择善于鸣的凭借它来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这八种，就是善于鸣的东西。天对四时也是这样，选择善于鸣的凭借它来鸣。所以使鸟在春天鸣，雷在夏天鸣，虫在秋天鸣，风在冬天鸣，四时就这样推移着，就中一定有不得其平的地方吧！

对人来讲也是这样，人讲话中精粹的叫言论，文辞对言论来说，又是言论中最精粹的，所以更要选择善于鸣的凭借他来鸣。这在唐虞时代，咎陶、禹是善于鸣的，所以凭借他俩来鸣。夔没有能力用文辞来鸣，又自己凭借韶乐来鸣。夏代，五子用他们的歌来鸣。伊尹在殷代鸣。周公在周代鸣。凡是记载在《诗》、《书》六艺上的，都是鸣中之善于鸣的。周政衰败，孔子师徒鸣起来，他们的声音既大又远，古书上说：“上天将把夫子作为木铎。”难道不是真实的吗？到了周末，庄周用他宏大无边的文辞来鸣。楚，是大国，到它衰亡时通过屈原来

鸣。臧孙辰、孟轲、荀卿，用道来鸣。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类，都用他们的术来鸣。秦的兴起，李斯来鸣。汉代，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是其中最善于鸣的。以下到魏晋时，鸣的赶不上古代，但也没有断绝。就其中鸣得比较善的来说，声音轻清而飘浮，节奏频繁而急促，辞藻靡丽而哀伤，意志松弛而放纵，发出来的言论，杂乱而无章法。难道是上天憎恶其德而不去予以关怀？为什么不去鸣他们中善于鸣的呢？

唐得了天下以后，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都用他们所擅长的来鸣。健在而居下位的，有孟郊东野，开始用他的诗来鸣，他的诗已高出魏、晋，继续努力不懈可以企及古人，其他的诗也接近汉代了。和我交往的，有李翱、张籍是最杰出的。这三位的鸣是真的很不错了，但不知道上天将会和谐他们的声音，让他们来鸣国家的昌盛呢？还是准备穷饿他们的身子，愁苦他们的心肠，让他们鸣自己的不幸？这三位的命运，就只好听凭上天来决定了。如果能身居高位有什么值得高兴？屈居下位又有什么值得悲哀？

东野这次去江南任职，好象有点心放不开的样子，因此我讲听命于天的话宽解他。

# 师 说

这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文。所谓“师”，就是以人家为师、向人家学习的意思。

《师说》就是讲为什么要以人家为师、向人家学习的论说文。文章从正面提出了师有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从几个层次，针对当时士大夫中存在的不愿以人家为师的错误思想，作了有力的批判。文章名义上是为跟他学习的青年人李蟠所写的，实际表达了韩愈自己的教育思想，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今天看起来仍有很多可取的地方。文章写作的年份，据李蟠在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已中进士科这点来推测，最迟也应写在贞元十九年之前，如果算是贞元十八年（802），那这年韩愈是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四门博士。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①。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②！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③，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④。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⑤，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⑥？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

---

①传道：韩愈所说的道，是治国、平天下之道，也就是儒家之道，这里所说的“传道”就是传儒家之道。授业：传授学业，当时就是传授六艺经传等学业。解惑：惑是疑难，解惑就是解答传道、授业中的疑难。②庸：岂，何必。

③长（zhǎng涨）：年长。④以上是第一段，正面提出师的作用。⑤师道：就是指第一段所说的那些道理。⑥以上是第二段，讲师道不传造成的恶果。



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①，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②，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③。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④，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⑤，曰师，曰弟子云者⑥，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⑦，道相似也⑧。”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⑨。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⑩，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⑪！

---

①句读(dòu逗)：句和读本是一个意思，即把古书加以断句，古代小孩子开始跟老师学习就得学习如何在书上加句读。宋以后则把断句称“句”，一句中有诵读时应停顿处称为“读”，在韩愈的时代则尚无这种分别。②不(fǒu否)：同“否”。③以上是第三段，从童子习句读都要师，来论证那些人不要师的错误。④巫：自言能和鬼神往来而从事迷信活动的人。乐师：专业演奏音乐的人，乐官。百工：这里指手工业工人的总称。⑤士大夫之族：先秦时诸侯以下有大夫，大夫以下有士，这时“士大夫”已成为一个专用名词，指有身份地位的官僚而言。族：族类。⑥云：语气词。⑦若：似，差不多。⑧道：在这里是学问的意思。

⑨盛：在这里是大的意思。谀(yú于)：奉承，谄媚。⑩君子：在这里指士大夫。不齿：不与同列，表示极端鄙视。⑪欤(yú于)：表示感叹语气。以上是第四段，从巫、医、乐师、百工都要师，来论证那些人不要师的错误。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sup>①</sup>。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sup>②</sup>。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sup>③</sup>，如是而已<sup>④</sup>。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sup>⑤</sup>，皆通习之<sup>⑥</sup>，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sup>⑦</sup>，作《师说》以贻之<sup>⑧</sup>。

---

①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国君，《左传》上说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代少皞(hào)氏用鸟名作为官职的事情。苌(cháng)弘：东周的大夫，后人伪造的《孔子家语》里说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师襄：鲁国的乐官，《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曾向他学琴。老聃：《庄子》和《史记·孔子世家》都说孔子曾向他问礼。但韩愈在《原道》里是不相信孔子曾向他问礼的，也许《原道》和《师说》不是同时期所写的缘故。

②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是《论语·述而》里孔子说的话，“三”在这里是多数的意思，是说有几个人在一起，其中必定有可师的人。③攻：加工，这里引申为下功夫。④以上是第五段，讲“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⑤六艺经传：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仪礼》）、《乐》、《易》《春秋》，战国秦汉时称之为“六经”（其中《乐》已没有书，实际上是“五经”），这里的传，就是解释经的书。⑥通：读通，读懂。⑦嘉：赞许，赞赏。⑧贻(yí)：赠送。以上最后一段，说明这篇文章是写了送给谁的。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要有师。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不是生来就什么都懂得，谁能没有疑难？有了疑难却不去向师请教，这种疑难就一直得不到解答了。生在我前边的，他懂得道自然比我早，我要以他为师。生在我后面的，如果他懂得道也比我早，我也要以他为师。我师的是道，何必管师的年岁比我早或晚呢！所以不论贵贱，不论长幼，道在那里，师就在那里。

唉！师道的失传已经很长久了，要求人们没有疑难是不容易了。古代的圣人，比普通人高出不知好多，还得去向师请教。现在的普通人，比圣人差得不知好多，却以向师学习为耻。这样就使圣的更加圣，愚的更加愚。圣人之所以能圣，愚人之所以会愚，原因都在这里吧！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师来教他；而对自身，却以求师为耻：这真是糊涂了。小孩子的师，只是教书而使学习句读的，不是我所说传道、解惑的。一种只是句读不懂，一种则是疑难不得解答，却有的要求师，有的不去求师，学了细小的而丢掉重大的，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高明之处。

巫、医、乐师、百工，不以互相师传为耻。士大夫之类，听人称师、称弟子，就伙同一起加以嘲笑。问他们为什么，回答道：“那个人和那个人的

年岁差不多，学问差不多。”他们认为以官位低的为师就会丢脸，以官大的为师就有谄媚的嫌疑。唉！由此可知师道之难于重振了。巫、医、乐师、百工，为士大夫所不齿，如今士大夫反而不及他们明智，这不是很可怪吗？

圣人没有固定的师。孔子曾以郯子、苾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等人，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认为几个人在一起其中必定有可以为师的。因此弟子不一定不如师，师不一定贤能胜过弟子，只是懂得道有所先后，技术学业各自下过专门的功夫，如此而已。

李家的子弟名叫蟠的，今年十七岁，喜爱古文，六艺经传，都学习通读，不受时俗的影响，到我这里来求学。我对他能遵行古代的师道很赞许，写了这篇《师说》送给他。

## 送董邵南序<sup>①</sup>

这是一篇和诗篇无关的赠序，写来送给即将远去河北地区谋求官职的董邵南。河北地区在唐初已有少数民族契丹和奚入居，使汉族居民也受其影响，多擅长战斗，而文化水平显著低落。玄宗天宝末年，安禄山就利用这里的兵力发动叛乱，代宗时乱事虽告平定，叛军残余势力的头目在中央认可下仍分任幽州、成德、魏博三镇的节度使，可以自己设置官吏，编练军队，留用赋税，还可以父子兄弟相传，成为半独立状态的封建割据势力。对此，韩愈是反对的。但他又不可能劝阻董

---

①：董邵南：安丰（在今安徽寿县西南）人，曾在家乡隐居，韩愈写过一首《嗟哉董生行》的古诗送他，以后到京城长安试进士科，多次不中而远去河北。

邵南不去河北，所以赠序中提出当地古来本多讲仁义的“感慨悲歌之士”，希望董邵南去后和这些人结合，以转移风俗，为国家效力。话说得既很婉转，用意又极明确，可称写短文的典范。据前人推测，这是德宗贞元十八、九年（802、803）写的，如果是十九年，那这年韩愈是三十六岁，由四门博士转任监察御史。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sup>①</sup>。董生举进士<sup>②</sup>，连不得志于有司<sup>③</sup>，怀抱利器<sup>④</sup>，郁郁

---

①燕（yān烟）赵：战国时燕国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端，赵国在今山西中部、陕西东北角和河北西南部，唐代河北三镇正是当年燕赵的一部分，因而唐人可称河北地区为燕赵。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感慨在这里是慷慨的意思，悲歌，指象战国末荆轲和狗屠、高渐离等在燕国市上纵酒高歌，歌罢哭泣，以发抒胸中的抑郁。这里的感慨悲歌之士，是专指象荆轲等敢于为仁义而献身的人，和《史记·货殖传》、《汉书·地理志》里所说燕赵人的慷慨悲歌以至扰乱治安者有差别。②生：古代本是“先生”的简称，后来也常用来指年轻人。举进士：唐代科举中最热门的是进士科，人选从京城里的国子监和地方上的州县学学生中推荐，不在国子监和州县学的可由本人请求，经州县考试合格后推荐，然后到礼部考试，叫“举进士”，考中了的叫“进士及第”，再经吏部考试，可授予官职。③不得志：没有满足志愿，这里指不被录取。有司：主管部门，主管当局，这里指主持进士科考试的礼部和主考官礼部侍郎。④利器：精良锋利的兵器或其他器械，这里引申为杰出的才能。

适兹土①，吾知其必有合也②。董生勉乎哉！③

夫以子之不遇时④，苟慕义强仁者⑤，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⑥！

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⑦！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⑧。董生勉乎哉⑨！

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⑩，而观于其市⑪，复有昔时屠狗者乎⑫？为我谢

---

①郁郁：心情抑郁不舒畅的样子。②合：遇合，遇到能赏识的人。③以上是第一段，首先提出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由此说董邵南此去一定会有所遇合。④子：用在这里是“你”的意思。⑤慕义强(qiǎng抢)仁：慕是仰慕，强是出力去做，“慕义强仁”是仰慕仁义并出力去做。⑥矧(shěn审)：何况。以上是第二段，讲董邵南此行为什么一定会有所遇合。⑦恶(wū乌)知：怎知道。

⑧吾子：你，含有亲昵的意味。卜：用在这里是证实的意思。⑨以上是第三段，承认当时河北地区之半独立状态，而希望董邵南和当地讲仁义的感慨悲歌之士结合，以转移风俗。⑩望诸君：乐(yuè越)毅，战国时赵国人，燕昭王任用他攻占齐国七十余城，燕惠王即位后对他不信任，他不得已回到赵国，被封为望诸君，后来燕为齐所败，他写了一封信给燕惠王，表示他始终怀念燕昭王的恩德，决不会乘人之危对燕国攻击，因此旧社会公认他是个忠臣。他的坟墓相传在今河北邯郸西南。⑪市：唐代大城市里都划出一块专做买卖的商业区，叫市。⑫昔时屠狗者：指战国时和荆轲等一起纵酒悲歌的狗屠。古代除吃猪、牛、羊、鸡等肉外还常吃狗肉，所以有专以杀狗、卖狗肉为生的狗屠。

曰①：“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②。”

燕赵地方古来号称多出感慨悲歌的人士。董生举进士科，接连不被主管当局所录取，身怀杰出的才能，心情抑郁地要到那里去，我知道一定会有所遇合。董生得勉励啊！

你这样的人没有碰上机会，只要仰慕仁义并出力去做的，都会对你爱惜，何况燕赵人士出乎他们的天性啊！

但我曾听说风俗会随着教化而改变，我怎知道如今的情况会和古时候所说的变得没有不同呢！姑且通过你这次行动来证实一下。董生得勉励啊！

我因为你的事情而很有感触。请替我去凭吊望诸君的坟墓，再到市上去看看，还有当年屠狗的吗？替我致意说：“圣明天子在上，可以出来给国家效力了！”

---

①谢：致敬，致意。 ②以上是最后一段，希望董邵南到河北以后访求感慨悲歌之士，希望他们出来做官为国家效力。



## 赠崔复州序<sup>①</sup>

这也是一篇和诗篇无关的赠序，写来送给到复州去做刺史的崔某。唐初地方政权本只有州、县两级，州直属中央管辖，复州又是所谓上州，州的长官刺史是从三品的职事官，比正三品的侍中、中书令、六部尚书等仅差一级。但这时在全国各地已遍设节度使，成为州刺史上面的长官，而管辖复州刺史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sup>②</sup>，又是个“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的人物。因此韩愈在这篇赠序中既

---

①崔复州：复州治所在今湖北天门，当时属山南东道节度使管辖。这位姓崔的名字已失传了，当时去做复州的长官刺史，韩愈用惯例称之为崔复州。 ②于頔（dí笛），历任县令、刺史、陕虢观察使、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宪宗时内调任宰相，以横暴罢免。

说刺史之荣，又讲刺史之难为，希望于颇能信用崔某，让崔某得以施仁政于百姓。文章里把封建时代百姓的困苦揭示得十分痛切，说明韩愈所主张的儒家之道在当时确是有其进步性的。这篇赠序是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写的，这年韩愈是三十六岁，由四门博士转任监察御史。

有地数百里，趋走之吏<sup>①</sup>，自长史、司马已下数十人<sup>②</sup>。其禄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旧<sup>③</sup>。乐乎心，则一境之人喜<sup>④</sup>；不乐乎心，则一境之人惧。丈夫官至刺史亦荣矣<sup>⑤</sup>。

虽然，幽远之小民<sup>⑥</sup>，其足迹未尝至城邑<sup>⑦</sup>，苟不得其所<sup>⑧</sup>，能自直于乡里之吏者鲜

---

①趋：快步走。吏：旧时大小官员的通称。②长(zhǎng掌)史、司马：都是刺史的主要辅佐官，上州长史从五品上阶，上州司马从五品下阶。已：同“以”。③仁：这里是施恩的意思。三族：有多种说法，这里当是指父族、母族、妻族而言。故旧：旧交、旧友。④一境：境是疆界，一境是整个管辖地区。⑤以上是第一段，讲刺史之荣。⑥幽远：指荒僻边远地区，穷乡僻壤。小民：无财无势最下层的百姓。⑦邑：用在这里是“县”的别称。⑧不得其所：所是处的意思。不得其所，是说得不到合理的处境，也就是说生活不下去。

矣<sup>①</sup>，况能自辩于县吏乎<sup>②</sup>？能自辩于县吏者鲜矣，况能自辩于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闻，小民有所不宣<sup>③</sup>。赋有常而民产无恒<sup>④</sup>，水旱疠疫之不期<sup>⑤</sup>，民之丰约悬于州<sup>⑥</sup>。县令不以言，连帅不以信<sup>⑦</sup>，民就穷而敛愈急<sup>⑧</sup>。吾见刺史之难为也<sup>⑨</sup>。

崔君为复州，其连帅则于公<sup>⑩</sup>。崔君之仁，足以苏复人<sup>⑪</sup>；于公之贤，足以庸崔君<sup>⑫</sup>。有刺史之荣，而无其难为者，将在于此乎！<sup>⑬</sup>

---

①直：伸，申诉。乡里之吏：当时百户为一里，里设里正；五里为一乡，乡设乡老。鲜(xiǎn险)：少。②县吏：指县里官吏，如县令、县丞、主簿、县尉之类，不是指县里的胥吏差役。③宣：发泄，表达。④赋有常而民产无恒：赋是国家征收的赋税，当时实行两税法，以州为单位规定每户缴纳户税钱若干，每亩耕地缴纳地税谷若干，但农户穷了可以卖掉自己的田产，这就叫“民产无恒”，“恒”就是常，就是不变的意思，民产变动了，但由于官吏的不负责任，原定要缴纳的钱谷却不随之而增减，这是当时的一种弊政。

⑤疠：这里指瘟疫。疫：也就是瘟疫。期：预约，预料。⑥丰：衣食丰足。约：衣食不足。悬：本是挂的意思，这里引申为凭靠、操纵。⑦连帅：古代有十国为连、连有帅的说法，唐人常用“连帅”一词来指节度使，因为节度使下辖几个州，等于古代连帅统率几个国。⑧就：趋向，一天天接近。敛(liǎn练)：征收。⑨以上是第二段，讲刺史之难为。⑩于公：于頔。⑪苏：苏醒、复活，引申为困顿后得到苏息。⑫庸：任用，信用。⑬以上是第三段，希望于頔能信用崔某。使崔某能有刺史之荣而无刺史之难为。

愈尝辱于公之知<sup>①</sup>，而旧游于崔君<sup>②</sup>，  
庆复人之将蒙其休泽也<sup>③</sup>，于是乎言<sup>④</sup>。

有几百里方圆的地盘，伺候奔走的官吏，从长史、司马以下有好几十。俸禄足够用来施恩于三族以至朋友故旧。心上一高兴，整个辖境内的人就都喜欢；心上一不高兴，整个辖境内的人就都恐惧。大丈夫做官做到刺史也够荣耀了。

然而，穷乡僻壤的小民，脚步从来没有踏进县城，如果生活不下去，能到乡里小吏面前为自己申诉的已很少了，何况能到县里的官吏面前为自己申诉呢？能够到县里的官吏面前为自己申诉的已很少了，何况能到刺史的公堂上为自己申诉呢？因此刺史对有些情况无法听取，小民的有些情况无法上达。赋税有定额而小民的田产会变动，还有无法预料的水旱灾和瘟疫病，小民丰足与否的命运就全操

---

①辱于公之知：承地位高的赏识叫“辱知”，辱于公之知，就是承于公赏识的意思。 ②旧游：有过往来的老朋友。 ③蒙，受到。休：美好。泽：雨露，可引申为恩泽，休泽也就是恩泽。 ④以上最后一段，说明写这篇赠序的目的，是希望复州百姓能蒙受刺史的恩泽。

之于州里。但县令不向州里报告，节度使不对州里信任，小民一天天穷下去而赋税征收得越来越急。照我看起来刺史真难做啊！

崔君做复州刺史，他上面的节度使是于公。崔君的仁德，足以使复州百姓得到苏息，于公的贤能，足以使崔君得到信用。有刺史的荣耀，而没有难做的地方，将就体现在这里吧！

我曾承蒙于公的赏识，和崔君又是有过往来的老朋友，我欢庆复州百姓将蒙受刺史的恩泽，于是说了这么一些话。

## 祭十二郎文<sup>①</sup>

祭文是古文中常见的一种体裁，用来悼念逝世的亲属、朋友、同事、上级等人。一般多用四字句并押韵，也有仿照《楚辞》用更长一些的句子，内容除歌颂逝者生前的功业道德文章之类外，也可讲到致祭者和逝者的关系，以增加哀痛的气氛。这位名老成的韩十二郎是韩愈的侄儿，韩愈幼小时曾和他生活在一起，对他特别有感情，加之他死得早，不曾来得及

---

①十二郎：韩愈的侄儿，名老成，本是韩愈二哥韩介的儿子，因为大哥韩会没有儿子，过继成为韩会的儿子，唐人习惯讲排行（háng杭），而且是按同族的兄弟辈份排下去，老成排行第十二，所以韩愈称他为十二郎，唐代对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子弟习惯称为郎，等于旧社会称“少爷”一样。

做官，没有什么事功可说，因此这首祭文通篇都从韩愈和他的关系上来写，而且不押韵，不用四字句或《楚辞》体，说得好像在和逝者当面对话一样，处处流露出真挚的感情。这在今天擅长写白话文的作家都不容易做到，而韩愈用古文却能写得如此成功，说明这种古文在当时确有其生命力，和后来一味模仿前人，矫揉造作的所谓古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篇祭文是德宗贞元十九年（803）五月韩愈三十六岁时写的，当时可能已任监察御史。

年月日<sup>①</sup>，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sup>②</sup>，乃能衔哀致诚<sup>③</sup>，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sup>④</sup>告汝

---

①年月日：这里本应作“几年几月几日”，被編集者所省略掉，《文苑英华》所收本文作“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十九年是没有问题的，“五月”则和下文“汝殁于六月”有矛盾，可能仍有错误。②季父：父亲的最小的弟弟，有人称之为季父，今天则通称父亲的弟弟为叔父，不再有季父这个称呼。③衔：含。致：送，表达。④建中：人名，不知姓什么，可能是韩愈家里的人。时羞：羞在这里是美好的食品，时羞就是应时新鲜的食品。奠：即祭。即向鬼神献上祭品，这里作名词用，即祭品。

## 十二郎之灵①。

呜呼！吾少孤②，及长，不省所怙③，惟兄嫂是依④。中年⑤，兄歿南方⑥，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⑦。既又与汝就食江南⑧，零丁孤苦⑨，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⑩，皆不幸早世⑪，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⑫，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

---

①灵：魂灵，古人认为人虽死了，而灵魂并不消失，照样有感觉，要饮食。以上是第一段，讲明是谁在祭谁，是祭文开头常用的形式。②吾少孤：本来幼而无父叫孤，但后来也通称幼而无父母叫孤或孤儿，韩愈在给他嫂子也就是老成的母亲郑夫人的祭文中说，自己“三岁而孤”后即受兄嫂抚养，说明当时韩愈的父母均已去世，所以这里“少孤”是指幼而无父母，不仅幼而无父。③省（xǐng醒）：弄清楚。所怙（hù户）：怙是依靠，所怙指所依靠的父母。④兄嫂：指韩愈的大哥韩会、大嫂郑夫人。⑤中年：指大哥韩会的中年，韩会四十一岁去世，所以说中年。⑥南方：韩会死在韶州刺史任上，韶州治所在今广东韶关西南，所以称之为南方。⑦归葬河阳：河阳是韩愈老家所在，所以说归葬河阳。⑧就食：“就”是“去”的意思，就食，就是去那里吃饭，即去那里过日子。江南：韩家有田宅在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属于江南西道，所以叫“江南”。⑨零丁：也写作“伶仃”，孤独无依的样子。⑩吾上有三兄：韩愈大哥韩会，二哥韩介，还有个三哥名字已失传。⑪早世：早去世，早死。⑫在孙惟汝：韩愈的二哥韩介本有两个儿子，把次子老成过继给大哥韩会，此时长子百川也已死了，韩愈本人还幼小，未结婚生子，所以说这时“在孙惟汝”。



只①。嫂尝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②。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③。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④，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⑤，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⑥。明年，丞相薨⑦，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⑧，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

---

①形单影只：形指人的身体，影指人的影子，单是单独，只是仅有一个，“形单影只”是孤单的意思，已成为成语。②以上是第二段，讲和老成幼小时的相处。③归：指回到就食的江南宣州。④省（xǐng醒）：这里是看望的意思。坟墓：古人讲究族葬，即亲族死后都得在老家选择块地方埋葬到一起，这里的坟墓，指韩愈在河阳老家族葬的父母和哥哥们的坟墓。⑤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董丞相是董晋，当时董晋是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当时节度使不算正式的职事官，本身没有品阶，必须给一个名义上的有品阶的职事官来定他的品阶，董晋给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所以可尊称他为董丞相，韩愈当时在他手下任观察推官。⑥孥（nú奴）：儿女。⑦薨（hōng轰）：唐代二品以上官员的死叫薨。⑧吾佐戎徐州：徐州，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当时张建封任徐泗濠节度使，驻徐州，韩愈入他的幕府任节度推官。

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①，将成家而致汝②。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③？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与相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④，以求斗斛之禄⑤。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⑥，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⑦！

去年孟东野往⑧，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⑨，而发苍苍⑩，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

---

①西归：指回到河阳，河阳在汴州、徐州之西，所以叫“西归”。②成家：建成个家，安定好家。③遽（jù）：骤然，匆忙地。殁（mò）：死亡。④旅食：寄食他乡，到外地谋生。⑤斗斛之禄：极微薄的俸禄。

⑥万乘之公相：公是公卿，高官显贵的泛称，相是宰相。先秦时一辆兵车用四匹马拉，叫一乘，当时国力强大与否都以能出兵车多少乘来计算，要地千里的大国才能出兵车一万乘，这里的“万乘”，是用来形容公相的官高禄厚。

⑦辍（chuò）：本是停止的意思，这里引申为丢开，离开。就：归，趋，这里引申为追求。以上是第三段，讲成年后和老成分离，直到老成之死不能会合到一起。⑧去年孟东野往：贞元十八年（802）孟郊从长安到溧阳任县尉，溧阳和宣州相去不远，所以韩愈托他捎信给老成。⑨茫茫：模糊不清的样子。⑩苍：灰白色。

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sup>①</sup>。”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sup>②</sup>，耿兰之报<sup>③</sup>，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sup>④</sup>，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有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sup>⑤</sup>，吾之子始五岁<sup>⑥</sup>，少而强者不可保，

---

①涯：边际，穷尽。戚：忧愁、悲哀。②东野之书：孟郊写给韩愈告知老成去世的信。③耿兰之报：耿兰大概是老成身边的管家，写信给韩愈报告老成去世。④业其家：继承先人的事业。⑤汝之子始十岁：老成有两个儿子，“始十岁”的是长子韩湘，还有次子叫韩滂（pāng 乓）。⑥吾之子始五岁：指韩愈的儿子韩昶。

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sup>①</sup>？呜呼哀哉！  
呜呼哀哉<sup>②</sup>！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sup>③</sup>，往往而剧<sup>④</sup>。”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sup>⑤</sup>？抑别有疾而至斯乎？汝之书<sup>⑥</sup>，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sup>⑦</sup>？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

---

①孩提：小儿笑叫“孩”，“提”是抱的意思，“孩提”是形容其幼小。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韩愈怕韩湘、韩昶不能成立，但后来韩湘在穆宗长庆三年（823）进士及第，韩昶也在长庆四年（824）进士及第，都做了官，并非不能成立。②以上是第四段，从老成的早死，担忧自己也会早死，担忧老成和自己的儿子也会不能成立。③比：近来。软脚病：就是今天所说的脚气病。

④往往：每每。⑤殒（yǔn允）其生：“殒”本是坠落的意思，“殒其生”就是俗话说“送了命”。⑥汝之书：这当是指老成最后的来信。⑦以上是第五段，讲连老成去世的原因和日期还未弄清楚，使悲痛的气氛在祭文里更有所增加。

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sup>①</sup>，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其余奴婢，并令守汝丧，吾力能致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sup>②</sup>，然后惟其所愿<sup>③</sup>。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歿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sup>④</sup>，窆不临其穴<sup>⑤</sup>。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sup>⑥</sup>，吾实为之，其又何尤<sup>⑦</sup>？彼苍者天，曷其有极<sup>⑧</sup>！

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

---

①终丧：丧期终了，古代父亲死去儿子要服丧三年，实际服丧二十七个月，服满了二十七个月后就叫“终丧”。

②兆：墓地。 ③以上是第六段，讲对老成后事的安排。

④敛(liàn练)：通“殓”(liàn练)，给死人穿衣下棺，通常也叫“入敛”。 ⑤窆(biǎn扁)：落葬，把棺木埋进地下。穴：墓穴。

⑥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古人迷信，认为在梦中可与死者魂相会。 ⑦尤：怨恨。 ⑧彼苍者天，曷其有极：前四字出于《诗·秦风·黄鸟》，后四字出于《诗·唐风·鶉(bǎo保)羽》。以上是第七段，谴责自己对老成没有尽到责任。

顷之田于伊、颍之上<sup>①</sup>，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sup>②</sup>。

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尚飨<sup>③</sup>！

某年某月某日，季父韩愈在知道你去世消息以后的第七天，才能含着悲痛向你表达诚意，叫建中从远方准备下时鲜的祭品，来祭告你十二郎之灵。

唉！我从小失去父母，到长大，不清楚父母是什么样子，唯一的依靠就是哥哥和嫂子。哥哥只活到中年，就死在南方，我和你都幼小，跟着嫂子把棺木送回河阳安葬。不久又和你到江南过日子，大家孤苦零丁，没有一天相分离。我上面有三位哥哥，都不幸过早去世，作为先人后嗣的，孙子辈只有你，儿子辈只有我，两代都只剩一人，真是形单

---

①顷：田一百亩为一顷。伊、颍之上：伊水、颍(yǐng)水边上，伊水是洛水的支流，流经今河南西部，颍水是淮河支流，流经今安徽西北和河南东部。②以上是第八段，因极度悲痛而产生灰心失望的想法。③尚飨：也可写作“尚享”，希望死者来享用祭品，祭文一般多用这两个字作为结束。

影只。嫂子曾抚摸着你指着我说：“韩家两代，只剩这两个了！”你当时更小，可能已记不住，我当时虽能记住，但也不体会这句话的悲哀啊！

我十九岁时，才到京城里来，过了四年曾回去看过你。再过四年，我到河阳去看望坟墓，碰上你护送我嫂子的棺木来安葬。再过二年，我在汴州辅佐董丞相，你来看望我，住了一年，要回去把儿女带来。明年，董丞相去世，我离开汴州，你来不成。这年，我到徐州佐理军事，派去接你来的人刚出发，我又罢职离开，你又来不成。我想你跟着我在东边，东边也是客居，不能长住，为长远打算，不如回到西边，我把家安定好然后请你来。唉！谁知道你会突然离开我死去呢？我和你都年轻，认为即使暂时分手，最终总会长久相处到一起，所以丢开你到京城去谋生，以博取微薄的俸禄。真知道会这样，即使放着万乘的公卿宰相，我也不肯一天离开你而去追求啊！

去年孟东野去你那里，我有信给你说：“我年纪不到四十，却看起东西来模模糊糊，却头发灰白，却牙齿摇动。想起父辈和几位哥哥，都身体健康而过早去世，像我这样的衰弱，能够活得长吗？我不能去你那里，你又不肯来我这里，恐怕我早晚死去，留给你无穷的悲哀。”谁知道年少的先死而

年长的倒活着，强壮的天折而衰病的倒还在啊！唉！这是真的吗？还是在做梦？还是传的消息不可靠？真是这样，我哥哥这么好的德行怎能使他后嗣夭折？你这么谨纯明智怎能无从承受他的恩泽？年少的强壮的怎能夭折，年长的衰病的怎能存活？真不能叫人相信。是在做梦，是传的消息不可靠，那东野的书信，耿兰的报告，怎么就在我手边呢？唉！真是这样了，我哥哥这么好的德行却使他后嗣夭折了，你这么谨纯明智应该继承先人事业的却无从承受他的恩泽了，真是所谓的天确实难以揣测，而神确实难以明了了，真是所谓的理是无法推究，而寿是无从预知了。但即使这样，我从今年以来，灰白的头发有的已全白了，摇动的牙齿有的已脱落了，毛发血色一天比一天衰败，神志意气一天比一天萎靡，过不多久要跟随你死去是肯定的了。死后如果有知，我们的分离将过不了好久；如果无知，悲痛你的时间已没有好久，而以后永无穷尽的时间里想对你悲痛也不可能了。你的儿子才十岁，我的儿子才五岁，年少而且强壮的还保不住，像这样幼小的还能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吗？唉，好悲痛啊！唉，好悲痛啊！

你去年来信说：“近来得了软脚病，每每发作得很厉害。”我说：“这种病，江南地方的人，常



常会有的。”从不曾因此为你担忧。唉！你终于因此而送了命吗？还是另有别的病而弄成这样呢？你的信，是六月十七日写的，而据东野说，你死是在六月二日；耿兰的报告则没有讲月日：这大概是东野派去的人不知道要向你家里人问清楚月日，<sup>①</sup>就像耿兰的报告不知道应该讲清楚月日，东野给我写信时才问派去的人，派去的人乱说个日子来应付一下吧！是这样呢？还是并非如此呢？

现在我派建中来祭你，慰问你的孩子和你的乳母，他们有饭吃可以等到丧期终了，那就等丧期终了后把他们接来，如果无法等待到丧期终了，那就即刻把他们接来。余外的奴婢，都让给你守丧，我有力量能够给你改葬，总得把你葬进先人的墓地，然后让他们去留听便。

唉！你得病我不知道时间，你去世我不知道日期，你生前我不能和你住到一起过日子，你死后我不能抚着你的遗体尽情哭泣，你入敛时我不能看着你的棺木，你下葬时我不能看着你的墓穴。我的所作所为背负了神明，致使你夭折，我不孝不慈，致使不能和你一起过日子，相守到老死，我和你一个在天涯，一个在地角，你生前不能和我形影相依，你死后灵魂不来梦里和我相会，这都是我弄成的，还能怨谁？苍天啊苍天，我的悲痛哪有终极！

从今以后，我将对人世不发生什么兴味了！我将在伊水、颍水边上弄上几顷田，度我的余年，教育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期望他们成材，养大我的女儿和你的女儿准备她们出嫁，如此而已。

唉！话可以说得完而悲痛之情没有穷尽，你听到了吗？还是没有听到？唉，好悲痛啊！请来享用吧！

##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sup>①</sup>

状，是当时的一种公文，用来报告政情民情。这是德宗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三十六岁时所写的一个状。当时韩愈在御史台任监察御史，虽只是正八品上阶的低级官员，却有过问民情弹劾官吏的职权，所以上了这个论天旱人饥的状要求停征京兆府所属各县的赋税。谁知由此得罪了京兆尹李实<sup>②</sup>，再加上其他原因，韩愈

---

①御史台：唐代重要的中央政府机关，执行对官员的监察弹劾和审理刑狱的任务，很有威权。长官是正三品的御史大夫，但后来常由副职正四品下阶的御史中丞主持台务，下属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②李实：唐的疏远宗室，任京兆尹时一味搜刮百姓，横行不法，这次天旱人饥，他却对德宗说：“今年虽旱，而谷甚好。”使租税不得减免。顺宗即位后把他贬出京城做地方官，百姓拿了砖瓦要痛打他，他吓得从小路逃出去。

竟受到贬官处分，贬到当时边远的阳山去任县令。从这里也可看出韩愈确实是肯为百姓说点话、办点好事的，对他提倡的儒家之道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身体力行的。至于这篇文章，因为是公文，所以写得明白晓畅，在韩文中别具一格。

右①。臣伏以今年已来②，京畿诸县③，夏逢亢旱④，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⑤。

陛下恩逾慈母⑥，仁过春阳⑦，租赋之间，例皆蠲免⑧，所征至少，所放至多⑨。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

---

①右：状的前面要开列简短的事由，当时的文字都是从右到左一行行写下去，所以状前的事由在正文的右边，按规定在正文开始时先要写个“右”字。这事由已在编《韩集》时省略掉。②伏：俯伏着，这是一种谦恭的用语。已，同“以”。③京畿（jī机）：京城周围京兆府所管地区，有二十多个县。④亢旱：亢是高，亢旱是天气高燥不下雨，也就是大旱。⑤以上是第一段，讲京畿灾情。⑥陛下：对皇帝的尊称。⑦春阳：春天暖气发动，能生长万物，所以叫春阳。⑧蠲（juān捐）免：蠲通“捐”，免除的意思，“蠲免”是当时公文中的习惯用语。⑨放：放免，也就是蠲免。

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①，寒馁道途②，毙踣沟壑③，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④！

臣窃见陛下怜念黎元⑤，同于赤子⑥，至或犯法当戮，犹且宽而宥之，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又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优恤。今瑞雪频降，来年必丰，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伏乞特敕京兆府⑦，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⑧，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⑨，庶得少有存立⑩。

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受恩思效，有见

---

①税钱：德宗建中元年（780）起正式实行两税法，其中户税按户收钱，地税按垦田收谷物，这“税钱”就是户税钱。 ②馁（něi）：饥饿。 ③踣（bó）：仆倒，沟壑（hè）：深沟坑谷。 ④以上是第二段，讲过去虽有蠲免百姓仍少受益。 ⑤黎元：古代称百姓为“黎民”，为“元元”，黎元就是百姓。 ⑥赤子：婴儿，因为初生婴儿皮肤发红，所以叫“赤子”。 ⑦敕（chì）：皇帝的诏书名称很多，“敕”是其中之一。 ⑧腹内：当时的俗语，常在公文中使用，即“名下”的意思。 ⑨蚕麦：指蚕丝上市，小麦收割的时候。 ⑩以上是第三段，讲请求暂停征税的理由。

辄言。无任恳款惭惧之至<sup>①</sup>。谨录奏闻，谨奏<sup>②</sup>。

右。臣伏以今年以来，京畿各县，夏天逢上大旱，秋季又过早见霜，田里所种谷物能收上来的，十成不到一成。

陛下恩德胜于慈母，仁爱盖过春阳，租赋一项，照例都有所蠲免，征收得很少，减免的很多。但上面的恩典虽已广大，下面的困苦仍极严重，甚至听说有人丢弃儿女、遣逐妻子，来谋求个人口食，拆卖房屋、斫售树木，来缴纳户税钱，饥寒于道路，倒毙进沟壑，缴得起的都已经缴纳了，缴不出的可还被追征着。臣下愚见认为这都是群臣所未上奏，陛下所未知悉的事情啊！

臣窃见陛下爱怜百姓，视同婴儿，甚至有的犯了法该杀戮，还宽大赦免，何况这些无罪之人，哪会知道了而不予拯救。再说京师这个地方，是四方的腹心，国家的根本，这里的百姓应该加倍地从优怜恤。如今瑞雪连续下降，明年丰收在望，征收得

---

①恳款：恳切。 ②以上最后一段，是状在结束处的套话。

急则收入既少百姓又受损伤，放缓些则税额仍在且得长远利益。恳求专下个敕书给京兆府，叫百姓名下今年应缴的税钱和草、粟等项还未征收到的，一概暂时停征，留到明年蚕麦收割上市时再征，好让百姓勉强能够生活。

臣至陋至愚，不识时务，只是受了恩德总想报效，见到问题就得讲话。不胜恳切惭惧之至。谨录奏闻，谨奏。

## 张中丞传后叙<sup>①</sup>

这是韩愈在宪宗元和二年(807)四月读了李翰写的《张巡传》后，在传后写的后叙<sup>②</sup>，这年韩愈正四十岁，已召回京师

①张中丞(709—757)：即张巡，南阳(今河南邓县)人，开元时进士及第，天宝中任清河(今河北巨鹿)县令、真源(在今河南鹿邑东)县令，安禄山叛乱，他率兵进入雍丘(今河南杞县)、抗拒叛将令狐潮的围攻，后因上级虢王抑兵，他退出雍丘，正好睢(suī虽)阳(治所宋城在今河南商丘南边)太守许远告急，张巡带了三千人马进入睢阳郡城和许远协同防御，多次打退敌将尹子奇的进攻，最后因粮尽援绝，在至德二载(757)十月城陷牺牲。在这以前玄宗嘉奖他英勇抗敌，曾遥授他为从五品上阶的礼部主客郎中兼正五品上阶的御史中丞，因此可尊称之为张中丞。

②李翰：曾进士及第，和张巡友好，张巡守睢阳时他也在城里，事后给张巡以及和张巡同时牺牲的姚闾(yín银)等人写了传，献给当时的皇帝肃宗，以表明他们的忠义，韩愈所读到的就是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后来已失传，但《旧唐书》和《新唐书》里的张巡传都是根据它撰写的，从其中可以看到张巡等人的英雄事迹。



任国子博士。这所谓后叙，也可写作后序，也可叫做跋，是在书或诗文后面加上一段文字的意思，加上的文字可以是对所跋的东西作评介、发议论，也可以在内容上作补充。这篇《张中丞传后叙》就是对李翰原作的补充。张巡是抗击安禄山叛军壮烈牺牲的英雄人物，受到人们的崇敬。韩愈这篇《后叙》也写得十分精采，不仅记述张巡和南霁云的逸事生动传神<sup>①</sup>，批驳有损张巡、许远形象的种种议论也都词严义正<sup>②</sup>，足使论者张口结舌。因此前人说它在风格上和司马迁的《史记》相接近，看来并未夸大。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sup>③</sup>，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

---

①南霁（jì）云：张巡的部将，韩愈这篇《后叙》里记载了他的事迹。 ②许远：盐官（今浙江海宁）人，安禄山叛乱后，被中央任命为睢阳太守，他迎张巡入城共同抗敌，且自认为能力不如，把指挥权让给张巡，城陷后被俘，因是主将身份，被押送到洛阳囚禁，叛军战败退出洛阳时被杀害。 ③吴郡张籍：张籍本是乌江（今安徽和县）人，但当时还讲究所谓“郡望”，因吴郡张氏是士族，所以张籍也自称吴郡张籍。

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①。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②，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③。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④，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虬蜉蚁子之援⑤，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

---

①雷万春事首尾：雷万春是张巡的部将，据说守城时他面中六箭，兀立不动，城陷时牺牲。首尾，是指他的出身和牺牲后所赠官职等事。以上是第一段，先对李翰《张巡传》作总的评论，然后在下文分别发议论作补充。②柄：权力。

③两家子弟材智下……疑畏死而辞服于贼：代宗大历中张巡之子张去疾因许远在城陷时没有被杀而产生怀疑，上书要求追夺许远的官职，代宗叫张去疾和许远之子许岬（xiàn现）和百官讨论，结论是许远因系主将才被押送洛阳请功，不足为疑，事情才了结，所以韩愈认为张家子弟“材智下”。至于许家子弟凭什么也被说成“材智下”，今天已不清楚。④食其所爱之肉：当时睢阳城里缺粮，先吃茶叶、纸张，再吃马，吃鼠、雀，最后不得已吃没有战斗力的人，许远曾杀掉自己的童奴给士兵充饥。⑤虬蜉（pí fú皮浮）：大蚂蚁。蚁子：小蚂蚁。

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①，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②？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③。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④，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⑤，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⑥！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⑦，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⑧。

为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

---

①徒：这里应解释为同类的人，即和许远一起守城的人。②以上是第二段，对因许远被俘后没有立即遇害而产生的怀疑作批驳。③诟（gòu）：骂。④脏腑（zàngǒ fǔ）：古代中医有“五脏六腑”的讲法，现在通称为内脏。⑤小人：这里指品德低下的人。⑥成人之美：赞成和帮助人家做好事，《论语·颜渊》里有“君子成人之美”的说法。⑦卓卓：高超，突出，显著。⑧以上是第三段，对因敌军从许远防地突破而产生的怀疑作批驳。

弃城而逆遁①？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②，虽欲者，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③。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④，蔽遮江淮，沮遏其势⑤，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⑥。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

---

①逆遁：逆是预料，逆遁，预先逃走。②羸（léi雷）：瘦弱。③讲：这里是谋划、考虑的意思。④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就尽，是快死的意思。滋，是增多的意思。起初许远在睢阳有兵六千八百，加上张巡的三千共兵九千八百，到城破时，仅存残兵六百。尹子奇第一次进攻有兵十几万，以后又增兵几万，这里说成“百万”是形容其多。⑤蔽遮江淮，沮（jǔ咀）遏其势：江是长江，淮是淮河，江淮是指长江、淮河流域，是唐代东南财富之区，中央政权要依靠这里的赋税收入来维持财政开支。睢阳在江淮地区的北边，叛军不攻陷睢阳，就不敢侵犯江淮，以免睢阳守军从后攻击。等睢阳陷落后不久，洛阳即被官军收复，叛军逃回河北，再没有力量南侵江淮。所以江淮地区的保全，实是张巡、许远立下的大功。沮，是阻止。遏，是抑制。⑥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如本文所说的在临淮郡（治所今江苏泗洪东南）的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以及在谯郡（治所在今安徽亳县）的许叔冀、在彭城郡（治所在今江苏徐州）的尚衡，都是这样的人物。

乱①，设淫辞而助之攻也②。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③，屡道于两府间④，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⑤，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⑥，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⑦，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⑧，矢着其上砖半

---

①比：并，同。 ②设：编造。淫辞：荒谬的议论。以上是第四段，对否定有必要死守睢阳的谬论作批驳，肯定了张巡、许远保障江淮的巨大功绩。 ③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指韩愈先后在汴州任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观察推官，在徐州任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的节度推官。 ④道：路过，往来。 ⑤双庙：在睢阳的合祀张巡、许远的庙。 ⑥贺兰：在临淮的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 ⑦嫉（妒疾）：妒忌。 ⑧浮图：“佛陀”（梵文Buddha），旧译为“浮屠”，也写作“浮图”，后来又有人把佛塔的音译“窣堵波”误译为“浮图”，这里的“浮图”就是指佛塔。

箭<sup>①</sup>，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sup>②</sup>，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sup>③</sup>，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sup>④</sup>。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sup>⑤</sup>，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sup>⑥</sup>。尝见嵩读《汉书》<sup>⑦</sup>，谓嵩曰：“何

①半箭：箭本是一种竹子叫箭竹，可用来做“弓矢”的“矢”的杆子，所以通常把“矢”叫做“箭”，这里的“半箭”，是指箭杆的一半。②泗州：曾名临淮郡，韩愈所见南霁云射的佛寺浮图即今安徽泗县的香积寺塔。

③南八：南霁云排行第八，所以称“南八”。④以上是第五段，记南霁云的逸事。⑤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临涣即今安徽宿县，于嵩因跟随张巡的缘故，事后被加恩授与临涣县尉的小官职。⑥髯（rán然）：两颊上的长须。

⑦《汉书》：记述西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东汉时班彪草创，彪子班固写成，固妹班昭补完，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为“史汉”，而唐人读《汉书》的比读《史记》的更多。

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①，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②，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③，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④。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况，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毫宋

---

①诵，背诵。尽卷：当时的书都是抄写在长条的纸上，成为卷子的形式，一卷书就真是一个卷子，尽卷就是背诵完这个卷子。②帙（zhì至）：古代包书卷的套子，一帙可包十个卷子左右。③仅，唐宋人用“仅”字都是“几乎”、“多至”等意思，和通常作“仅有”的用法正相反。

④阳阳：安舒自得，毫不在乎的样子。

间<sup>①</sup>。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sup>②</sup>，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sup>③</sup>。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我和吴郡张籍查阅家里的旧书，找到李翰所写的《张巡传》。李翰以会写文章知名，所写的这个传颇为周详细密。遗憾的是还有不足之处：没有给许远立传，也没有记载雷万春的事迹首尾。

许远虽然才能好像不如张巡，却能开门容纳张巡，职位本在张巡之上，却能把兵权交给张巡而自己处在他的下面，毫无猜疑妒忌之心，最终和张巡一起坚守牺牲，功成名扬。城失陷都被俘虏，只是牺牲的时间和张巡有先后之异。可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理解先人的志趣，认为既然张巡牺牲而许远甘当俘虏，很可能是因怕死而对逆贼说了屈服的话。其实许远如果真的怕死，何苦困守尺寸之地，吃他所爱的人的肉，来和逆贼对抗而不肯投降？当

---

①亳（bó博）宋：即原来的睢阳郡，后来改称宋州，这里称“亳宋”，是因为宋州的治所宋城附近是商代北亳、南亳的所在，因此可称之为“亳宋”。②诣（yì意）：前往。③以上最后一段，记述张籍所传于嵩口述的张巡逸事。



后，一定要灭掉贺兰，射这箭就是要记住这个誓言。”我在贞元年间经过泗州，船上的人还指着这塔对我讲起。睢阳城被攻陷，贼兵用刀胁迫张巡投降，张巡不屈服，立刻拉出去，准备处斩。又要南霁云投降，南霁云没有应声，张巡叫着南霁云说：

“南八，男子汉死就是了，不能为不义屈服。”南霁云笑道：“我本想借此干出点名堂来，公既有话，我敢不死。”就不屈牺牲。

张籍说：有位叫于嵩的，年轻时就跟随张巡，到张巡起兵后，于嵩常在围城之中。张籍大历年间，在和州乌江县见到于嵩，于嵩当时已六十多岁了，由于张巡的关系先前曾做过临涣县尉，好学，书无所不读。当时张籍年纪还小，粗粗地询问了一些张巡、许远的事情，没有能问得仔细。据于嵩说：张巡身高七尺多，须髯长得很威严。有次看到于嵩在读《汉书》，对于嵩说：“为什么老是读它？”于嵩说：“没有读熟啊！”张巡说：“我读起书来最多不过读三遍，一辈子也忘不了。”于是从头到尾把于嵩所读的这卷背诵一遍，没背错一个字。于嵩很吃惊，还认为张巡恰好熟读这一卷，于是随便从别的书帙里抽出几卷来试张巡，没有不是同样纯熟。于嵩再试抽架上那些书来问张巡，张巡都信口背诵毫无迟疑。于嵩跟随张巡日子可久，却也不见张巡

之众，纵使要撤离，也肯定撤不出。以二公的才智，对这些已考虑得很周详了。坚守一城，捍卫天下，凭千百名力竭待毙的士卒，来抵挡上百万越来越多的敌兵，屏障江淮地区，阻抑逆贼的攻势，天下终于不亡，是谁的功劳啊？当时，丢掉城池保全自身的数起来何止一二个，拥有强兵坐视不救的在睢阳周围又是一大串。不追究这些，却责怪二公为什么死守，足见这些都是自甘混同于逆乱之人，因而会编造这些谬论来帮他们向二公攻击。

我曾在汴、徐两府任职，多次往来两府之间，亲自到所谓双庙去致祭，当地老人时常讲说张巡、许远守城时的事情，说南霁云当年去贺兰进明处求救，贺兰进明妒忌张巡、许远的声威功绩超过自己，不肯出兵救援。又喜爱南霁云的英勇壮烈，不听他劝说，硬要把他留下来，准备了饮食音乐，请他入座。南霁云慷慨激昂地对他说：“我来的时候，睢阳城里的人吃不上饭已有个把月了，我虽想独自吃，实在不忍心，即使吃也咽不下去。”于是拔出佩带的刀斩断一个手指，血淋淋地让贺兰进明看，在座的大为吃惊，都感动得为南霁云掉眼泪。南霁云了解到贺兰进明没有为自己出兵的意思，就纵马离去，快出城时，抽出箭来射向佛寺的宝塔，射中上面的塔砖没入半段箭杆，说：“我回去打败贼军之

## 讳 辩

我国早在先秦时就有避讳的习惯，无论在口头上在文字上对君主和尊长的大名都得回避，不得已时也要用其他的字来代替。这到唐代就要求更严，如《唐律》里就规定官府的名称和本人的父名、祖名相同，本人不能做这个官，否则要判处一年徒刑<sup>①</sup>。李贺是唐代著名的诗人<sup>②</sup>，宪宗

---

①《唐律》：当时称为《律》，是唐代政府制订的法律条文，唐高祖时草创，太宗时修订成十二卷，并有注文，以后高宗、武后、中宗、玄宗列朝都略有修改，另外高宗时还编订了《律疏》三十卷，对条文及注文作了解说。现存有《律》十二卷的单行本，以及《律》和《律疏》合在一起后人改名为《唐律疏议》的本子。这里所说的规定，在两个本子的《职制律》里都有。 ②李贺（790—816）：福昌（在今河南宜阳西）人，唐宗室，但已很疏远，从小有诗名，在韩愈鼓励下曾举进士，没有考中，后来做过太常寺的奉礼郎，是从九品上阶的起码小官，二十七岁就病死，死前将所撰写的诗篇集成四编，就是流传到现在的《李贺歌诗编》。

经常读书啊！张巡做起文章来，拿上纸笔立刻书写，从不曾打草稿。开始守卫睢阳时，士卒多到上万人，城里的居民户口也将近好几万，张巡见过一面问过姓名，以后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怒时，须髯就掀动起来。到城被攻陷，贼兵把张巡等几十人绑起来，坐在地上很快要被杀害。张巡起来绕着大家走一圈，大家看到张巡起来，有的也起来，有的还哭，张巡说：“你们别怕，死，是命定的啊！”大家都哭，不忍心再抬头看张巡。张巡就义时，脸色不变，和平常一样毫不在乎。许远是宽厚长者，外貌和内心一样，和张巡同年出生，月份日子比张巡晚，称张巡为兄，牺牲时四十九岁。于嵩贞元初年死在亳宋之间。有人说于嵩有田在亳宋之间，被军人强占，于嵩准备去州里控告清理，被人家杀害。于嵩没有儿子。这都是张籍所说的。

他在重围中守御时，外边连蚍蜉蝼蚁子那么点的援兵都没有，所以要尽忠，无非是为了国家和皇上。而逆贼说国家已亡皇上已死，许远看到援兵不来，而贼军越来越多，必然认为逆贼说的是真话。外边已等待不到什么而还在死守，人吃人弄得快吃尽，即使愚蠢的人也能知道死期将临，许远的不怕死还不明白吗！哪有城被打破，一起守城的人都牺牲，自己却独自不顾廉耻地乞求活命，这种事情纵使最愚蠢的人也不忍心去做，唉！像许远这样的品德会做得出来吗？

议论的人又说许远和张巡分段守城，城是在许远防守的地段被打破的，抓住这点来骂许远。这又跟小孩子的见识一样。人将死，内脏中总有先受病损坏的，拉绳子把它拉断，总有个断开的地方，看的人只看到这些现象，就责怪先受病的内脏和绳子断开的地方，这也真太不通达事理了。小人的喜欢议论，不乐于成人之美到这样的地步！像张巡、许远的成就如此昭著，还不被放过，其他就更没有什么好说了。

当张、许二公开始守城时，怎能知道别人最终不来救援，从而预先弃城撤走？如果这个睢阳城无法防守，那纵使避到别处又有什么用？等到没有救兵而力量快要用尽之时，带上这些仅存的伤残饥瘦

元和三年（808）他十九岁时去洛阳，当时韩愈四十一岁，已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赏识李贺的才华，劝他考进士科，可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晋”和“进”同音，妒忌李贺的人抓住这点制造舆论来反对，于是韩愈写了这篇《讳辩》，同样抓住《唐律》的条文，并列举经典以及前代本朝的实例，对这种谬论作了驳斥。文章说话露骨，坚强有力，前人称之为“瘦硬”之文，在韩愈论说文中堪称佳作。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sup>①</sup>，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sup>②</sup>，同然一辞。皇甫湜曰<sup>③</sup>：“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sup>④</sup>

---

①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唐代科举考试的试卷并不密封，主考者可凭应考者平时声名的来录取，李贺当时已颇有诗名，所以竞争者要来捣乱破坏。②和（hè贺）而唱之：跟着唱，这里是说跟着起哄。③皇甫湜（shí食）：唐代文学家，曾跟随韩愈学做古文。④以上是第一段，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讳辩》。

《律》曰：“二名不偏讳<sup>①</sup>。”释之者曰：“谓若言‘微’不称‘在’、言‘在’不称‘微’是也<sup>②</sup>。”《律》曰：“不讳嫌名<sup>③</sup>。”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区’之类是也<sup>④</sup>。”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sup>⑤</sup>，孔子不偏讳二名<sup>⑥</sup>，

---

①二名不偏讳，这本是《礼记·曲礼》里的话，说如果君主、尊长之名有两个字，那只提到其中一个字时就不算触犯。这个规定也写进了《唐律》的《职制律》里，仅词句上略有改动。②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这本是《礼记·曲礼》“二名不偏讳”下郑玄所作的解释，《职制律》也引用了作为注文，孔子母亲名微在，但孔子可单独说“微”或说“在”。③不讳嫌名：这也见于《礼记·曲礼》，嫌名，是指与君主、尊长之名音近的字，对此不用避讳。写进《职制律》时在词句上也略有改动。④谓若‘禹’与‘雨’，‘丘’与‘区’（qū丘）：这也是郑玄对《礼记·曲礼》“不讳嫌名”的解释，被《职制律》引用作为注文。

⑤周公作诗不讳：周公的父亲文王名昌，哥哥武王名发，但传为周公所作的《诗·周颂·噫嘻》和《周颂·豳》里有“克昌厥后”、“骏发尔私”的句子。⑥孔子不偏讳二名：孔子的母亲名微在，但《论语·八佾》有孔子说“宋不足微”的话，《论语·卫灵公》有孔子说“某在斯”的话。

《春秋》不讥不讳嫌名<sup>①</sup>。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sup>②</sup>。曾参之父名皙，曾子不讳“昔”<sup>③</sup>。周之时有骐期<sup>④</sup>，汉之时有杜度<sup>⑤</sup>，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sup>⑥</sup>，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sup>⑦</sup>，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sup>⑧</sup>。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sup>⑨</sup>，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

- 
- ①《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如当时有个卫国的国君名完，死后谥“桓”叫卫桓公，《春秋》对此没有任何批评。
- ②康王钊(zhāo招)之孙，实为昭王，康王钊是武王的孙儿，成王的儿子。“昭”和“钊”同音，这是不讳嫌名。
- ③曾参(shēn身)之父名皙(xī西)，曾子不讳“昔”，曾参即曾子，是孔子弟子中的知名人士，以孝著称。《论语·泰伯》中说曾参讲“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昔”和“皙”同音，这是曾参不讳嫌名。
- ④骐(qí奇)期：姓骐名期，春秋时楚国人。
- ⑤杜度：姓杜名度，东汉章帝时齐国的相。
- ⑥武帝：汉武帝，西汉著名的皇帝。
- ⑦吕后：西汉高祖刘邦的皇后。
- ⑧浒：唐高祖的祖父名虎，“浒”和“虎”同音。势：唐太宗名世民，“势”和“世”同音。秉：唐高祖的父亲名昞(bǐng丙)，“秉”和“昞”同音。机：唐玄宗名隆基，“机”和“基”同音。
- ⑨谕：唐代宗名豫，“谕”和“豫”同音。



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sup>①</sup>，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sup>②</sup>？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耶<sup>③</sup>？

我给李贺写信，劝李贺举进士。李贺举进士有声名，和李贺争名的来破坏，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不举进士是对的，劝他举进士的是错了。”听到这种话的人不仔细思考跟着起哄，都唱着一样的调子。皇甫湜对我说：“如不表白清楚，你

---

①稽：查考。国家：指唐朝本朝。典：典故，老规矩。

②以上是第二段，从《律》、经典和前代本朝的实例，论证反对李贺举进士是何等荒谬。③以上最后一段，斥责反对者实际上已低下到宦官、宫女的水平。

和李贺将都承担罪名。”我说：“对。”

《律》上说：“二名不偏讳。”解释的人说：“例如讲‘徵’字时不提‘在’字，讲‘在’字时不提‘徵’字即是。”《律》上说：“不讳嫌名。”解释的人说：“例如‘禹’和‘雨’、‘丘’和‘茝’之类即是。”如今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李贺举进士，是犯了二名律吗？是犯了嫌名律吗？父亲名晋肃，儿子不能举进士，如果父亲名仁，儿子不能做人了吗？这种避讳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订立法制来教化天下的，不是周公、孔子吗？周公做诗不避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里对不避讳嫌名的不加指责。周康王钊的孙儿，是昭王。曾参的父亲名皙，曾参不避讳说“昔”字。周时有骐期，汉时有杜度，他们的儿子该怎么避讳？是准备讳嫌名就连姓都讳掉呢？还是不讳嫌名呢？汉代武帝名彻避讳成“通”字，可没有听说又把车辙的“辙”字避讳成什么字。吕后名雉避讳成“野鸡”，可没有听说又把治天下的“治”字避讳成什么字。如今上章奏和下诏书，也没有听说要避讳“汧”、“势”、“秉”、“机”等字。只有宦官、宫女，才不敢说“谕”字和“机”字，认为是触犯。士君子的言论行动，究竟应该遵循什么呢？如今考证经典，核实《律》文，查对国家典故，李贺举进士是可以的

呢？还是不可以呢？

凡是侍奉父母，能做到曾参那样，就无可指责了。做人，能做到周公、孔子那样，也算做到头了。如今世上的人，不力求去做曾参、周公、孔子所做的事情，而在避讳亲人之名这件事上，却力求胜过曾参、周公、孔子，这也显示出他们是何等地昏乱！周公、孔子、曾参终究无法胜过，想胜过周公、孔子、曾参，却去混同于宦官、宫女，这么说宦官、宫女孝他们的亲人，倒比周公、孔子、曾参做得还到家吗？

## 毛 颖 传

这是篇用史书列传体裁写成的小 说。所谓毛颖，就是笔，我国很早就用毛笔写字，当时通常用兔子的毛做笔头，笔头要做成圆锥形，有锋颖，所以让它姓毛名颖，文章写毛颖的出身经历，也都离不了笔的种种特点。这种把用具或动物拟人化后写成的小说，在唐代还出现过很多，如有题为《东阳夜怪录》的，写骆驼、驴、牛、鸡、狗、猫、刺猬等都会变人赋诗，诗里都用双关的字眼表明它们的习性特点，像猫诗最后一句“那将好爵动吾心”，表面上是说它清高不爱官爵，其实“爵”字古代本通“雀”，实际上是说这猫懒得见了爱扑的麻雀都不动心了。不过《东阳夜怪录》等写作时代都在《毛颖传》之后，文笔也都不能和《毛颖传》相

比。所以当《毛颖传》刚问世，就得到另一位古文大家柳宗元的推崇，还有人称赞作者“真良史才”。

《毛颖传》写作的时间大约在宪宗元和五年以前，即韩愈四十三岁以前，当时仍在东都洛阳任职。

毛颖者，中山人也①。其先明眎②，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③，死为十二神④。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⑤。”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孙骀，世传当殷时居中山，得神仙之术，

---

①中山：战国时有中山国，都城在今河北定县，又迁都今河北平山东北，后为赵国所并吞。据记载，东汉诸郡献兔毫，书洛阳鸿都门匾额，只有赵地的最合用，所以这里要说毛颖是中山人。②明眎：《礼记·曲礼》说兔一名明眎。③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古代术数家用十二种动物来配十二地支，其中卯为兔，所以说明眎封于卯地；而卯的方位在东方，所以说明眎佐禹治东方土；又因为四时中春的位置也在东方，春能生万物，所以说明眎养万物有功。④死为十二神：唐代把十二地支人化成为“十二神”，其形象是人的身子，鼠、牛、虎、兔等十二种动物的头，有地位的人还把“十二神”做成明器殉葬到坟墓里，以保护死者，近若干年来已发掘出一些。⑤当吐而生：古人传说小兔子是从母兔嘴里生出来的，这当然是违背生理、绝无其事的。

能匿光使物，窃姮娥骑蟾蜍入月①，其后代遂隐不仕云。居东郭者曰魏，狡而善走，与韩卢争能，卢不及。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醢其家②。

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③，次中山④，将大猎以惧楚。召左右庶长与军尉⑤，以《连山》筮之⑥，得天与人文之兆⑦。筮

①明眎八世孙魏(nōu)……窃姮(héng恒)娥骑蟾蜍(chán chú缠除)入月：魏是小兔，韩愈借来作为八世孙的名字，所谓“八世孙”当然也是说说而已，并非真有此故事传说。姮娥即嫦娥，是古代东方神话中羿的妻，羿从西王母处弄到不死的良药，姮娥窃服后奔月，蟾蜍俗称“癞蛤蟆”，神话说月中有蟾蜍又有兔，因而韩愈把它改编成魏窃姮娥骑蟾蜍入月。②居东郭者曰魏(jūn俊)……醢(hǎi海)其家：郭是外城，魏是狡兔的名字，《战国策·齐策》讲到魏和韩卢争能故事，韩卢是韩国的狗，名叫卢，还有个宋鹊也是宋国的狗，名叫鹊，醢是剁成肉酱，即狗把一窝狡兔都吃掉，这些情节又系出于韩愈所编造。以上是第一段，模仿史书列传的写法讲毛颖的世系。③蒙将军恬：蒙恬是秦始皇时的名将，据说他开始制造毛笔，其实在他以前早已有毛笔了，他最多是位毛笔制造的改良者，至于所谓南伐楚，次中山等等，当然又是韩愈所编造。④次：旅途中或行军途中停留下来叫“次”。⑤左右庶长：商鞅所定秦国的爵位，左庶长是第十级，右庶长十一级。军尉：尉是战国时武官的名称，位在将军之下。⑥《连山》：传说《周易》之前还有名叫《连山》、《归藏》的占卦书，韩愈随便拉来用上。筮(shì誓)：用蓍(shǐ诗)草占卦。⑦天与人文：天指天象，人文指人间文明，《易》贲卦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

者贺曰：“今日之获，不角不牙①，衣褐之徒②，缺口而长须③，八窍而趺居④，独取其髦⑤，简牍是资⑥，天下其同书⑦，秦其遂兼诸侯乎⑧！”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⑨，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⑩，聚其族而加束缚焉⑪。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⑫，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⑬，日见亲宠任事⑭。

---

①不角不牙：兔无角，也无尖长的犬齿，狭义的“牙”本是指这种犬齿。②衣褐之徒：褐是兽毛或粗麻织成的短衣，古代穷人穿上御寒，一般多为黄黑色，和兔的颜色相似，所以韩愈要说“衣褐之徒”。③缺口而长须：兔上唇中央有裂缝，有长胡须。④八窍而趺(fū)居：人和牛、羊、猫、狗等均有所谓九窍，兔据说只有八窍。趺居的“居”同“踞”，趺居即盘足蹲踞。⑤髦(máo)：毛中的长毫，比喻为英俊杰出的人，在这里也是双关用法。⑥简牍：秦时书写仍用竹木简，即所谓简牍。资：凭借。⑦天下其同书：秦始皇时“书同文”，即字体统一化，但这里又是双关用法，即说天下都同样要用毛笔书写。⑧以上的贺词通篇押韵。⑨豪：通“毫”，在这里作为既是豪杰又是毫毛的双关用法。⑩献俘：把俘虏献给君王，是古代的一种礼仪。章台宫：秦的宫室名称。

⑪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笔头要用好多兔毛束缚而成。⑫汤沐：古代封建地主的封地叫“汤沐邑”，这里用汤沐，是因为笔头要用热水洗净。⑬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笔头要插进笔管里，所以叫“封诸管城”，“子”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中的一等。⑭日见亲宠任事：笔时常要用，所以这么说。以上是第二段，讲毛颖的出身。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①，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②，无不纂录③，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④，及玉浮图、老子、外国之说⑤，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⑥，市井货钱注记⑦，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⑧，下及国人⑨，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

①强(qiǎng抢)记而便敏，强记是记忆力强，记得东西多，便是机灵，敏是敏捷，这都是笔用起来的特色。②结绳之代：相传我国远古时结绳记事。③纂(zuǎn钻上声)：編集。

④阴阳：讲天文、术数之类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卜：龟卜，始于商代，到唐代还有。占：测候阴阳风雨之类。相：看相，相人形貌以定是否富贵。医方：医书药方。族氏：就是氏族，有记载姓氏源流之类的氏族谱。山经：记载大山名岳的书，如《山海经》的《五藏山经》之类。地志：地方志，记载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物产、风俗之类的书。字书：识字用的书。九流：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为九流。百家：诸子百家，“百”形容其多。天人之书：以上既有讲天象，又有讲人事，所以总称之为“天人之书”。⑤浮图：这是“佛陀”的旧译，即指佛。⑥簿：簿籍。书：文书。⑦市井，古代城里指定的商业区。货：财物。注：记载。⑧胡亥：秦始皇的小儿子，后即位称二世皇帝。丞相斯：李斯。中车府令高：宦官赵高，中车府令是管皇帝乘车的官。以上这些都是当时有权势的人物。⑨国人：春秋时国人本专指都城里面的人，是统治阶级的基层力量。这里指秦国的人而言。



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sup>①</sup>。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sup>②</sup>。累拜中书令<sup>③</sup>，与上益狎<sup>④</sup>，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sup>⑤</sup>，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sup>⑥</sup>，上休方罢。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sup>⑦</sup>，相推致，其出处必偕<sup>⑧</sup>。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sup>⑨</sup>。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拭之<sup>⑩</sup>，因

---

①终默不泄：毛颖不会说话，当然“终默不泄”。②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这是说武士很少用笔。③中书令：这个官职到西汉时才有，但写小说可不拘，“中书”在这里是适合书写的意思。④狎（xiá匣）：亲昵。⑤以衡石自程：衡是衡量、称量，石是衡量单位，当时以一百二十斤为一石，程是程限，以衡石自程，就是自己规定每天要看一石即一百二十斤简牍才算够数，当时用的是竹木简牍，所以可称量斤数。⑥烛：本是照明的意思，当时还未用蜡烛，这烛是火炬。⑦绛人陈玄：指墨，唐代绛州（治所在今山西绛县）进贡墨，玄是黑色，墨越陈越好，所以叫陈玄。弘农陶泓：指砚，唐代虢州即弘农郡（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南）进贡砚，这种砚是用陶土烧成的，所以姓陶，砚上有小池以容水，水深叫泓，所以名泓。会（guì贵）稽褚先生：唐时会稽郡（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进贡纸，当时纸是用楮木捣烂浸水制成，“楮”、“褚”音同形近，所以称之为褚先生。⑧出处：出是行动，处是休息。偕（xié鞋），同，一起。⑨以上是第三段，讲毛颖的得宠。⑩拂拭：拂是掸掉灰尘，拭是擦掉灰尘，所以重新起用一个人，也可叫对他的“拂拭”。

免冠谢<sup>①</sup>。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sup>②</sup>，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耶？”对曰：“臣所谓尽心者<sup>③</sup>。”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sup>④</sup>。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sup>⑤</sup>，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sup>⑥</sup>。

太史公曰<sup>⑦</sup>：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sup>⑧</sup>，所谓鲁、卫、毛、聃者也<sup>⑨</sup>，战国时有毛公、毛遂<sup>⑩</sup>。独中山之族，

---

①免冠：冠，帽子。毛笔要套个笔帽以保护笔尖，书写时要去掉笔帽，所以叫“免冠”。②摹画：摹是依样书写，摹画也就是书写。③尽心：毛笔用秃，即笔心长毫的锋芒磨尽，所以叫“尽心”，同时又双关地表示毛颖极尽了他的心力。④终于管城：笔头坏后，仍安在笔管里不会脱落，因此说“终于管城”。⑤散处中国、夷狄：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也用毛笔，所以这么说。⑥以上是第四段，讲毛颖的失宠，及其后裔之能继承先业。⑦太史公曰：《史记》每篇之后都有一段“太史公曰”，发议论或补充点正文所没有顾到讲的事情，韩愈在这里也模仿《史记》的写法。⑧文王之子封于毛：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是文王子毛伯郑所封，所以姓姬。⑨鲁：文王子周公旦的封国。卫：文王子康叔的封国。聃：文王子聃季载的封国。⑩毛公：战国时赵国人，信陵君门客。毛遂：战国时平原君门客，曾自荐立功。

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sup>①</sup>。《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sup>②</sup>。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无闻。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sup>③</sup>！

毛颖这个人，是中山人。他的祖先叫明眎，协助禹治理东方的土地，生养万物有功，因此封在卯地，死后入十二神之列。明眎曾说：“我的子孙是神明的后裔，不好同于一般的生物，出生时应从嘴里吐出来。”以后果真如此。明眎的八世孙叫鬲，相传殷商时住在中山，学得神仙之术，能够在阳光下隐身并驱使鬼物，窃取了姮娥骑上蟾蜍来到月亮里，他的后代就此隐居而不出来做官。住在东郭的

---

①蕃（fán凡）：蕃殖、蕃衍。②《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相传孔子作《春秋》，写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就绝笔不作，原因是这年狩猎捉到一头麟，孔子认为“吾道穷矣”而绝笔，因此这里说非中山毛氏即笔之罪。由此也可看出韩愈并不认为蒙恬是毛笔的发明人。③以上最后一段，补说毛氏世系，并对毛颖的失宠发议论。

叫媯，狡猾而且跑得快，和韩卢比赛本领，韩卢比不赢，发怒，和宋鹊合谋杀掉媯，把他全家剥成肉酱吃掉。

秦始皇时，将军蒙恬南伐楚国，中途在中山停留，准备大规模狩猎来威胁楚国。他叫来左右庶长和军尉，用《连山》来占卦，得到天与人文的卦兆。占卦的祝贺道：“今天所猎获的，是无角无牙，衣褐之徒，缺嘴唇长胡须，只有八窍并且盘足蹲踞，只要其中的毫，写简牍得凭借它，天下将同书，秦国终于到了吞并诸侯的日子。”于是狩猎，包围毛氏家族，拔取其中的豪，把毛颖装上车拉回去，在章台宫献俘，聚集毛颖的家族加以束缚。秦始皇叫蒙恬赐给毛颖汤沐，封毛颖管城，号为管城子，一天天得到亲信宠爱并有权力办事。

毛颖的为人，记闻广博而且机灵敏捷，从结绳时代直到秦朝的事情，没有不经他編集记录的，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的著作，以至佛陀、老子和外国的学说，都知道得十分详尽。还懂得当代的东西，包括官府的簿籍文书，市井的钱货记载，一切听皇上使唤。上起秦始皇和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下到国人，没有人不对他喜欢看重。他还很会迎合人家的心意，有时正直，有

时邪曲，有时巧，有时拙，都因人而异。即使遭到不重视被抛在一边，也能一直沉默下去不对外乱说。只是不喜欢武人，但一旦有请，也及时前往。他多次加官做到中书令，和皇上越加亲昵，皇上还曾叫他“中书君”。皇上亲自处理政事，规定要看完一石才算够数，即使宫女们也不能站在旁边，只有毛颖和拿烛火的经常伺候着，到皇上放手才能退出。毛颖和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和会稽褚先生最友好，互相推重，行动休息必定同在一起。皇上召毛颖，这三位不等受诏就立即一起去，皇上从不曾责怪过。

后来因毛颖进见，皇上将对他有所任用，加以拂拭，毛颖脱掉帽子谢恩。皇上看到他的头发已秃掉，而且书写起来也不能如意，皇上嘻笑道：“中书君老了秃了，已不能为我使用，我曾说你中书，你如今怎么不中书啊？”毛颖回答道：“臣是所谓尽了心的。”于是不再见召，回到他的封邑，老死在管城。他的子孙很多，分散居住在中国、在夷狄，都加上管城的郡望，其中只有住在中山的，能够继承先人的事业。

太史公说：毛氏有两族。一族是姬姓，当年周文王的儿子封在毛，所谓鲁、卫、毛、聃就是，战国时有毛公、毛遂。只有中山一族，不知道源出哪

里，子孙最蕃衍昌盛。《春秋》写成后，这一族波孔子摒弃，不过也不能算他们的罪过。到蒙将军拔中山之毫，秦始皇把他封在管城，才在世上博得声名，而姬姓的毛氏默默无闻。毛颖起初因被俘得进见，终于得到任用，秦吞灭诸侯，毛颖也有功勋。可奖赏不足以报偿他的功劳，老了就被疏弃，秦真是少恩啊！

## 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 公启<sup>①</sup>

启，是古代的一种官文书，用书信的形式向上司陈述政事。由于封建社会等级森严，最讲究上下尊卑之分，这种启本来就不容易写好，更不用说需要在启里和上司争辩什么了。韩愈这个启是宪宗元和五年（810）四十三岁时写给上司东都留守郑余庆的，当时韩愈做河南令，惩办被百姓控告的不法军人，可郑余庆却反要把控告

---

①河南令：唐代设置河南府，下辖河南、洛阳等县，河南、洛阳两县县治都在东都洛阳城内，是所谓京县，京县令在所有县令中品阶最高，是正五品上阶。韩愈任河南令是在宪宗元和五年（810）。留守郑相公：唐代在东都设置留守，是当地的最高长官，一般都得由宰相调任。郑相公就是郑余庆，他在宪宗初年做过尚书左丞同平章事即宰相，所以称相公，元和三年（808）他任检校兵部尚书兼东都留守。

者抓起来，于是韩愈上了这个启向郑余庆  
辨明是非。启里是给郑余庆留面子的，说  
了他一大堆好话，但同时又指出他处理这  
件事是受了将吏们的蒙蔽，最后并以去就  
力争。据记载，韩愈在河南令任上是有能  
力使军人“莫敢犯禁”的，这类启大概也  
多少起了作用。

愈启：愈为相公官属五年<sup>①</sup>，辱知辱爱<sup>②</sup>，  
伏念曾无丝毫事为报答效。日夜思虑谋画，  
以为事大君子当以道<sup>③</sup>，不宜苟且求容悦<sup>④</sup>。  
故于事未尝敢疑惑，宜行则行，宜止则止，  
受容受察，不复进谢，自以为如此真得事大  
君子之道。今虽蒙沙汰为县<sup>⑤</sup>，固犹在相公

---

①愈为相公官属五年：元和元年(806)韩愈在京城任国子博士，郑余庆是国子祭酒；二年(807)韩以国子博士分教东都，郑任河南尹兼知东都国子监事；三年(808)郑任东都留守；四年(809)韩改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五年韩改河南令，五年来一直是郑的下属。②辱：用在这里是作为谦词，作承蒙讲。③大君子：对德高望重者的叫法，这里指郑余庆。④苟且：这里是不按正道的意思。⑤沙汰为县：唐代京官重于地方官，尽管韩愈原任都官员外郎只是从六品上阶，而且还是分司官，但改任正五品上阶的河南令仍要说是沙汰，沙汰就是淘汰。



治下，未同去离门墙为故吏<sup>①</sup>，为形迹嫌疑，改前所为，以自疏外于大君子，固当不待烦说于左右而后察也<sup>②</sup>。

人有告人辱骂其妹与妻<sup>③</sup>，为其长者<sup>④</sup>，得不追而问之乎<sup>⑤</sup>？追而不至，为其长者，得不怒而杖之乎<sup>⑥</sup>？坐军营，操兵守御，为留守出入前后驱从者，此真为军人矣。坐坊市卖饼，又称“军人”，则谁非军人也？愚以为此必奸人以钱财赂将吏<sup>⑦</sup>，盗相公文牒<sup>⑧</sup>，窃注名姓于军籍中<sup>⑨</sup>，以陵驾府县<sup>⑩</sup>。此固相公

---

①门墙：这里指权贵者的门下。故吏：曾经在某人手下做过官的，称为某人的故吏。 ②左右：身边侍候的人，旧社会书信中不直接称对方，而称对方左右侍候之人，以表示尊敬，下文的“左右”也是同样用法。察：体察，理解。以上是第一段，正面表明对待上司郑余庆所持的态度。 ③人有告人辱骂其妹与妻：这第一个“人”大概本应用“民”字，唐人因避太宗御讳世民，常用“人”代“民”。 ④长：这里是长官的意思，韩愈是河南令，对河南县百姓来说是长。 ⑤追：下命令叫来，拘来。 ⑥杖：用杖拷打，《唐律》的《名例》中列杖刑为五刑之一，可杖打六十下到一百下。 ⑦将吏：军中的武官和文职官员，军将和军吏。 ⑧文牒（dié 蝶）：公文、文书。 ⑨注：添加。军籍：记载军人姓名的簿籍。 ⑩府县：指河南府和下属的河南县、洛阳县。

所欲去，奉法吏所当嫉①，虽捕系杖之未过也②！

昨闻相公追捕所告受辱骂者。愚以为大君子为政，当有权变，始以小异，要归于正耳。军吏纷纷入见告屈，为其长者③，安得不小致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④。及见诸从事说⑤，则与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⑥。虽然，岂敢生疑于万一。必诸从事与诸将吏未能去朋党心⑦，盖覆黤黠⑧，不以真情状白露左右⑨。小人受私恩良久，安敢闭蓄以为私恨⑩，不一一陈道？伏惟相公怜察，幸甚幸甚⑪！

---

①嫉：这里是憎恨的意思。②系：捆绑，拘囚。以上是第二段，解释为什么要对这个所谓“军人”者行杖。③长：这里指东都留守郑余庆。④仰疑：仰是抬头的意思，东都留守是上司，韩愈是下对上，所以在“疑”字前加个“仰”。⑤从事：地方高级长官的下属高吏。⑥小人：这里是韩愈自己的谦称，下文的“小人”也是韩愈谦称。乖戾（lì 利）：背离，不一致。⑦朋党：古代称某些为私利而勾结到一起的人为“朋党”，这可不是好字眼。⑧黤黠（yǎn dān掩淡）：黤是深黑色，黠也是深黑色，连在一起用来形容昏暗。⑨白：表白。露：暴露。⑩闭蓄：藏起来。⑪幸甚幸甚：这是旧时书信中的客套话，以表示欣幸之意。以上是第三段，用婉转的语气指出郑余庆受了蒙蔽。

愈无适时才用，渐不喜为吏，得一事为名，可自罢去，不啻如弃涕唾①，无一分顾藉心②。顾失大君子纤芥意③，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挥。愈惶惧再拜④。

愈启：愈做相公的属官已有五年了，承蒙相公赏识爱护，自知没有丝毫可以报答效劳之处。愈日夜思虑谋划，认为对待大君子该凭道义，不能不按正道来博取欢心。因此凡事不敢迟疑，该办理的就办理，该制止的就制止，不论受到相公的包容或查察，都不再进见致谢，自以为这么做才真正合乎对待大君子的正道。如今虽然被沙汰充任县令，可仍在相公管辖之下，不同于离开门墙成为故吏，为了形迹嫌疑，要改变过去的做法，使自己见外于大君子，这本来就不用多说相公自会理解。

百姓控告有人辱骂他的妹妹和妻子，作为长官，能不把这个人拘来讯问吗？拘他不来，作为长官，能不发怒而行杖吗？身在军营里，手持兵器在防御

---

①不啻(chī 翅)：不仅、不止。涕：这里指鼻涕。唾：唾沫。 ②藉(jiè)：凭借，依恋。 ③纤(xiān)芥：极其细小。 ④惶惧再拜：这是旧时书信用在结束处的客套话。惶惧是惶恐、恐惧，意思是怕话说得不合适而紧张恐惧。再拜是向对方敬礼。以上最后一段，以去就力争于郑余庆。

守卫，留守出入时前驱后从的，这才真是军人。坐在坊市卖饼，却又自称“军人”，这样谁不是军人呢？我认为这一定是奸人用钱财贿赂将吏，盗取相公文牒，把姓名偷加进军籍里，来欺压府县。这种人本是相公所要铲除的、守法官吏所最憎恨的，纵使抓住捆起来行杖也没有过错啊！

前几天听说相公反要拘捕控告的百姓。我以为大君子处理政事，要有权变，初看起来好像有点小异同，大体上总不离于正道。军吏们纷纷进见相公诉说委屈，相公作为长官，怎能不稍为表示点帮他们的意思呢？当然不敢因此就对大君子有所怀疑。可见到从事们讲起来，和我小人所仰望信赖于相公的好像不甚一致。尽管如此，仍怎敢对相公产生半点怀疑。这一定是那些从事和将吏未能去掉结党营私的恶习，把问题遮盖得严严的，不把真情实况向相公表白暴露。我小人受相公私恩已久，怎敢把这些想法藏起来暗底里抱怨相公，而不向相公一一陈述呢？希望相公垂怜审察，就极为欣幸了！

愈缺乏处世的才能，对做官已日渐不感兴趣，找到一个名头，可径自罢去，比摔掉涕唾都看得不在乎，决没有一点顾惜依恋之心。只是对有失大君子纤芥之意，则看得如丘山之重。是继续把官做下去还是罢去，一凭相公指挥。愈惶惧再拜。

## 答刘正夫书<sup>①</sup>

书，就是书信。古人的书信一般有两种写法：一种内容很简单，三言两语，把该向收信人说的事情说清楚就可以；再一种则长篇巨制，通过书信向收信人讲道理、发议论或抒写感情。韩愈这封答刘正夫书就属于后者，是刘正夫这位举进士的后辈向韩愈请教如何学做古文，韩愈给予回答，实际上是指导如何做古文的理论文章。韩愈关于古文的理论文章写过好几篇，但有的写得比较抽象，不如这篇答书容易读。据前人考证，这篇答书作于宪宗

---

①刘正夫：是当时任给事中、后来做到刑部侍郎的刘伯刍的小儿子，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上只说刘伯刍有名叫宽夫、端夫、岩夫的三个儿子，有人认为“正夫”可能是“岩夫”之误。

元和六年（811）以后，八年（813）以前，韩愈四十四岁到四十六岁之间，这时韩愈已调回京师任职。

愈白进士刘君足下<sup>①</sup>：辱笺<sup>②</sup>，教以所不及，既荷辱赐，且愧其诚然，幸甚幸甚！凡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sup>③</sup>，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邪？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sup>④</sup>。

有来问者，不敢不以诚答。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sup>⑤</sup>？”必谨对曰：“无难

---

①白：告诉的意思，旧时书信中的常用词。进士：唐代举进士的就称“进士”，和后世考中了才称“进士”不同。足下：古代对对方的敬称，不论口头上或书信里都可用。

②笺(jiān坚)：这里指书信。③先进：指已考中过进士的。

④以上是第一段，表明自己尽管因接待后辈招来谤议，但仍愿意回答刘正夫的提问。⑤易：指文章的用意用字都浅显易解。难：指用字冷僻，造句奇特，文义艰深。

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①！

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②。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③，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今后进之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圣贤人为法者，虽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徒出，必自于此，不自于循常之徒也④。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⑤。有文字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

---

①以上是第二段，指出学做古文的两项原则。②太史公：指司马迁。刘向：西汉后期的大学者，在经学、目录校勘学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文章上也很有成就。

③与世沉浮：随俗俯仰，随波逐流。④循：遵循。⑤因，因袭。

能者也。顾常以此为说耳①。

愈于足下，忝同道而先进者②，又常从游于贤尊给事③，既辱厚赐，又安得不进其所有以为答也。足下以为何如？愈白④。

愈白进士刘君足下：接到来信，指出我所不及之处，既多承赐与，且惭愧我确实如此，真欣幸之至！大凡举进士的人，只要是先进之门，哪有不去的？先进对于后辈，如果见他到来，也怎能不报答他的诚意？来了的就接待，全城士大夫没有不是如此，而我不幸独有喜欢接待后辈的名声，名之所在，诽谤也就随之而来了。

既有来问的，就不敢不真诚回答。有人问道：“做文章应该师法谁？”一定郑重地回答说：“应该师法古代的圣贤人。”再问道：“古代圣贤人所

---

①以上是第三段，指出好的古文要用功深，能自树立而不因循。 ②忝(tiǎn)：和“辱”字的用法相同，也是谦词，可解释为“愧”。 ③贤尊：尊即“尊人”，指对方的父亲，加上“贤”字则更为恭敬，后来多用“令尊”称对方的父亲也是同样的意思。这里的“贤尊”指刘伯刍，刘伯刍当时在门下省任正五品上阶的给事中，所以称“贤尊给事”。 ④以上最后一段，再一次说明为什么要写这封答书。



写的书倒保存着，可文辞都不相同，应该师法谁？”一定郑重地回答说：“师法他们的用意而不师法他们的文辞。”又问道：“文章应该写得易还是应该写得难？”一定郑重地回答说：“没有难易，只要合适就可以。”就是如此回答，并没有一定引导他们这么做而禁止他们那么做啊！

早晚常见的各种东西，人们都不会去注意去细看的，等到发现了希奇的东西，就围观并且议论。文章难道不是这样吗？汉朝人没有不会做文章的，但只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最称杰出。可见功夫下得深的，名声才会广为流传。如果都随波逐流，不有所建树，纵使不见怪于当时，也必然不能流传到后世。足下家里的各种东西，都是有用处的，但所珍视喜爱的，一定是不寻常的东西。君子对待文章，难道不是这样吗？如今后进的人做文章，能够深入探索而尽力汲取，把古代圣贤人作为法则的，虽然不一定都做得合格，但如真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类的人物，一定出在这些人里面，而不会出在遵循寻常世俗之见的人们中间。如果推行圣人之道不用文章就不说了，要用则必然要重视能写文章的，能写文章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能够有所建树、不因袭遵循世俗之见的人。自有文字以来，谁不写文章，但其中保存到今

天的，一定是能够这么做的。我就常这么说的。

我对足下来说，是愧为同道而先进的人，又常和令尊给事往来，既承蒙厚赐，又怎能不倾诉我所知道的来回答足下。足下认为怎样？愈白。

## 贞曜先生墓志铭

墓志起源于西晋时候，在坟墓里埋进一块石板，刻上死者的姓名、籍贯、官职以及父母妻子之类，以免时过境迁后子孙迷失先人坟墓之所在。后来石板定型为正方，上面的文字也写得越来越多，结束时还要加几句押韵的铭文，成为一种文体叫墓志铭，和墓碑碑文一样实际上也是给死者写传记，不过墓志因为面积小，志铭就比碑文要简略些，不必像碑文那样把死者的生平事迹说得过于详尽。但从南北朝到隋唐因为文章习惯写骈体，墓志铭也弄得公式化，韩愈改用古文来写，对公式化墓志铭作了彻底的改革。像这首为好友孟郊撰写的《贞曜先生墓志铭》，就着重写孟郊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以及自己和孟郊

深挚的友情，而对孟郊的生平经历和亲属等只作简要的交代，在结构上变化灵活，不拘老一套的格局，用字造句上也力求创新，弃绝陈句滥调，使本来枯燥无味的墓志铭成为可读的文学作品，这是韩愈在古文运动上的一项成就。这首墓志铭是宪宗元和九年（814）八月韩愈在京师任尚书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时写的，这时他四十七岁。

唐元和九年，岁在甲午，八月己亥①，贞曜先生孟氏卒，无子，其配郑氏以告②。愈走位哭③，且召张籍会哭④。明日，使以钱如

---

①岁在甲午，八月己亥：我国古代用干支纪年、纪日，即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组合起来纪年、纪日，经六十年、六十天轮一转。岁，在这里指“太岁”，岁在甲午，即说这年甲午是太岁。这年八月己亥，是八月二十五日，这是可从陈垣所著《二十史朔闰表》查出来的。②配：配偶，妻，夫人。

③愈走位哭：孟郊死后运到东都洛阳安葬，韩愈在长安做京官，无法赴葬，就在自己家里立了孟郊的灵位，走到灵位前哭吊。④且召张籍会哭：籍愈和张籍相识，是孟郊介绍的，这时张籍也在做京官，所以韩愈通知他来一起哭吊。

东都①，供丧事。诸尝与往来者，咸来哭吊，韩氏遂以书告兴元尹故相余庆②。闰月③，樊宗师使来吊④，告葬期，征铭。愈哭曰：“呜呼！吾尚忍铭吾友也夫！”兴元人以币如孟氏赙⑤，且来商家事，樊子使来速铭⑥，曰：“不则无以掩诸幽⑦。”乃序而铭之⑧。

先生讳郊⑨，字东野，父庭玠⑩，娶裴氏女，而选为崑山尉⑪，生先生及二季鄠、郾而卒⑫。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则见⑬，长而愈

---

①如：前往某地叫“如某地”。②兴元尹故相余庆：即郑余庆，他做过宰相所以叫“故相”，这年他拜检校右仆射兼兴元府（治所在今陕西南郑）府尹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③闰月：我国古代通行农历，三年闰一个月，这年是闰八月，即八月以后再加一个闰八月，也常简称为“闰月”。

④樊宗师：唐代古文家，韩愈的好友，事迹见本书选译的《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这时在洛阳给孟郊料理丧葬。⑤币：这里应解释为钱财、财物。赙（fù付）：出财物帮助人家办丧事叫赙。⑥速：催索。⑦幽：墓穴。⑧序而铭之：这里的“序”是动词，次序死者生平事实的意思。以上是第一段，讲自己如何听到孟郊的死讯，如何撰写这首墓志铭。⑨讳：墓碑、墓志铭上都不能对死者直呼其名，要写出时只能说“讳某”。⑩玠（fēn分）。⑪崑山：今江苏昆山。尉：县尉。⑫季：兄弟中排行靠后的叫“季”。鄠（fēng丰）。郾（yǐng影）。⑬端序则见：端序即“端绪”，“端”是开端，“端绪”是头绪的意思。“端序则见”，即所谓初露头角。

騫①，涵而揉之②，内外完好③，色夷气清④，可畏而亲。及其为诗，刳目铍心⑤，刃迎缕解⑥，钩章棘句⑦，搯擢胃肾⑧，神施鬼设⑨，间见层出⑩。唯其大玩于词⑪，而与世抹杀⑫，人皆劫劫⑬，我独有余⑭。有以后时开先生者⑮，曰：“吾既挤而与之矣⑯，其犹足存邪⑰？”

---

①騫（qiān牵）：飞扬，高举，即超群拔类的意思。

②涵：含，包含一切，这里是学识广博的意思。揉（róu柔）：来回擦搓，这里是融会贯通的意思。③内：这里指内心修养。外：这里指与外界事物的相处，即所谓待人接物。

④夷：平。清：清峻，严肃。⑤刳（guī贵）目铍（shù术）心：刳是刺伤、割伤。铍是长针，针刺。“刳目铍心”也就是刺人心目。⑥刃迎缕解：这是从“迎刃而解”的成语变化出来的。“缕”是丝缕，“缕解”是说像丝缕那样分析得细密。⑦钩章棘句：钩，弯曲。棘，棘刺。这是说章法曲折、造句奇崛。⑧搯擢胃肾：搯，挖出。擢，引出。

“搯擢胃肾”就是今天常说的“动人心弦”。⑨神施鬼设：是说神妙得非人力之所能及。⑩间见层出：间见，迭见。“间见层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层见叠出”。⑪大玩于词：玩，研习。“大玩于词”就是在文词上下了大功夫。⑫与世抹杀（shā杀）：抹杀，就是“抹杀”。“与世抹杀”是说漠视世俗的荣利。⑬劫劫：即汲汲，奔竞貌。

⑭有余：有余裕，从容自得。⑮后时：落后于时势。开：开导。⑯挤：推让。⑰以上是第二段，着重讲孟郊在诗歌上的成就。

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①，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迎侍溧上②。去尉二年，而故相郑公尹河南，奏为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③，亲拜其母于门内④。母卒五年，而郑公以节领兴元军⑤，奏为其军参谋试大理评事⑥。挈其妻行之兴元⑦，次于阆乡⑧，暴疾卒，年六十四。买棺以敛，以二人舆归⑨，酆、郢皆在江

---

①尊夫人：这是指孟郊的母亲，和后世称对方的夫人为“尊夫人”不一样。②溧上：溧阳县以在溧水之北而得名，这里的“溧上”就指溧水边上。③奏：向皇上奏请。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从事是地方高级长官的下属官吏，洛阳是交通要道，所以要设水陆运从事，但从事不算正式的职事官，没有品阶，所以要给一个职事官的名义，给孟郊的职事官协律郎是太常寺的低级官员，正八品上阶，“试”是试用，当然即使非试用，也不用真去太常寺到任。

④亲拜其母：郑余庆亲自去拜见孟郊的母亲，这是给面子的做法。门内：孟郊的家门之内。⑤郑么以节领兴元军：节，是节度使持的节，以显示其权力，兴元军即山南西道节度使所管部队，“以节领兴元军”，即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古雅讲法。⑥参谋试大理评事：参谋是节度使的下属官员，非正式职事官，所以加一个“试大理评事”的名义，大理评事是大理寺下属从八品下阶的官员。⑦挈(qiè切)：带领。

⑧阆(wén文)乡：今已并入河南灵宝。⑨舆(yú余)：车子。

南。十月庚申①，樊子合凡赠赙而葬之洛阳东其先人墓左，以余财附其家而供祀②。

将葬，张籍曰：“先生揭德振华③，于古有光，贤者故事有易名④，况士哉⑤！如曰贞曜先生，则姓名字行有载⑥，不待讲说而明。”皆曰：“然。”遂用之⑦。

初，先生所与俱学同姓简，于世次为叔父⑧，由给事中观察浙东⑨，曰：“生吾不能举⑩，死吾恤其家⑪。”

铭曰：於戏贞曜⑫，维执不猗⑬，维出不

---

①十月庚申：是十月十七日。②以上是第三段，讲孟郊的经历和去世以后的情况。③揭德：立德。振华：华是文采，振华是振起诗道。④故事：旧例，传统的办法。易名：本指赐谥（shì试），古代帝王死后上谥号，将相大臣死后也赐谥，以后就称谥而不再称其名，所以叫“易名”。孟郊官小当然没有赐谥的资格，“贞曜”是所谓私谥。⑤士：这里指道德文章之士。⑥行：生平的德行，“贞曜”的“贞”是坚贞的意思，“曜”是光耀的意思，足表孟郊的德行。⑦以上是第四段，讲给孟郊私谥的事情。

⑧于世次为叔父：世是世系，次是次第，这句话是说孟简和孟郊的亲属关系已极疏远，只是按世系排起来才算孟郊的叔父辈。⑨观察浙东：任浙东观察使，治所在今浙江绍兴。⑩举：扶起来，帮忙尽力的意思。⑪恤(xù序)：周济。以上是第五段，讲家属将得到周济。⑫於戏(wū hū乌乎)：同“呜呼”。⑬执：执持，操守。猗(yǐ椅)：通“倚”，依靠。



觝<sup>①</sup>，维卒不施<sup>②</sup>，以昌其诗<sup>③</sup>。

唐元和九年，岁在甲午，八月己亥，贞曜先生孟氏逝世，没有儿子，由他的夫人郑氏出面报丧。我设了灵位哭吊，并通知张籍来参加。第二天，派人送钱去东都，以备丧葬花用。一些曾和先生有往来的，都来哭吊，我还写信告诉了兴元尹故相郑余庆。闰月，樊宗师派人来吊，通知入葬的日期，要我写墓志铭。我哭着说：“唉！我还忍心给我友写墓志铭啊！”兴元有人送财物去孟家帮助办理丧葬，并商量家事，樊宗师叫他来催索墓志铭，说：“否则就无法埋进墓里。”于是我次序事实写这个铭。

先生讳郊，字东野。父名庭玢，娶裴氏女，后来选授为昆山尉，有了先生和先生的两个小弟郾、郢后去世。先生六、七岁时，已初露头角，长大后越加超群拔类，学识广博而能融会通贯，内心修养和待人处世都已臻美善，态度和平而神气清峻，使人感到既可畏又可亲。到写出诗歌来，则真可刺人

---

①出：付出的，贡献。觝（zī资）：估量。②施：施用。③以上最后一段，是铭文。

心目，叫人有分析透辟之感，加以章法曲折而造句奇崛，动人心弦，神妙非人力所能及之处，层见叠出。这样地在文词上下了大功夫，而对世俗的荣利漠视，人家都汲汲奔走，自己却从容自得。有人开导先生不要落后于时势，先生说：“我既已把荣利推让出去了，还有什么可顾恋呢？”

先生年将五十，才奉母命，来到京师，参加进士科考试，考上了又离去。过了四年，又奉母命来京师，选任为溧阳县尉，迎母到溧上侍奉。罢县尉之任后两年，故相郑公任河南尹，奏请先生为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并亲自登先生门拜母。母去世之后五年，郑公节度兴元军，奏请先生为兴元军参谋试大理评事。先生带了夫人前往兴元，在阆乡停留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买棺木收敛，用二人车送回，鄆、郢两位还都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宗师齐集了赠送助丧的财物，安葬先生到洛阳城东的先人墓旁，剩下的财物给先生家里供祭祀之用。

将要安葬，张籍说：“先生树立德行重振诗道，光辉不减于古人，贤者按照旧例可以易名赠谥，何况道德文章之士！如果赠谥为贞曜先生，则姓和名字之外德行也有着落，这不待讲说大家都可明白。”大家都说：“很对。”就用“贞曜”为谥。

当初，先生有位同学孟简，按世系排起来是先生的叔父辈，由给事中出任浙东观察使，说：“先生生前我不能尽力，死后我要周济他家。”

铭曰：呜呼贞曜先生，讲究操守不事依傍，一生贡献不可估量，虽然终于不见施用，却使他的诗歌盛昌。

##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这是同在宪宗元和九年（814）韩愈四十七岁时撰写的另一首墓志铭，志的是号称“天下奇男子”的王适。王适此人的特点是“好读书”，“怀奇负气”，不肯考科举而要另闯一条出路，却在诸公贵人面前碰了壁，应特开的直言科又因“对语惊人”而不被录取，蓄意叛乱的节度使卢从史想用他被他严拒，好不容易跟上一位李惟简在凤翔干了些除弊安民的善政，却又辞去入阆乡南山不再出仕。韩愈在墓志里就着重写他这一连串奇事，生动地描绘出一位有才气的读书人在封建社会里如何不得志。另外，王适的岳父也是一位“奇士”，因此韩愈在记述王适家世亲属时把他夹写进去，并且用了相当篇幅描写王

适用计骗取他许亲的故事，这种行文的方法和《史记》某些列传颇有神似之处。

君讳适，姓王氏。好读书，怀奇负气①，不肯随人后举选。见功业有道路可指取，而名节可以戾契致②，困于无资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诸公贵人③，借助声势。诸公贵人既志得，皆乐熟软媚耳目者④，不喜闻生语⑤，一见，辄戒门以绝⑥。

上初即位⑦，以四科募天下士⑧。君笑曰：“此非吾时邪？”即提所作书，缘道歌吟，趋直言试。既至，对语惊人，不中第，

---

①负气：恃其意气，不肯屈居人下。 ②戾（lì）契（qì）致：戾在这里是乖戾，即不循正轨办法，契在这里应作“刻”讲，“契致”即刻意求取，“戾契致”即不循正轨来求得。 ③干：干求，走门路乞求人家帮助。 ④熟软媚耳目：奉承迎合，娱耳悦目。 ⑤生语：生僻奇特的话。

⑥门：门上看门的人。以上是第一段，指出王适的特点是“怀奇负气”，讲他在诸公贵人前碰壁。 ⑦上：皇上，指唐宪宗。 ⑧四科：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军谋弘远堪任将帅科，共四种临时特开的科目，王适认为这就是“功业有道路可指取，而名节可以戾契致”的时机，所以他应了其中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

益困①。

久之，闻金吾李将军年少喜事可撼②，乃踏门告曰③：“天下奇男子王适，愿见将军白事。”一见，语合意，往来门下。卢从史既节度昭义军④，张甚⑤，奴视法度士，欲闻无顾忌大语。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钩致⑥。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⑦。”立谢客。李将军由是待益厚，奏为其卫胄曹参军，充引驾仗判官⑧，尽用其言。将军迁帅凤翔⑨，君随

---

①以上是第二段：讲王适应直言科又碰壁。②金吾李将军：即李惟简，是安禄山党羽李宝臣的小儿子，但倒能忠于唐皇室，宪宗元和初年任左金吾卫大将军，所以叫“金吾李将军”。左金吾卫是唐十六卫之一，负责京城的治安，卫的大将军是正三品高级武官。撼：动摇，这里是说动人家的心。③踏：较多的本子作蹠（jī瘠），但蹠是用小步子走路的意思，和王适的性格不合，有的本子作“踏”是对的，今据改正。④卢从史：当时任昭义军节度使（治所在今山西长治），蓄意叛乱，在元和五年（810）被诱擒，贬逐岭南死去。⑤张（zhàng涨）：张狂，骄纵。⑥钩致：像用钩钓鱼一样地招人家去，即勾引招致的意思。⑦狂子：狂妄的家伙。是骂卢从史。⑧胄曹参军充引驾仗判官：胄曹参军，诸卫都有，是正六品下阶的职事官。判官，则不是正式的职事官，但很有实权。王适做的判官是管引驾仗的，这引驾仗就是金吾卫所管的皇帝仪仗队。⑨将军迁帅凤翔：李惟简调任凤翔陇右节度使（治所在今陕西凤翔），节度使是一方统帅所以可叫“帅”，这里的“帅”则是动词，说去做某地的节度使。

往，改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观察判官①，栝垢爬痒②，民获苏醒③。

居岁余，如有所不乐，一旦载妻子入阌乡南山不顾。中书舍人王涯、独孤郁、吏部郎中张惟素、比部郎中韩愈日发书问讯④，顾不可强起，不即荐。明年九月疾病⑤，舆医京师，某月某日卒⑥，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长安县界中⑦。

曾祖爽，洪州武宁令⑧。祖微，右卫骑曹

---

①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观察判官：这里只有观察判官是实职，颇有权势，但又非职事官，所以加上从八品下阶的大理评事和正八品上阶的监察御史两个职事官虚衔。②栝(zhì质)垢爬痒：栝垢，梳去头发里污垢，爬痒是搔痒，是除弊安民的意思。③以上是第三段，讲王适拒绝卢从史，在李惟简处出力。④中书舍人王涯、独孤郁：中书舍人是中书省下属的正五品上阶官员，王涯后官至宰相，为宦官所杀。独孤郁后官至从四品上阶的秘书少监。吏部郎中张惟素：吏部郎中是尚书省吏部下属的从五品上阶官员，后官至正四品上阶吏部侍郎。⑤疾：生病。病：疾甚叫“病”，也就是通常所说病得很厉害。⑥某月某日卒：这应是韩愈写墓志铭时不知道王适的确切死期，只好空着，以后也未填补；前人文集中的墓碑、墓志常有这种情况。⑦京城西南长安县界中：唐代京城包括郊区分东西两半，西为长安县，这里是指长安县郊区的西南角。以上是第四段，讲王适的隐居和去世。⑧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武宁：洪州属县，今江西武宁。

参军①。父嵩，苏州昆山丞②。妻上谷侯氏，处士高女③。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师④，世莫能用吾言，再试吏，再怒去，发狂投江水。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⑤：“吾以齟齬穷⑥，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曰：“吾求妇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妁⑦：“吾明经及第⑧，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妁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耶？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妁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⑨，我袖以往，翁

①右卫骑曹参军：右卫也是唐十六卫之一，骑曹参军是所属正六品下阶官员。②苏州：治所在今江苏苏州，昆山是其属县。③上谷：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易县，韩愈写此墓志时已改名易州。处士：古代不做官的叫处士。④自方阿衡太师，商汤时伊尹为阿衡（阿衡，相当于宰相的大官），周武王时吕望为太师，这是说侯高以伊尹、吕尚自比，方就是“比”的意思。⑤惩：这里作吸取教训讲。⑥齟齬（jǔ yǔ举语），上下齿不配合，意见不合的意思。⑦谩（mǎn瞒）：欺骗。媒妁（yù玉）：媒婆。⑧明经及第：明经科在唐代的地位仅次于进士科，明经及第和进士及第一样再经吏部考试就可以做官。⑨一卷书粗若告身者：告身是当时做官的任命文书，文官由吏部颁发，武官由兵部颁发，是卷子形式，而当时的书也是卷子形式，因此可用一卷和告身差不多的书来冒充。



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与女与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岁夭死，长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sup>①</sup>，其季始十岁<sup>②</sup>。

铭曰：鼎也不可以柱车<sup>③</sup>，马也不可使守闾<sup>④</sup>。佩玉长裾，不利走趋<sup>⑤</sup>。只系其逢，不系巧愚。不谐其须，不衔不祛<sup>⑥</sup>。钻石埋辞，以列幽墟<sup>⑦</sup>。

君讳适，姓王氏。生平喜欢读书，怀抱奇才而

---

①亳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县。永城：亳州属县，今河南永城。挺（tǐng挺）。②以上是第五段，讲王适的先世、亲属以及他岳父的奇事。③鼎：先秦时贵族用的饮食器，青铜铸造，高贵的有所谓“重器”之说，这里用来比喻有大本领的人。柱：同“拄”，支撑。④闾（lǘ驴）：古代里巷的大门叫“闾”。⑤佩玉长裾（jū居），不利走趋：古代贵族身上要挂一串玉，叫“佩玉”，还要穿上长前襟的袍子，叫“长裾”，走趋，就是快走，是侍候人的姿态，佩玉长裾的人当然不用走趋，也不便于走趋。⑥不谐（xié协）其须，有衔不祛（qū区）：谐是调和，衔是含住，祛是摆脱，这里是施展出去的意思，这两句是说不符合人家的需要，有才能也只能深藏起来无从施展出去。⑦幽墟：墓穴，因为押韵用了个“墟”字。以上最后一段，是铭文。

负气不肯屈居人下，不愿跟在人家后面去应举选官。看到功名事业可从另外的道路获取，声名节概也可循非正轨的办法求得，只是由于缺少资格地位，无法单凭自己的力量出头，就干求诸公贵人，想借助他们的声势。但诸公贵人既已得志，都喜欢奉承迎合娱耳悦目的东西，不爱听生僻奇特的言论，一见之后，就告诫门上不让再来。

今皇上初即位，开四科来招募天下才士。君笑道：“这不是我的机会来了吗？”就提起所写的书，沿路唱着歌，赶去应直言科考试。到达后，对答问题所说的话叫人吃惊，没有中试，弄得越加困顿。

过了好久，听说金吾卫的李将军年轻好事可以说动，就踏上门告知说：“天下奇男子叫王适的，想见将军谈事情。”一见面，谈得很合拍，就常往来门下。当时卢从史已节度昭义军，十分张狂，讲法度循规蹈矩的人看不入眼，只想听无顾忌的大话。有人报告了君的生平，就立即派人勾引招致。君说：“这种狂妄家伙不足与共事。”立即把来人回绝掉。李将军由此更加厚待，奏为本卫的胄曹参军充引驾仗判官，对君言听计从。李将军迁任凤翔节度，君跟着去，改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观察判官，除弊安民，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在凤翔一年多，好象又有什么不愉快，有一天突然用车子装上妻儿到阆乡县的南山里住下再不回头。中书舍人王涯、独孤郁、吏部郎中张惟素，比部郎中韩愈接连去信问候，只是无法勉强君出仕，没有忙于推荐。第二年九月君病重，用车子送到京师医治，某月某日逝世，得年四十四岁，十一月某日葬于京城西南长安县界中。

君曾祖爽，洪州武宁县令。祖微，右卫骑曹参军。父嵩，苏州崑山县丞。妻上谷侯氏，处士侯高之女。侯高本是奇士，自比阿衡、太师，认为当世没人能听用他的建议，两次考选官吏，两次生气离去，发疯跳到江水里。当初，处士准备嫁女，吸取教训道：“我因与世俗不合落到十分穷困的地步，只有一个女儿得爱怜，必定要嫁个做官的，不给一般凡俗人。”君自思道：“我找合适的女方已找好久了，只有此翁合我心意，而且听说他的女儿也很贤德，不能错过机会。”就欺骗媒婆说：“我明经及第，很快考选，就是个做官的，侯翁的女儿正好准备出嫁，如能叫侯翁把女儿许给我，我要送百金谢你。”媒婆答应，同意向侯翁讲。侯翁说：“真是做官的吗？拿文书来看。”君没有办法对媒婆说了真话。媒婆说：“不用着急，侯翁是大人君子，不会疑心人家欺骗自己，找一卷和告身差不多的

书，我塞在衣袖里前去，侯翁见到，未必就要取出来细看，请相信我让我去试一下。”侯翁远远看到文书塞在衣袖里，果真信而不疑，说：“行了！”把女儿嫁给了王家。生了三个孩子，一男二女，男的三岁就夭折，大女儿嫁给亳州永城县尉姚佺，小女儿才十岁。

铭曰：鼎啊不能用来柱车，马啊不能叫它守间。佩玉长裾的人，不利于前走后趋。只系于遭逢，不系于巧愚。不符合需要，有才能也只能深藏起来不能施展出去。钻开石头埋进铭辞，陈放在幽墟。

## 蓝田县丞厅壁记<sup>①</sup>

唐代的官员有这样一种习惯，在他们办公的官厅墙壁上题写他们的姓名，这样一任任题上去，题得多了还要请会做文章的写上一篇厅壁记。这种厅壁记可以发议论，寄感慨，往往表达出作者的见解抱负，揭示了政治上的利弊得失以资鉴诫。这篇《蓝田县丞厅壁记》，是宪宗元和十年（815）韩愈四十八岁任考功郎中知制诰时为县丞崔立之写的<sup>②</sup>。崔立之是黜官后来蓝田的，在县丞任上又处处受到牵制，一切无法展布。于是这篇《厅壁记》就由此着笔，重点讲了这种县丞形同虚设

---

<sup>①</sup>蓝田：在长安南边，今陕西蓝田。 <sup>②</sup>崔立之：字斯立，本文称字所以说崔斯立。

的怪现象，并分析了形成这种怪现象的原因。文笔畅达，描绘县吏乘机弄权的举动口吻尤为传神，这是韩愈特有的本领。

丞之职所以贰令<sup>①</sup>，于一邑无所不当问。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职<sup>②</sup>。丞位高而逼<sup>③</sup>，例以嫌不可否事。文书行，吏抱成案诣丞，卷其前<sup>④</sup>，钳以左手<sup>⑤</sup>，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sup>⑥</sup>，平立<sup>⑦</sup>，睨丞曰<sup>⑧</sup>：“当署。”丞涉笔占位署惟谨<sup>⑨</sup>，目吏问可不可。

---

①贰(èr二)：副职。 ②主簿、尉乃有分职：主簿主管文书簿籍，尉主管治安，各有其职守。 ③丞位高而逼：逼是迫近、侵迫的意思。唐代的县分等级，按等级定县里官员的品阶，蓝田县属于京北管辖，叫畿(jī机)县，县令正六品下阶，县丞从八品下阶，主簿正九品上阶，县尉正九品下阶，县丞的地位仅次于县令，所以叫“位高”(并非真的位高)，又因是县令的副职，弄不好会侵犯县令的职权，所以叫“位高而逼”。 ④卷其前：当时的文书是卷子形式，“卷其前”，是把前面的正文卷起来不让县丞看。 ⑤钳(qián前)：夹住，这里当解释为握住。 ⑥雁鹜(wù误)行以进：雁飞翔时排着队，所以古人把排队叫“雁行”，鹜是鸭子，是韩愈随手加进去的，是说象雁和鸭子那样排着队依次向前。 ⑦平立：平是平等对待，县吏本应对长官县丞十分恭顺，但在这里却很随便地站在县丞面前，所以叫“平立”。 ⑧睨(nì腻)：斜视。 ⑨占位署：在空着让署名的地方署上。

吏曰“得”则退，不敢略省<sup>①</sup>，漫不知何事。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谚数慢<sup>②</sup>，必曰丞，至以相訾警<sup>③</sup>。丞之设岂端使然哉<sup>④</sup>！

博陵崔斯立<sup>⑤</sup>，种学绩文<sup>⑥</sup>，以蓄其有，泓涵演迤<sup>⑦</sup>，日大以肆<sup>⑧</sup>。贞元初，挟其能，战艺于京师<sup>⑨</sup>，再进，再出于人<sup>⑩</sup>。元和初，以前大理评事言得失黜官，再转而为丞兹邑。始至，喟曰<sup>⑪</sup>：“官无卑，顾材不足塞职<sup>⑫</sup>。”即噤不得施用<sup>⑬</sup>，又喟曰：“丞哉！

---

①省(xǐng醒)：察看，查看。②谚(yàn艳)：谚语，俗语。数(shǔ暑)：数到，讲到。慢：这里是无关紧要的意思。③訾警(zǐ āo紫熬)：这两个字都作诋毁讲，在这里连用是取笑打骂的意思。④端：本意。以上是第一段，讲县丞的形同虚设。⑤博陵：今河北定县。博陵崔氏原是北方的高门世族，但在唐代这些高门世族已无经济政治上的特权，要想上进只有考科举。⑥种：种植。绩：同“积”。⑦泓：水深。涵：包容。演：长流。迤(yǐ以)：延伸。⑧肆：这里是显露的意思。⑨战艺：以文艺和人竞争，即考试。⑩再出于人：各种版本都作“再屈于人”，但崔立之在德宗贞元四年(788)中进士科，六年(790)中博学宏词科，不能说是“再屈于人”，有人说“屈”应是“出”字之误，即再次出人头地，今据以改正。⑪喟(kuì愧)：叹息。⑫塞职：尽职，不是今天所谓敷衍塞职的“塞职”。⑬噤(jìn禁)：闭口不敢说话。

丞哉！余不负丞，而丞负余。”则尽枿去牙角①，一蹶故迹②，破崖岸而为之③。丞厅故有记，坏漏污不可读。斯立易桷与瓦④，墁治壁⑤，悉书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墙巨竹千挺⑥，俨立若相持，水泠泠循徐鸣⑦。斯立痛扫溉，对树二松，日哦其间⑧。有问者，辄对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⑨。”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⑩。

县丞的职责是要充当县令的副手，对县里的事情没有不该过问的。令、丞以下有主簿、尉，主簿、尉才有分工专职。但县丞的官位比较高容易侵

---

①枿(niè聂)其牙角：枿是嫩枝，枿其牙角，是说把牙和角变得跟嫩枝一样，也就是收敛锋芒。②一蹶(niè聂)故迹：蹶是跟踪，故迹是过去的脚印，是说一概遵照老规矩。③破崖岸：崖岸是严峻不可侵犯的意思，破崖岸，就是改变这种态度。④桷(jué觉)：方的椽子。⑤墁(màn慢)：同“慢”，本是涂墙的工具，这里作为动词用，即涂墙。⑥挺(tǐng挺)：植物的梗子，这里作“竿”讲。⑦泠(líng)泠：水流声。除：阶除，房屋的台阶。⑧哦(é俄)：吟哦，一般都用作吟诗。⑨以上是第二段，讲县丞只能无所作为。⑩这是全文的结束，署上作者的官衔姓名。



犯县令的权力，为避嫌起见对事情照例不加可否。要行文书时，县吏们抱上已办好的案卷到县丞处，案卷的前面一大段紧卷着，用左手握住，右手拉着卷子的末端，依次向前，很随便地站在面前，斜着眼睛对县丞说：“要署名。”县丞蘸了笔在空着的地方规规矩矩地署上，看着县吏问行不行，县吏说声“行”就退出，县丞不敢稍为查看一下，茫茫然不知道什么内容。官位虽高，权势反在主簿、县尉之下。俗语说到无关紧要的人时，一定都说是县丞，甚至以此来互相取笑打骂。设置县丞的本意难道就是这样啊！

博陵崔斯立，在学问文章上苦下功夫，不断积累充实，博雅通贯之余，日渐头角显露。贞元初，凭他的本领，到京师竞艺，再次应试，再次中选。元和初，因在大理评事任上议论政治得失被贬官，再次调动到这里来做县丞。刚到任时，叹息道：“官无所谓卑小，只怕没有本领尽不了职。”不久弄得闭口不敢说话无法施展，又叹息道：“丞啊！丞啊，我没有辜负丞，是丞辜负了我。”于是收敛锋芒，一遵陈规，破除崖岸来做这个县丞官。丞厅里本来有壁记，房屋毁坏漏雨已污损无法认读。斯立换上椽子和瓦，涂刷墙壁，把以前历任县丞的姓名写在上面。庭院里有四排老槐，靠近南墙有上千竿

大竹，俨然对立好象互不相下的样子，水泠泠地沿着台阶流过去。斯立彻底清扫灌溉，对着种上两棵松树，天天在这里吟诗。有事问他，随口回答道：“我正有公事，你姑且先回去。”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撰。

## 唐故监察御史卫 府君墓志铭<sup>①</sup>

我国古代统治阶级中有服食金石丹药的事情，认为金石等矿物既坚固不易损坏，人吃了金石烧炼的丹药也就会变得象金石那样长生不老。这种事情早在秦汉时代就有了，魏晋时更成为士大夫的时髦风尚，当然是吃了毫无效果，不仅长不了生，弄得不好还会中毒送命。可到了唐代仍有些人执迷不悟，韩愈所写这首《卫府君墓志铭》的卫府君卫中立，就是这样一位人物。韩愈和卫中立的弟弟卫中行是朋友，写这篇墓志铭时自然得为死者留点面

---

①府君：本是汉代对郡的长官太守的尊称，后来即使没有当过太守或相当于太守职位的人，在他的墓碑或墓志上也都可通称为“府君”。

子，但仍写出死者迷信烧炼至死不肯回头的情态，含蓄地批判了这种愚蠢的行为。象这种对死者不隐讳其缺点毛病，只有在韩愈写的墓志铭里能见到，后人写起来就几乎一律隐恶扬善了。这也可说是韩文的一个进步面。韩愈写这首墓志铭是在宪宗元和十年十二月（816），当时他四十八岁，在京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

君讳中立，字退之<sup>①</sup>，中书舍人、御史中丞讳晏之子，赠太子洗马讳濬之孙<sup>②</sup>。家世习儒学词章，昆弟三人<sup>③</sup>，俱传父祖业，从进士举。君独不与俗为事，乐弛置自便<sup>④</sup>。父中丞薨既三年<sup>⑤</sup>，与其弟中行别，曰：

---

①君讳中立，字退之：多数版本作“君讳某，字某”，但韩愈写墓志铭时不可能连死者名字都不知道，何况他和死者弟弟是朋友，有个本子作“讳中立，字退之”是对的，下面“讳晏”“讳濬”也是根据这个本子填补的。②太子洗马：从五品下阶的东宫官员。③昆弟三人：卫家兄弟是之立、中立、中行，是否还有一人已不清楚。④弛（chí迟）置：弛是松散，置是废置，弛置就是闲散。以上是第一段，讲卫中立的家世和他的习性。⑤薨既三年：古代儿子要为父亲服三年之丧（实际是二十七个月），所以“薨既三年”后才能外出活动。

“若既克自敬勤<sup>①</sup>，及先人存，趾美进士<sup>②</sup>，续闻成宗<sup>③</sup>，唯服任遂功为孝子在不怠<sup>④</sup>。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贲<sup>⑤</sup>。我闻南方多水银、丹砂，杂他奇药，爇为黄金<sup>⑥</sup>，可餌以不死<sup>⑦</sup>。今于若丐我<sup>⑧</sup>，我即去<sup>⑨</sup>。”

遂逾岭阨<sup>⑩</sup>，南出。药贵不可得，以干容帅<sup>⑪</sup>，帅且曰<sup>⑫</sup>：“若能从事于我，可一日具。”许之，得药，试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药终不能为黄金。而佐帅政成，以功再迁监察御史<sup>⑬</sup>。帅迁于桂<sup>⑭</sup>，从之。帅坐事免，

---

①若：这里作“你”讲，后面的“若”字也如此。

②趾美进士：趾美就是踵美、继美，是说也象先人一样考上了进士。③续闻成宗：续是继续，闻是令闻、好名声，宗是宗族，是说继承先人的好名声以荣光宗族。

④服任：做官。遂功：博取功名。⑤贲(shì世)：赦免。⑥爇(āo凹)：放在火里煨烤，这里就是烧炼的意思。

⑦餌(ěr耳)：吃。⑧丐：给予。⑨以上是第二段，讲卫中立立志南行烧炼。

⑩岭：指五岭山脉。阨(ài碍)：通“隘”，险要，关塞。

⑪容帅：指容管经略使房启，容管经略治所在今广西北流。

⑫且(jū居)：次(zī资)且，犹豫，迟疑。

⑬监察御史：这当然也是虚衔性质。

⑭帅迁于桂：指宪宗元和九年(814)房启调任桂管观察使，桂管观察治所在广西临桂。

君掇其治①，历三时②，夷人称便③。

新帅将奏功，君舍去。南海马大夫使谓君曰④：“幸尚可成，两济其利⑤。”君虽益厌，然不能无万一冀，至南海，未几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某⑥。

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归葬河南某县某乡某村附先茔⑦。于时中行为尚书兵部郎⑧，号名人，而与余善，请铭⑨。

铭曰：嗟惟君，笃所信。要无有⑩，弊精神。以弃余，贾于人⑪。脱外累，自贵珍⑫。讯来世⑬，述墓文⑭。

---

①掇：代理。 ②三时：三个季度。 ③夷人：指当地的少数民族。以上是第三段，讲卫中立在容、桂两地的活动。 ④南海马大夫，指岭南经略使马总，岭南经略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至于称马总为“大夫”，大概是因为他有个御史中丞的官衔，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长官御史大夫的副手。因此也可混称之为“大夫”。 ⑤两济其利：烧炼出的黄金由卫中立和马总两家分享。 ⑥以上是第四段，讲卫中立死于南海。 ⑦茔(yíng营)：墓地。 ⑧尚书兵部郎：尚书省的兵部郎中，从五品上阶。 ⑨以上是第五段，讲撰铭缘起。 ⑩要：应该是。 ⑪贾(gǔ古)：出售，这里指给人效劳。 ⑫自贵珍：自己珍惜保重。 ⑬讯：告。 ⑭以上最后一段，是铭文。

君讳中立，字退之，中书舍人、御史中丞讳晏之子，赠太子洗马讳濬之孙。家庭世代学习儒学词章，兄弟三人，都能继承父祖的事业，举进士。君独不与闻世俗之事，喜欢闲散自便。

父中丞死后已三年，君向其弟中行告别，说：“你已能自敬自勤，在先人健在时，象先人一样考上了进士，继承先人的好名声以荣光宗族，就得专心仕宦以博取功名成其为孝子。我自恨已来不及，即使现在博得了，也不足以免不孝之罪。我听说南方多水银、丹砂，加上别的奇药，烧炼成黄金，可吃了不死。如今请你同意，我马上前去。”

于是越过五岭关塞，到了南方。药价贵买不起，就找上容帅，帅迟疑道：“你能给我办事，可以给你提供一天的药料。”同意了，弄来了药，按照方子试验，没有效应，君说：“方子很对，是我烧炼得不到家。”留上三年，药终于烧不成黄金。但辅佐容帅很有成绩，因功一再升迁得了个监察御史的官职。帅调任桂管，君随同前往。帅因事被罢免，君代理职务，经历三个季度，颇得当地少数民族称颂。

新任桂帅来到将为君请功，君辞掉不干。南海

马大夫派人对你说：“也许还能炼成黄金，我们两家分享好处。”君虽已颇厌倦，但还希冀于万一，到了南海，不多久竟死去，得年五十三岁。子名某。

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归葬到河南某县某乡某村先人墓地旁边。当时卫中行任尚书兵部郎，有名人之称，和我友好，请我撰写志铭。

铭曰：唉只有君啊，不改变所信。其实该是虚幻的，可耗费了精神。以君自弃之余，效劳于人。摆脱外边的牵累吧，珍重你自身。为了告诫来世，撰写了这篇墓文。



## 论佛骨表

表，是古代臣下呈上皇帝的一种章奏。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韩愈五十二岁所上的《论佛骨表》，在历代数以万计的表中要算是有光辉有影响的大文章。所谓佛骨，是藏贮在凤翔法门寺里的一根传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指骨<sup>①</sup>，唐

---

①凤翔法门寺：凤翔是府，府治即今陕西凤翔，法门寺则在凤翔府属的扶风县，即今陕西扶风。现在的寺和塔是后人重建的，但1987年在已倒塌的塔下面发现唐代的地宫，地宫里不仅真保存着所谓佛指骨，更宝贵的还充满了金银、琉璃、陶瓷制作的用器和法器，以及已经残损的高贵衣饰和其他丝织品，都是唐代的遗物，其中大多数是唐懿宗御赐的，有的金器上还刻着当时给皇家制作器物的“文思院”的铭文，这是我国考古上的一次空前大发现，现已公开展览并出版了图册。

朝人说每过三十年把它请出来一次，就可“岁丰人泰”。这时宪宗要把它请进京城里来，还要迎进皇宫，然后送到大寺院里让官僚百姓供养，这当然是一件劳民伤财的无意义举动。韩愈当时身为刑部侍郎，本可对此抱事不关己的态度，可他竟勇敢地上了这个表来劝谏，说明他确能将《原道》里提出的理论付诸行动，不是言行不一的懦夫。当然，扫了宪宗的兴，结果是很不美妙的。宪宗对表里所说的“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特别生气，要把韩愈处死，亏得大臣亲贵们解救，才从宽远贬到潮州去当刺史。表文气势雄伟，说理透辟，实际上是一篇精采的论说文章，公认为韩文中的名作。

臣某言<sup>①</sup>：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sup>②</sup>。  
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sup>③</sup>。

---

①臣某言：这是表文开头的规定格式，原本应作“臣愈言”。 ②夷狄：当时对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和外国都称之为夷狄，释迦牟尼是印度次大陆迦毗罗卫城净饭王的王子，后出家创立佛教，所以韩愈也把他列入夷狄之中。 ③以上是第一段，明确佛教是夷狄之法，上古所未有。

昔者黄帝在位百年<sup>①</sup>，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sup>②</sup>，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十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sup>③</sup>，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sup>④</sup>。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sup>⑤</sup>。

汉明帝时<sup>⑥</sup>，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

---

①黄帝在位百年：古人把黄帝和颛顼、帝喾、尧、舜合称五帝，其实都是神话传说中人物，本文所说黄帝以及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汤的在位年数和年龄，都是根据魏晋间皇甫谧（mì密）撰写的《帝王世纪》，其实我国古代纪年可考者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帝王世纪》里的这些年份都是编造出来的，不足置信，但韩愈及其同时人是信以为真的。②少昊（hào号）：神话传说中人物，后人把他当成黄帝、颛顼之间的古帝。③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这是根据《书·无逸》说的，太戊是汤的第四代孙，武丁是汤的第十代孙。④穆王在位百年：这是根据《书·吕刑》说的，周穆王是文王的第五代孙。

⑤以上是第二段，指出佛法未入中国的帝王长寿。⑥汉明帝：光武帝子，东汉第二代皇帝。

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①。宋、齐、梁、陈、元魏已下②，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③，宗庙之祭，不用牲牢④，昼日一食，止于菜果⑤，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⑥，国亦寻灭⑦，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⑧。

高祖始受隋禅⑨，则议除之⑩。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

---

①运：国运。祚（zuò 做）：这里当解释为皇位。 ②宋、齐、梁、陈：南北朝时南朝的四个朝代。元魏：北魏，皇室本是鲜卑拓拔氏，后改姓元，所以可称为元魏。 ③前后三度舍身施佛：梁开国皇帝梁武帝在位后期三次到同泰寺舍身为僧，由他的儿子大臣出钱赎回。 ④牲，牲口。牢：古人称牛为太牢，羊和猪为少牢。 ⑤昼日一食，止于菜果：佛教徒过了中午便不能再进食，平时食品也只能吃蔬菜、果实。 ⑥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侯景本是北朝东魏的大将，降梁后又叛乱，打进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自称皇帝，梁武帝被囚禁在政府机关所在地台城，被断绝饮食饿死。 ⑦寻：这里作“不久”讲。 ⑧以上是第三段，指出信佛后帝王反运祚不长。 ⑨受隋禅：唐高祖太原起兵打入关中攻占长安，假意先立隋炀帝孙杨侑（yòu 又）为帝，不久叫他禅位给自己。 ⑩议除之：高祖准备裁汰僧、尼、道士、女道士，后未能实行。

恨焉①。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②，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③。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④？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昇入大内⑤，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⑥，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⑦，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

---

①以上是第四段，抬出本朝的开国皇帝高祖来，说高祖本就主张抑佛。 ②睿（ruì锐）圣文武皇帝：宪宗生前臣下所上的尊号。 ③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宪宗在位时把不服从中央的节度使统统打平是事实，但说数千百年来未有伦比，则是故意给他捧场。 ④恣（zì自）：放纵。以上是第五段，说宪宗初即位时也想抑佛。 ⑤昇（yú于）：抬。大内：皇帝所住的地方叫“大内”，当时是大明宫。 ⑥徇（xùn训）：曲从。 ⑦天子大圣：唐代本称皇帝为“圣人”。

身命？”焚顶烧指<sup>①</sup>，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sup>②</sup>。若不即加禁遏<sup>③</sup>，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sup>④</sup>。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sup>⑤</sup>！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sup>⑥</sup>，礼宾一设<sup>⑦</sup>，赐衣一袭<sup>⑧</sup>，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sup>⑨</sup>，岂宜令入宫禁<sup>⑩</sup>？

---

①焚顶烧指：焚烧头顶，烧去一个手指，是用肉体来供养佛的种种愚昧行为。 ②业次：次也就是“业”，业次就是职业。 ③禁遏（è饿）：遏是抑止，禁遏就是禁止。 ④断臂脔（luán 峦）身：脔是把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这种供养的办法更有生命危险。 ⑤以上是第六段，指出如今迎佛骨为弊政。 ⑥宣政：宣政殿，在皇帝居处的大明宫正殿含元殿后面。 ⑦礼宾：礼宾院，接待外宾的官署。设：设宴。

⑧袭：全套衣服叫“袭”。 ⑨凶秽之余：古人认为死人骸骨是不祥之物，又不干净，所以说佛指骨为“凶秽之余”，“余”是残余的意思。 ⑩宫禁：皇宫警卫森严，所以叫“宫禁”。以上是第七段，讲即使佛本身前来也不能让他惑众。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sup>①</sup>。”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sup>②</sup>，祓除不祥<sup>③</sup>，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sup>④</sup>。

无任感激恳悃之至<sup>⑤</sup>，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sup>⑥</sup>。

臣某言：臣以为佛这种东西，只是夷狄的一种道术而已。从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时候不曾有过。

---

①敬鬼神而远之：这句话见于《论语·雍也》。②巫祝：巫在春秋时称“祝史”，这里的“巫祝”也就是“巫”。桃：是桃树枝，古人认为鬼怕桃树。茢（liè 列）：是扫帚，可扫除污秽。③祓（fú 弗）除：古代除灾去邪的一种仪式。

④以上是第八段，提出将佛骨投之水火的建议。⑤悃（kǔn 捆）：真心诚意。⑥诚惶诚恐：确实惊慌，确实恐惧。以上最后一段，是表在结束处的套话。

从前黄帝在位一百年，得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得年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得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得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得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禹，都得年一百岁。这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中国并没有佛。以后殷汤也得年一百岁；汤的子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古书古史上没有说他们的年寿的终极，从在位的年数来推测，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得年九十七岁；武王得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一百年。这时佛法也还没有流入中国，并不是因为事奉了佛而能如此。

汉明帝时，开始有佛法，而明帝在位，只有十八年。在这以后变乱覆亡的事情连续出现，国运皇位都不久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奉佛一天比一天虔诚，可年代更为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有四十八年，他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祭祀，不用牲牢，白天只吃一餐，吃的只有菜果，后来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在台城，国家也不久灭亡，事奉佛本想求福，反而得祸。由此看来，佛的不足事奉，也应很明白了。

高祖受隋禅位，就商议要除掉它。只是当时的臣下们，学问识见不广，不能深明先王之道，古今



之宜，来贯彻高祖圣明的主张，挽救这个积弊，事情终于中止。臣常为之惋惜。

我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没有谁能比拟。刚即位，就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建佛寺道观。臣常认为高祖的遗志，在陛下手里一定会见诸实施。如今纵使不能立即实施，怎能放纵它反使它炽盛起来呢！

最近知道陛下叫群僧去凤翔迎来佛骨，登楼观看，抬进大内，还让一些寺院依次奉迎供养。臣即使愚蠢到顶，也很清楚陛下不会是由于被佛所迷惑，因而作出这些崇奉的举动，来祈求福祥。不过是由于年谷丰登百姓安乐，曲从人们的要求，给京城官员庶民安排点奇异的景观、戏玩的东西而已。哪有如此圣明，却肯相信这等事情的道理？然而百姓愚昧，易受迷惑而难于晓谕，如果见到陛下这些举动，将认为是真心信佛，都说：“天子是大圣人，尚且一心虔诚信奉，百姓何等样人，怎好再顾惜身家性命？”于是焚灼头顶、烧去指头，成千上百地拥到一起，脱衣散钱去供养，从早到晚，辗转仿效，惟恐落后，年老的年青的统统忙碌奔走，丢下了自己的职业没时间过问。对此如不立即禁止，让佛骨再经历各个寺院，就必然会出现斩断手臂切割身子来充供养的。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可真不

是小事啊！

这佛本是夷狄之人，和中国言语不通，衣服也不一个样，嘴里不讲先王留下的礼法之言，身上不穿先王留下的礼法之服，不懂得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他本人至今还在世，奉了国王之命，来京师朝见，陛下包容予以接待，也不过在宣政殿见上一次面，在礼宾院设上一桌筵席，赏赐一套衣服，然后护送他出境，不让他惑乱人心。何况其人身死已久，只是根枯朽的指骨，凶秽的残留物，难道好让它进入宫禁？

孔子说过：“对鬼神要敬而远离。”古代的诸侯，在国内吊丧，尚且叫巫祝先用桃枝扫帚打扫过，来祓除不祥，然后进去祭吊。如今无故取来朽秽的东西，亲自去观看，巫祝不先出动，桃枝扫帚也都不用，群臣不说不对，御史不指出错误，臣真引以为耻。为此请把这指骨交付官府，投进河里火里，从根子上把它消灭，使天下后世不再受它迷惑，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高出寻常人万万。这岂非一大好事！一大快事！佛如果真有灵，能够降祸作祟，那一切灾殃，都该落到臣身上，老天有眼，臣决不抱怨悔恨。

臣极其感激，极其恳切，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 柳子厚墓志铭<sup>①</sup>

这是元和十五年（820）七月韩愈五十三岁在袁州刺史任上给好友柳宗元写的墓志铭，是韩愈晚年作品中脍炙人口的名作。这倒并非因为它是一位古文运动倡导者给另一位古文运动大名人写的墓志铭，以“名”来吸引人，而是在文章里体现了韩愈对朋友的公允并充满了真挚的友情。众所周知，柳宗元是参与了王叔文政治集团，在此政治集团失败后一蹶不振的。对这个政治集团，以及柳宗元的参与，韩愈是不满的。但可贵的是韩愈既不隐晦自己

---

①柳子厚：子厚是柳宗元（773—819）的字，墓碑、墓志上对死者通常要称名称官衔，因为柳宗元是老友、好友，朋友平昔以字相呼，所以韩愈在这也称他的字而不用衔名。至于柳宗元的生平事迹，请看墓志本文，所作诗文编有《河东先生集》流传至今。

的观点，又对柳宗元的人品、文章以及政事作了热情的赞扬，对柳宗元一生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这种不虚伪，不做作，对人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使在今天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何况封建时代的古人。那种见风使舵，或则落井下石，或则阿谀奉承的人，读了这首墓志铭应该脸红。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①，封济阴公。曾伯祖爽②，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③，死高宗朝。皇考讳镇④，以事母弃太常博士⑤，求为县令江南⑥，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

---

①拓跋魏侍中：拓跋魏即北魏，因为皇室是鲜卑拓跋氏，所以可叫拓跋魏，侍中是当时显要的官职，号称“小宰相”，柳宗元祖先任此职，说明柳家是北魏以来的士族，并非如有些人说是新兴的庶族。②爽（shì式）。③褚遂良：唐太宗后期最宠信的大臣，到高宗时仍任宰相，同时又是极有影响的大书法家。韩瑗（yuàn院）：高宗时宰相。武后：武则天。④皇考：对已去世的父亲的尊称。⑤太常博士：太常寺从七品上阶的官员。⑥为县令江南：柳镇任宣城（今安徽宣城）令，属于江南西道。又宣城属宣州，宣州是所谓望州，按规定即使次于望州的上州所属县令也是从六品上阶，比从七品上阶的太常博士品阶高，但唐人重京官轻外官，所以这里说“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

人死，乃复拜侍御史①，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②。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③，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④，崭然见头角⑤，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⑥，授集贤殿正字⑦。俊杰廉悍⑧，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⑨，踔厉风发⑩，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⑪。遇用事者得罪⑫，例出为刺

---

①以不能媚权贵，……乃复拜侍御史：柳镇任殿中侍御史时，因得罪宰相窦参，被贬官，后窦参获罪贬死，柳镇升任侍御史。 ②以上是第一段，讲柳宗元家世。 ③逮：及。 ④取进士第：德宗贞元九年（793）柳宗元进士及第。 ⑤崭（zhǎn斩）：突出。 ⑥博学宏词：贞元十四年（798）柳宗元中博学宏词科，这是不定期开设的特科。 ⑦集贤殿正字：集贤殿书院是玄宗开元时设置的编校书籍的机构，正字是书院里从九品上阶的官员。 ⑧俊杰：才智出众。廉悍：有风骨讲气节。 ⑨百子：即所谓“诸子百家”，其实并无上百种。 ⑩踔（chuō戳）厉：精神振奋。 ⑪礼部员外郎：贞元二十一年初顺宗即位后王叔文掌权，柳宗元升任从六品上阶的礼部员外郎，员外郎是郎中的副职。 ⑫用事者得罪：指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宪宗即位，顺宗退为太上皇，改元永贞，王叔文失势被贬逐。

史①，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②。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③，而自肆于山水间。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④，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⑤。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⑥，则设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傭，足相当，则使归其质⑦。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⑧，比一岁⑨，免而归者且千人。

---

①例出为刺史：例是依照条例，柳宗元先被贬任邵州（治所在今湖南邵阳）刺史。②永州司马：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是中州，中州司马是从六品上阶，实际在那里全无实权，等于流放。③涘（sì四）：水边。④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这是元和十年（815）的事情。⑤柳州：柳州治所在今广西柳州，是下州，刺史正四品下阶，因为唐人轻外官，柳州又地处边远，是谁也不愿去充当的苦差。⑥子：利息。本：本钱，抵押所得的钱。侔（móu谋）：齐等，相等。⑦令书其傭，足相当，则使归其质：傭是做雇工，这里是指被抵押在人家干活的日子和应值的工钱，算起来和所抵押的钱相当了，就叫把这个被抵押的人放回家，“归其质”的“质”就是指被抵押的人。⑧观察使：就是本文第五段里提到的裴行立，他当时任桂管观察使，柳州属他管辖。⑨比：及，等到。

衡湘以南为进士者①，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②。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③，当诣播州④。子厚泣曰：

“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⑤，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⑥，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⑦。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⑧，诟

---

①衡：衡山。湘：湘水。为进士者：想举进士而学业的。

②法度：法式，规矩。以上是第二段，记述柳宗元的生平事迹，着重讲文章、政事。

③中山刘梦得禹锡(772—842)：梦得是刘禹锡的字，他自言系出中山，是西汉中山靖王之后，所以称之为中山刘梦得禹锡，其实祖先是少数民族，但北朝以来已成为士族。他是著名文学家，有《刘梦得文集》传世。

④播州：治所在今贵州遵义，在唐代还是极为荒僻落后的地区。

⑤大人：指刘禹锡的母亲，古代常用“大人”来称父母亲，后来做官的讨好上级也称为“大人”，是开始于明代到清代才流行。

⑥拜疏：给皇帝上奏疏，为恭敬起见所以加个“拜”字。

⑦连州：治所在今广东连县，当时条件略优于播州。

⑧征逐：征是招人家前来，逐是去人家那边，征逐就是互相往来，但只用于酒食游戏之类的事情，正经事不得用征逐。

谓强笑语以相取下①，握手出肺肝相示②，指天日涕泣③，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④，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⑤，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⑥！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⑦，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⑧，材不为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⑨，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

---

①谓（xǔ许）谓：融洽地在一起。以相取下：自居低下，即对人家表示尊重的意思。②出肺肝相示：即今天所说“把心掏出来给对方看”，表示极度真诚相待。③指天日：古人迷信，要对天对着太阳发誓。④阱（jǐng井）：陷坑。⑤禽兽、夷狄：古代汉人歧视少数民族，以至这里把夷狄和禽兽并提，认为都一样不通人性。⑥以上是第三段，通过柳宗元愿代去播州这件事，竭力颂扬他的崇高品德。⑦顾藉：顾惜。⑧裔：边远地区。⑨台：御史台，柳宗元曾在御史台任监察御史。省：尚书省，柳宗元曾在尚书省的礼部任礼部员外郎。



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①。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②。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③。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④。遵涿人⑤，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⑥，庶几有始终者⑦。

---

①以上是第四段，指出柳宗元虽功业无成，半生穷阨，但正成就他能以文章传世。②万年：唐代京城及其郊区划分为两县，东为万年县，柳宗元先人的坟墓自然在万年县郊区。

③河东裴君行立：闻喜（今山西闻喜）裴氏是北朝以来的士族，闻喜县当时属河中府，原为河东郡，所以这里称用河东这个郡望称裴行立。④舅弟：舅父的儿子，表弟。

⑤涿：今河北涿县。⑥经纪：安排料理。⑦以上是第五段，讲柳宗元身后之事。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sup>①</sup>，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sup>②</sup>。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是拓拔魏的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是唐朝的宰相，和褚遂良、韩瑗都因得罪了武后，冤死在高宗朝。皇考讳镇，曾为了侍奉母亲放弃太常博士的官职，请求到江南去做县令，以后又因不愿讨好权贵，丢掉御史的官职，权贵死后，才再出任侍御史，以刚直著称，所往来的都是当世的名人。

子厚从小就精悍机敏，无所不通晓。当他父亲在世时，他年纪虽轻，已经很成熟，能够举进士及第，崭然显露头角，大家都说柳家有个好儿子了。以后中博学宏词科，任集贤殿正字。他才智出众而有风骨讲气节，议论起事情来征今博古，出入经史百家，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经常使在座的人屈服，名声大振，人们都仰慕他、和他结交，诸公权要，争着要他投到自己门下，众口一辞地给他推荐赞誉。贞元十九年，他从蓝田县尉入任监察御史。顺宗即

---

①室：古人把坟墓看作是死者的居室，所以这里用“室”。 ②以上最后一段，是铭文。

位，任礼部员外郎。碰上当权的获罪，依照条例贬出去做刺史，还没有到达，又依照条例贬到永州做司马。投闲后更加刻苦自励，专心读书写文章，既泛滥又停蓄，精深博大不见涯岸，闲了就纵情于山水之间以自适。元和中，当年一起被贬为司马的，依条例召回京师，又一起外任为刺史，而子厚分得了柳州。到达后，感叹道：“这难道不足以治理吗？”就适应当地的风俗，推行教化设立禁令，州里百姓都顺从信赖。当地习惯把子女抵押钱用，规定不按时赎回，到利息和本钱相等时，就没入为奴婢。子厚给出主意，都让赎回。其中特别贫穷的实在赎不起，叫算出抵押的日子和干活该付的工钱，和抵押的钱相当了，就得把人送回。观察使把这办法推行到所管各州，才有一年，被赎回回家的有上千人。衡湘以南想举进士而学业的，都以子厚为师，经子厚亲自讲授而写出文章的，都有法度很看得过去。

当被召回京师而又遣出任刺史时，中山刘梦得禹锡也在其中，要被派到播州去。子厚流着泪说：

“播州不是人住的地方，而梦得母亲在堂，我不忍心看到梦得陷入困境，弄得无法把这个消息禀告母亲，再说也万万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于是向朝廷请求，并准备上奏疏，自愿把柳州换成去播州，即使由此加重处分，也死无所恨。正好有人把

梦得这件事报告了皇上，梦得于是改去连州任刺史。唉！士处在困穷时才显得出风节道义。如今平素在里巷之间互相仰慕，互相往来宴饮游戏，亲密地强作笑语以表示谦下，握着手要把肺肝掏出来给人看，指对天日流下眼泪，发誓不论生死都不会背叛出卖，真像可以信赖，可一旦遇到小利害，就象毛发那么一点，却反眼好似不相识，人家落进陷阱里不去拉一把，反而去推挤人家还要砸下块石头的到处都是。这真是禽兽、夷狄所不忍干的，而这些人还自以为得计。他们听说了子厚的高风亮节，也该有点惭愧吧！

子厚当年年轻，勇于为别人出力，不保重顾惜自身，认为功勋事业会立时成就，因此被牵累而罢官斥逐。斥逐之后，又没有相知好且有力量居高位的帮忙挽救，因此终于死在穷荒边远之地，这是虽有材而不能为世用，虽有道而不能行于时啊！假如子厚在台省时，约束自己已能像后来在司马、刺史任上那样，也就不会被斥逐。被斥逐时，有人有力量能把他扶持一下，也就一定会重新起用不至一直穷阨下去。但如果子厚斥逐时间不长，穷阨不到极点，即使材能高出于人，在文学辞章上必然不会下苦功夫使之必传于后像如今这样是无疑的了。即使子厚能够如其心愿，为将相于一时，用前者来换取

后者，哪是得哪是失，一定会有人判断清楚的。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去世，得年四十七岁。在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在万年县境的先人坟墓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名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名叫周七，子厚死后才出生。有两个女儿，都幼小。子厚之能归葬，费用都由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承担。行立有节操，重信义，和子厚结交，子厚也给他尽力，终于得到了他的帮助。把子厚安葬在万年县境基地的，是他舅父家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县人，秉性谨慎，勤学好问，从子厚被斥逐，卢遵就跟随着住到一起，直到子厚去世一直没有离开，这次既去安葬了子厚，还将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可说是有始有终的人。

铭曰：这是子厚的墓室，既巩固又安适，好使后嗣获得利益。

##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sup>①</sup>

这是韩愈给樊宗师写的墓志铭。樊宗师是当时古文运动中的一员健将，和韩愈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因此这篇墓志一上来就讲樊宗师的著作和他在文章上的成就。当然，樊宗师的古文有过于求奇的毛病，写出来往往成为非常难读的所谓“涩体”，其中有篇《绌守居园池记》，曾有好些人作过注释，可连句子的断法都各有不同，说明其难读到何等地步。但在“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和“必出入仁义”上则是和韩愈的主张完全一致的，所以韩愈着重从这两点对他的成就加以肯定。墓志

---

①南阳樊绍述：名宗师，绍述是他的字。他是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济西）人，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是樊姓的郡望。

里没有讲樊宗师去世的年月，据推测应在长庆三、四年（823—824）之间，这时韩愈已五十六、七岁，距离他在长庆四年十二月（825）在吏部侍郎任上病故已没有好多日子。

樊绍述既卒，且葬，愈将铭之，从其家求书。得书号《魁纪公》者三十卷<sup>①</sup>，曰《樊子》者又三十卷<sup>②</sup>，《春秋集传》十五卷<sup>③</sup>，表、笈、状、策、书、序、传记、纪志、说论、今文赞、铭凡二百九十一篇<sup>④</sup>，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sup>⑤</sup>，赋十，诗七

①《魁纪公》：魁是北斗第一至第四星的总称，《史记·天官书》说“北斗运于中央，……定诸纪”，所以樊宗师以“魁纪公”自称，即能衡量一切的意思。②《樊子》：这是仿照先秦诸子的书称《孟子》、《墨子》等的办法，把自己的著书称为《樊子》。③《春秋集传》：当时已舍弃旧的传来直接研究《春秋》，樊宗师的《春秋集传》当也是这一类著作。以上这三部著作和下面说的诗文几乎都已失传，存留至今的仅《绌守居园池记》等极少数几篇。

④笈：古代上给地位较高的人的书信。策：古代叫考试者回答的问题。纪志：记事记物的文章。今文赞、铭：赞是对人物的赞颂文字，铭是铭刻在器物或碑石上的文字，这一般都用当时流行的韵文，不能用古文，所以说“今文赞、铭”，“今文”就是当时流行的文字。⑤门：城门之类。里：和“坊”是一个意思，当时大城市里划成方块的住宅区叫“坊”，原先也曾叫“里”。

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sup>①</sup>，万物必具<sup>②</sup>，海含地负，放恣横从<sup>③</sup>，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sup>④</sup>。呜呼！绍述于斯术其可谓至于斯极者矣<sup>⑤</sup>。

生而其家富贵，长而不有其藏一钱。妻子告不足，顾且笑曰：“我道盖是也。”皆应曰：“然。”无不意满。尝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sup>⑥</sup>，还言某帅不治，罢之，以此出为绵州刺史<sup>⑦</sup>。一年，征拜左司郎中<sup>⑧</sup>。又出刺绛州<sup>⑨</sup>。绵、绛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

---

①生：生殖。蓄：蓄养。 ②必：这里通“毕”，作“都”讲。 ③从(zòng粽)：通“纵”。 ④绳削：木工划直线叫“绳”，斫掉多余的叫“削”，通常也把修改文章叫“绳削”。 ⑤以上是第一段，一上来就讲樊宗师的著作和他在文章上的成就。 ⑥金部郎中：金部是户部的一个司，司的长官是从五品上阶的金部郎中。告哀：皇帝去世后派使者分别通知各方，叫“告哀”。 ⑦以此出为绵州刺史：因为某帅罢官，有人迁怒于樊宗师，于是把他挤出去任刺史。绵州：治所在今四川绵阳。 ⑧左司郎中：尚书省以从二品的左、右仆射(yè夜)为长官，正四品的左、右丞为助手，从五品上阶的左、右司郎中则是左、右的副职。 ⑨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



以为谏议大夫<sup>①</sup>，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sup>②</sup>。

绍述讳宗师。父讳泽，尝帅襄阳、江陵<sup>③</sup>，官至右仆射，赠某官<sup>④</sup>。祖某官，讳泳。自祖及绍述三世，皆以军谋堪将帅策上第以进<sup>⑤</sup>。

绍述无所不学，于辞于声天得也，在众若无能者。尝与观乐<sup>⑥</sup>，问曰：“何如？”曰：“后当然。”已而果然<sup>⑦</sup>。

铭曰：惟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

---

①谏议大夫：中书省下属的正五品上阶官员，专职规谏皇帝。②以上是第二段，讲樊宗师的治家和政绩。③尝帅襄阳、江陵：山南东道节度使的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阳），荆南节度使的治所在江陵（今湖北江陵），樊泽做过这两地的节度使，所以说“尝帅襄阳、江陵”。④赠某官：根据史传是赠司空，司空是正一品，本身就是荣誉性官职。⑤自祖及绍述三世，皆以军谋堪将帅策上第：樊泳在玄宗开元十五年（727）中草泽科，樊泽在德宗建中元年（780）中贤良方正极言极谏科，只有樊宗师是在宪宗元和三年（808）中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韩愈在这里可能因这三者都属于特开的科而误记。以上是第三段，讲樊宗师的先人。⑥乐（yuè越）：音乐。⑦以上是第四段，顺带讲樊宗师还精通音乐。

贼①。后皆指前公相袭，后汉迄今用一律②。寥寥久哉莫觉属③，神祖圣伏道绝塞④。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⑤，有欲求之此其躅⑥。

樊绍述去世后，将要安葬，我准备给他写墓志铭，从他家里索取他的著作。索得专著名为《魁纪公》的有三十卷，名为《樊子》的又有三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记、纪志、说论、今文赞、铭共二百九十一篇，道路上所遇到的以及器物、门里的杂铭二百二十篇，赋十篇，诗七百一十九篇。我说：多极了！古人从不曾有过。然而必须做到要出于自己之所创造，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又何等不容易。必须做到合乎仁义，使内容充实得好似在增殖蕃蓄，天下万物都一应俱全，像大海一样包含深广，像大地一样负载

---

①剽（piāo 飘）贼：剽窃。②后汉 迄今 用一律：汉以后盛行骈文，多数是千篇一律的东西，所以韩愈这么说。③寥寥：空虚、寂寞。觉：觉醒。属：连接。④祖（cú 粗阳平）：逝去。⑤文从字顺：文章通顺。识职：安排得恰到好处。⑥躅（zhuō 渎）：足迹。以上最后一段，是铭文。

无限数量，看起来纵横奔放，不受约束，实际上不用修饰而自然合拍。唉！绍述在这方面可说已做到了登峰造极。

绍述生下来家庭就很富贵，可长大后没有要家里一个钱。妻子、孩子向他诉说钱不够花，他看着他们笑着说：“我讲的道可本来就该这样。”他们都应声说：“是。”不再有所不满。他任金部郎中时曾被派到南方去宣布皇帝驾崩的事情，回来报告某节度使失职，使此人被罢官，他却由此被外任为绵州刺史。过了一年，内召任左司郎中。又出任绛州刺史。绵、绛二州的百姓到现在还都说：“刺史对我们有恩德。”再要内召任谏议大夫，诏令将下，绍述就因病去世，得年若干岁。

绍述讳宗师。父讳泽，曾做到襄阳、江陵的节度使，官做到右仆射，去世后追赠某官。祖是某官，讳泳。从祖父到绍述三代，都通过军谋堪将帅科考试以高名次及第而被擢用。

绍述无所不学，对文章对音乐有天赋的才能，而在人家面前好像什么也不懂。曾和他一起看奏乐，问道：“怎么样？”他回答道：“下面该是这样。”等一会果真如此。

铭曰：古时候文词必须由自己创制，以后没有本领就只好剽窃。后起的都指望前人公然因袭，汉

以后到现在都千篇一律。寂寞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没有人觉醒，神逝去了圣隐伏了道已断绝。事情到了顶点绍述使之转变，做到文从字顺安排得十分服贴，有要学习的该跟上他的足迹。



# 韩愈诗选译



## 山 石

这是七言古诗。题目《山石》，只是取全诗开头两个字，前人古诗制题往往如此，其实并非咏山石，而是写他投宿山寺、天明后离去的见闻。是游山呢，还是路经山寺，诗里没有交代。写作的年份后人也有不同的推测。但诗中讲到的“芭蕉”一般生长在秦岭、淮河以南，似应属贬逐岭南后的作品。再看诗的风格近于本书选译的《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谒衡岳遂宿岳寺题门楼》等篇，则很可能是贞元十九年（803）冬第一次南贬至连州阳山任县令的第二年所作，当时韩愈三十七岁。这首七言古诗以清峻见长，几乎一句一景，不务雕琢，而自形精采，无愧大作家手笔。



山石荦确行径微①，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②。僧言  
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  
羹饭③，疏粝亦足饱我饥④。夜深静卧百虫  
绝，清月出岭光入扉⑤。天明独去无道路，出  
入高下穷烟霏⑥。山红涧碧纷烂漫⑦，时见  
松栢皆十围⑧。当流赤足蹋涧石⑨，水声激激  
风吹衣⑩。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  
鞿⑪。嗟哉吾党二三子⑫，安得至老不更归。

①荦(luò)确：突兀不平，专门用来形容石头山上的山石。②支子：通常写作梔(zhī支)子，也称黄梔子或山梔，茜草科，常绿灌木，春夏开白花，极香。③羹(gēng耕)：古人把吃饭时喝的汤叫羹，如肉汤就叫肉羹；至于汤字，古人只用来指热水、白开水。④疏粝(lì厉)：疏指菜蔬，粝指粗米，后人也常用疏粝二字来通称粗劣的食物。⑤扉(fēi非)：门扇。⑥烟霏(fēi非)：霏本是形容雨雪之密，这里用烟霏只是烟雾的同义语，在新雨后山中水蒸汽多，结成烟雾。⑦烂漫：这里指色彩鲜艳并多而弥漫。⑧栢(lì历)：也作栌(lì历)，有麻栌、白栌，都是山毛榉科，落叶乔木。围：计量圆周的约略单位，这里的一围应是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拢起来的长度；有时一围是两臂合抱的长度，但用在这里似太长了。⑨蹋(tà榻)：用脚踏。⑩激激：水流的声音。⑪鞿(jī机)：本是马缰绳，用在这里是被牵制束缚的意思。⑫吾党：我的朋辈。二三子：先秦时的常用语，这伙人、这些人、这几位的意思。

山石不平山路狭窄，  
到达佛寺已黄昏时候只见蝙蝠群飞。  
进了殿堂坐在阶前正巧下够了雨，  
芭蕉显得叶子特大支子也特肥。  
寺僧说壁上年久的佛画很可一看，  
用火照看不免模糊依稀。  
铺好床拂好席子还给我端出羹汤米饭，  
尽管只是蔬菜糙米也满可充饥。  
夜深了安静地躺着连虫鸣叫也听不见，  
只有岭上升起的明月光射进门扉。  
天明后独自离去可看不清道路，  
高低出入都得穿过烟霏。  
山上开红花涧里流碧水景色烂漫，  
十围粗大的松和栌不断入眼。  
光了脚踏在涧石上让碧水流过，  
听着激激的流水声还有山风吹衣。  
人生能如此本来就是乐事，  
难道一定要受别人拘束引牵。  
唉！我们这些人啊，  
怎能到老还不回归乡里。

## 宿龙宫滩

韩愈被贬逐任阳山令后，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即位，二月大赦天下，到七、八月间三十八岁的韩愈离开阳山到较为富庶的江陵府任法曹司法参军事。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坐船走水路比乘车马走陆路既省力又舒适。正好从阳山北上经湟水、桂水、春江①、湘水、过洞庭湖可进入长江，再由长江西上就可到达江陵，韩愈去江陵自然选择了这条捷径。这首题为《宿龙宫滩》的五言律诗，就是韩愈在这次坐船去江陵时写下的。龙宫滩是湟水中间的一段，有十五里长，还未流出阳山县境，所以诗里充满着刚刚离开贬逐之地的欣幸之情。即使首联、颌联

---

①春（chōng冲）江：今春陵水。

表面上虽只是描写流水①，读起来也叫人感受到作者当时是如何地兴奋。

浩浩复汤汤②，滩声抑更扬。  
奔流疑激电，惊浪似浮霜。  
梦觉灯生晕③，宵残雨送凉④。  
如何连晓语，只是说家乡？

水势浩浩水流汤汤，  
水滩发出的声音一会低沉一会昂扬。  
奔流疑是急速的闪电，  
惊浪好似浮动的雪霜。  
梦醒后看油灯灯光模糊，  
夜将尽下着雨送来了清凉。  
为什么话说到天亮，  
只是讲着家乡？

---

①首联、颌（hèn憾）联：律诗一共八句，每两句一联，一共四联，依次称为首联、颌联、颈联、尾联，其中颌联、颈联都得对仗，同时还得调平仄和押韵，不象古诗只须押韵就行。②浩浩：水盛大貌。汤汤（shāng shāng 伤伤）：大水急流貌。③晕（yūn 运）：光影模糊之处叫“晕”。④宵残：宵就是“夜”，宵残是黑夜将尽。

## 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sup>①</sup>

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四日宪宗即位，五日改元永贞，又一次大赦天下。当时韩愈离开阳山北上经过郴州<sup>②</sup>，赦书已经到达<sup>③</sup>，可对韩愈等人并没有进一步宽免让他们回京城，仍得去江陵府任职。在唐代重京官轻外官的思想支配下，同行的张署情绪很低落，于是中秋晚上韩愈在船上写了这首七言古诗来给予安慰。从“洞庭连天九疑高”到“天路幽险难追攀”都是写张署的抱怨心情，最后才写出韩愈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自不免有消极

①张功曹：名署，这时和韩愈一起从南方北调到江陵府任功曹参军事，所以称之为张功曹。②郴（chēn）：郴州，治所在今湖南郴州。③唐代规定传递赦书一天要走五百里，不到十天就可从长安传递到郴州。

成分，但处在经受折磨后不乐观一点又怎么过日子呢？何况以后韩愈在文章政事上还是愿意施展其抱负的，并未果真消极下去。

纤云四卷天无河①，清风吹空月舒波②。  
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③。君歌  
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洞庭连天九  
疑高④，蛟龙出没猩鼯号⑤。十生九死到官  
所，幽居默默如藏逃。下床畏蛇食畏药⑥，  
海气湿蛰熏腥臊⑦。昨者州前捶大鼓⑧，  
嗣皇继圣登夔皋⑨。赦书一日行万里，

---

①河：指天上的银河。 ②波：指月光。 ③属（zhǔ主）：通“嘱”，请托。 ④洞庭：洞庭湖，在今湖南北部，长江南岸，从长安去岭南的必经之地。九疑：九疑山，在今湖南宁远南边，湟水、桂水都从它东边流过。 ⑤蛟龙：都是古代神话里的动物，所谓有角的叫“龙”，无角的叫“蛟”，都能生活在水里，蛟还会在水里兴妖作怪。鼯（wú吾）：也叫“大飞鼠”，生活在亚热带森林，长尾，前后肢之间有毛膜能滑翔。 ⑥药：古代传说南方有人弄了一种毒药叫“蛊”（gǔ古）的，放在饮食里害人。 ⑦蛰（zhé哲）：本是指动物在土里洞穴里冬眠，土里洞穴里阴湿，所以用在这里作为“阴湿”的意思。 ⑧捶大鼓：唐代规定宣布赦书时要击鼓使人们来听。 ⑨夔（kuí葵）皋：夔和皋陶（yáo摇），都是传说中唐虞时的贤臣。

罪从大辟皆除死①。迁者追回流者还②，  
涤瑕荡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③，坎轲  
只得移荆蛮④。判司卑官不堪说⑤，未免捶  
楚尘埃间⑥。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  
追攀⑦。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⑧。  
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  
饮奈明何⑨。

### 纤云四下卷起看不到银河，

①大辟：死刑。《唐律》里的五刑之一。②迁：这里是指贬逐到当时的边远地区做小官。流：流刑，《唐律》五刑之一，即流放。③州家申名使家抑：“州家”指州里，即州的长官刺史。“申名”是指出韩愈等的姓名请再予宽免。“使家”有人说是指州上面的湖南观察使（治所在湖南长沙），但也有可能指宣布赦书的使者。④坎轲：即“坎坷”，本指道路不平，引申为遭遇恶劣，备受折腾。荆蛮：先秦时称楚国为“荆蛮”，今湖北在当时本属楚国所有，所以把北去江陵任职叫“移荆蛮”。⑤判司：判是动词，司指曹司，任某曹参军事就可叫“判司”。⑥捶楚：杖刑，本是《唐律》五刑之一，但当时曹司小官有了过失，长官也可在《律》的规定之外对他们施加杖刑。

⑦天路幽险难追攀：这是从《楚辞·九歌·山鬼》的“余处幽篁兮路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把“天路”当作上天之路，也就是到京师重任京官之路。⑧科：品，指品种或类别。⑨明：这里指天明。

清风在空中吹过月光十分柔和。  
沙滩平衍水声微息什么也听不见看不到，  
敬君一杯酒请唱个歌。  
君唱的歌声辛酸歌词也愁苦，  
叫人无法听完就泪下如雨。  
当年路过洞庭湖水连天九疑山高，  
有蛟龙出没猩猩和大飞鼠在号叫。  
十生九死地来到贬官之地，  
住下来一声不响好似躲藏窜逃。  
下得床来怕有蛇饮食里怕被下蛊药，  
海气潮湿熏出的气味好腥臊。  
前几天州衙前捶响大鼓，  
新皇帝即位圣明地擢用贤臣像夔和皋陶。  
赦书很快传递到万里之外，  
即使犯了大辟之罪的也都可免死。  
贬逐的叫回去流放的也还家，  
洗涤污垢刷新朝班。  
州里也报上我的名字可被使者压住，  
历尽坎坷还只好仍旧去荆蛮。  
判司这种卑小的官员真不能提了，  
弄不巧还免不了伏到地上受杖打。  
同时贬逐的人都去京师已上道，  
可这条上天之路对我来说真是幽远险阻难以追



随登攀。

请君不要再唱下去了还是听我的歌吧，

我的歌可和君的不同类科。

一年里月光就今晚明亮，

人生万事听凭命运不由其他，

有酒不喝一会天明了又将如何？

## 谒衡岳遂宿 岳寺题门楼<sup>①</sup>

这在韩诗中也是一首著名的七言古诗，向称韩诗中的代表之作。当时韩愈已离开郴州继续北上，在秋雨时节路经南岳衡山，顺便登山游览，在山上的南岳祠留宿时做了这首诗。诗题所谓“题门楼”就是诗做好后题写在门楼上，这是当时的习俗，在游览胜地做了诗可以题在墙壁上甚至刻在石壁上，即使不做诗也可题上刻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等人同游”之类的文字，由于文字书法都好今天已成为文物，不像今天乱涂乱写要受到制裁。这首诗的风格和《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很相近，

---

①衡岳：就是衡山，在今湖南衡山县西，俯临湘江，汉以后定为“五岳”的“南岳”，所以可称之为“衡岳”。

但笔力更见雄伟，这样才能和衡山的气势以及韩愈的胸襟相称，不像《赠张功曹》要描绘贬逐之苦而语调略显低沉。

五岳祭秩皆三公<sup>①</sup>，四方环镇嵩当中。  
火维地荒足妖怪<sup>②</sup>，天假神柄专其雄。喷  
云泄雾藏半腹，虽有绝顶谁能穷<sup>③</sup>？我来  
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  
应，岂非正直能感通<sup>④</sup>。须臾静扫众峰出，仰  
见突兀撑青空<sup>⑤</sup>。紫盖连延接天柱<sup>⑥</sup>，石廪  
腾掷堆祝融。森然魄动下马拜，松柏一径趋  
灵宫。粉墙丹柱动光彩，鬼物图画填青红。

---

①五岳：在汉武帝时才有“五岳”之说，汉以后把今山东的泰山（也写作“太山”）定为东岳，今湖南的衡山定为南岳，今陕西的华（huà画）山定为西岳，今河北的恒山定为北岳，今河南的嵩山定为中岳。五岳祭秩皆三公：秩是品级，祭秩是祭祀所用的品级，即用哪个品级的礼仪来祭祀。三公在唐代是太尉、司徒、司空，名为正一品职事官但无事可管，实系头等的荣誉职称。唐代以三公的礼仪来祭祀五岳，已算是给予了很高的待遇。②火维：古代按方位有所谓“四维”之说，又认为南方属火，所以可把南方叫“火维”。③穷：穷尽。④正直：指南岳神，古人认为神是“聪明正直”的。感通：古人认为只要心诚就能和鬼神互相感应，称之为“感通”。⑤突兀：高耸突出的模样。⑥紫盖：衡山有七十二峰，其中最高的是芙蓉、紫盖、石廪、天柱、祝融五峰。

升阶伛偻荐脯酒①，欲以菲薄明其衷②。  
庙令老人识神意③，睢盱侦伺能鞠躬④。手持杯珓导我掷⑤，云此最吉余难同。窜逐蛮荒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侯王将相望久绝，神纵欲福难为功。夜投佛寺上高阁⑥，星月掩映云瞳眈⑦。猿鸣钟动不知曙，杲杲寒日生于东⑧。

五岳的祭祀礼秩都等同三公，  
四方围绕各有所镇而嵩山镇其中。  
南方火维地段荒辟尽多妖怪，  
上天赐予岳神威权让在这里称雄。  
喷云吐雾掩盖了半个山腰，

---

①伛偻(yǔ lóu雨楼)：弯着身子以示恭敬。脯(fǔ府)：干肉。②菲薄：微薄。衷：内心。③庙令：正九品上阶的管庙官员。④睢盱(xū虚)：仰目视叫“睢”，张目叫“盱”，“睢盱”也就是张目仰视的意思。鞠躬：这里是恭敬、谨慎的意思。⑤杯珓(jiào较)：一种占卜用的工具，是两片像蚌壳模样的东西，向空抛掷，看它落到地上是俯是仰，如果一俯一仰就算吉。⑥佛寺：岳庙本不是佛寺，不由僧徒管，这里是随便用词。⑦瞳眈(tóng lóng童龙)：朦胧不明。⑧杲(gǎo搞)杲：形容太阳的光明。

纵使有最高之处谁能攀从？  
我前来正逢上秋雨时节，  
阴沉沉地一片灰暗吹不来清风。  
默默祈祷后竟像有应验，  
岂非为神的正直能和我感通。  
不一会云收雾散呈现出群峰，  
抬头看去高耸突出好似撑着天空。  
紫盖峰绵延过去接上天柱峰，  
石廪峰飞腾跳掷似的还堆上个祝融峰。  
多庄严啊使我惊心动魄要下马叩拜，  
松柏夹道一直到达岳神的灵宫。  
粉白的墙丹红的柱子光彩浮动，  
绘画鬼神物怪填染上青红。  
登上殿阶弯下身子献上酒肉，  
想用这点微薄的祭品来表心衷。  
庙令是位老人能解神意，  
抬起头窥察神意能尽谨恭。  
拿了杯玦教我抛掷，  
掷出来他说这最吉其余都难等同。  
我窜逐蛮荒幸而未死去，  
有衣穿有饭吃甘愿长此以终。  
什么侯王将相我早已绝望，  
神即使想赐福怕也起不了作用。

夜靈住在岳廟登上高閣，  
只見星星月亮都被掩蓋在朦朧的雲霧之中。  
等到猿叫鐘鳴我還不知道拂曉，  
杲杲的寒日已經升起在天東。

## 赠 唐 衢<sup>①</sup>

这是韩愈送给友人唐衢的一首七言古诗，写作时间有人推测应在宪宗元和三年（808），因为这年三月宪宗曾在宣政殿亲自主持特开科目的考试，所以诗里会说“当今天子急贤良”。如果这个推测不错，那韩愈是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时写来送给唐衢的，这年韩愈四十一岁。诗里劝怀抱奇才而不得志的唐衢应上书自荐，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实际上也是韩愈自己的愿望。诗短而劲峭，一开头的“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还颇有古乐府的遗意，在韩愈七言古诗中可谓别具

---

①唐衢：能写诗歌，但举进士多次不及第，平素看了人家的文章有所伤叹的，就会哭泣不止，所以当时人说“唐衢善哭”。

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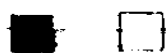
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触。奈何君独抱奇材，手把锄犁饿空谷。当今天子急贤良，匭函朝出开明光<sup>①</sup>。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sup>②</sup>。

老虎有爪子牛长角，  
老虎能搏人牛能用角触。  
怎么独有君怀抱奇材，  
却手把锄和犁挨饿在荒山空谷。  
当今天子急于征求贤良，  
一清早就摆出了匭函还大开殿堂。  
为什么不上书自荐求官，  
好把四海之内治理得像唐虞一样。

---

①匭（guǐ轨）函朝出开明光：匭、函都是匣子或小箱子，武则天时曾在朝堂上设置了匭，让上书的把书投进匭里，算是一种广开言路的措施。明光是西汉的殿名，“开明光”是说皇帝坐明光殿招纳贤良。②坐：正好。虞唐：本应作“唐虞”，即神话传说中的所谓唐尧、虞舜二位圣君，这里为了押韵颠倒成“虞唐”，这种颠倒在古人文章里尤其诗歌里是允许且常见的。





## 谁 氏 子

唐代有一种当道士入山修仙的风气，修了些时候便可冒充得道招摇撞骗。宪宗元和六年（811）韩愈在洛阳任河南县令时，有个青年叫吕炅的抛妻别母去王屋山修仙<sup>①</sup>，韩愈写了这首七言古诗对这种投机取巧行为痛加斥责。这时韩愈是四十四岁。后来过上几个月这个吕炅回来了，果不出韩愈所料，要见河南少尹代行大尹职务的李素想弄到好处<sup>②</sup>，被李素勒令脱掉道士衣冠还俗，等于白演了一场闹剧。这首古诗也写得不长，以说理为主，风格近

---

①炅（jiǒng炯）。王屋山：在今山西垣曲、河南济源等县之间，中条山的分支，济水发源之所。②河南少尹代行大尹：当时河南等府都设从三品的府尹一人为长官，通称“大尹”，再设从四品下阶的少尹二人为副职，这时未派府尹，叫少尹李素代理府尹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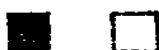
似《赠唐衢》。

非痴非狂谁氏子，去入王屋称道士。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妇年二十<sup>①</sup>，载送还家哭穿市<sup>②</sup>。或云欲学吹凤笙，所慕灵妃媲萧史<sup>③</sup>。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神仙虽然有传说，知者尽知其妄矣<sup>④</sup>。圣君贤相安可欺，干死穷山竟何俟？呜呼余心诚岂弟<sup>⑤</sup>，愿往教诲究终始。罚一劝百政之经<sup>⑥</sup>，不从而谏未晚耳<sup>⑦</sup>。谁其友亲能哀怜，写吾此诗持送似<sup>⑧</sup>。

---

①翠眉：古人说美女的眉毛像“翠羽”，所以这里用“翠眉”形容这位新妇的年青美貌。新妇：古代结婚不久的女子叫“新妇”。②市：河南府城里的商业区。③或云欲学吹凤笙，所慕灵妃媲（pì 譬）萧史：传为西汉刘向编写的《列仙传》里说，春秋时秦穆公有个女儿名叫弄玉，对一个擅长吹箫的萧史产生爱情，结婚后萧史吹箫引来凤凰双双骑上飞去成仙。这里的“凤笙”就是引来凤凰的箫，因为要避免和下一句“萧史”之“萧”重复所以改成“凤笙”。“灵妃”就是“仙妃”。“媲”是匹配的意思。④传说：指传为西汉刘向的《列仙传》、东晋葛洪的《神仙传》之类以及其他神仙之说，不是通常所谓相传这么说的“传说”。知者：“知”通“智”。⑤岂弟（kǎi tì 凯替）：同“恺悌”，和易近人的意思。⑥经：正常的道理。⑦诛：这里是追究责任的意思。⑧持送似：持送与。

既非痴呆又未疯狂你是谁家的儿子，  
要跑到王屋山里去做道士。  
满头白发的老母亲搔在门口啼哭，  
扯断了衣袖也留不住。  
眉毛像翠羽的新妇年纪才二十，  
用车子载送回家哭着穿过闹市。  
有人说你要学着吹风箫，  
希望有个仙妃来匹配你这个萧史。  
有人又说如今世道看不起寻常的人和事，  
所以你要竭力装出惊险奇怪的行为来猎取贵  
仕。  
神仙虽然有人给写传记有人给讲说，  
聪明人都清楚尽是虚妄之事。  
何况圣君贤相怎会受你欺蒙，  
你白白老死在深山里有何企图？  
唉让我来发点善心吧，  
我愿意教诲你把事情的究竟弄清楚。  
罚一劝百是施政的常道，  
不听从再追究责任也不算迟误。  
谁是你的亲友能对你哀怜，  
抄写我这首诗给你看以破除你的愚昧无知。



## 石 鼓 歌

石鼓是我国传世石刻中最古的一种，是十个像鼓那样的大石块，在周围分别刻上十首讲狩猎的四言诗，所以通称之为“石鼓”、“石鼓文”。它应是春秋时秦国的东西，在天兴的三嵎原上为唐人所发现<sup>①</sup>，把它搬进凤翔府的孔庙里<sup>②</sup>，北宋末年又搬到京城开封府<sup>③</sup>，北宋灭亡时金人把它再搬到燕京<sup>④</sup>，至今仍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馆里。这首七言古诗《石鼓歌》，是韩愈在石鼓搬进凤翔孔庙前写的作品，从内容看应写于宪宗元和六年（811），韩愈四十四岁，在东都洛阳任职，至于歌的

①天兴：今陕西凤翔。 ②凤翔府：治所在天兴，即今陕西凤翔。 ③开封府：治所在今河南开封。 ④燕京：今北京。

内容，因为韩愈相信石鼓是西周宣王时所刊刻，所以开头就从这位号称“中兴”之主宣王讲起，最后一再建议该视为重宝搬进京城，并和“柄任儒术崇丘轲”之举相提并论。通篇一气呵成，笔力苍劲，常为后来写长篇七言古诗者所学习模拟。

张生手持石鼓文<sup>①</sup>，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sup>②</sup>，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纲陵迟四海沸<sup>③</sup>，宣王愤起挥天戈<sup>④</sup>。大开明堂受朝贺<sup>⑤</sup>，诸侯剑珮鸣相磨<sup>⑥</sup>。蒐于岐阳骋雄俊<sup>⑦</sup>，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sup>⑧</sup>，凿石作鼓

①张生：可能名叫彻。石鼓文：指石鼓文字的拓本。石刻文字通常是凹下去的，用纸蒙在上面经水湿后敲打，使有字画处纸跟着凹下，然后扑上或刷上墨，揭下来便成为黑底白字的拓本。这种墨拓技术在南北朝时就出现了，到唐代已很通行。②少陵：杜甫，因家住当时长安县南的少陵原而自称“少陵野老”。谪仙：李白，当时人称他为“谪仙人”，即从天上贬谪到尘凡的仙人。③陵迟：衰坏。④天戈：戈是先秦时最常用的长柄武器，用来击杀钩杀敌人，“天戈”就是天子所用之戈，也就代表天子的军事威力。⑤明堂：西周时天子所用的大会堂，凡听政、祭祀、庆赏、选士、养老等国家大典都在这里举行。⑥珮（pèi配）：同“佩”，古代贵族挂在身上作为装饰的玉制玩器。⑦蒐（sōu搜）：狩猎。岐阳：岐是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城东北，岐阳就是岐山的南面，古代山南为阳，山北为阴。⑧镌（juān捐）：凿刻。勒：也是刻。成：成就、勋业。

隳嵯峨①。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②。雨淋日炙野火燎③，鬼物守护烦扞呵④。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⑤。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鼉⑥。鸾翔凤翥众仙下⑦，珊瑚碧树交枝柯⑧。金绳铁索镇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⑨。陋儒编诗不收入⑩，二《雅》褊迫无委

①隳(huī灰)：毁坏。嵯峨：形容山的高耸。

②阿(ē婀)：曲隅。③炙(zhì制)：烤。④扞(huī灰)，通“挥”。呵(hē喝)：大声喝叱。⑤隶：隶书，出现于秦汉时，开始时只把原来的小篆写得随便些，到东汉时又演变出艺术化的隶书，被称为“八分”。科：科斗书，是篆书的一种，因头大尾小，像青蛙的幼虫科斗(蝌蚪)一样，所以被称为科斗书。⑥鼉(tuó驼)：扬子鳄。⑦鸾：神话中凤凰一类的飞禽。凤：凤凰，神话中飞禽之王，最早为殷商、东夷所崇拜，认为他们是凤凰的后裔，这时凤凰的形像还只是燕子，燕子色黑，也称玄鸟，以后披上美丽的羽毛，成为和孔雀等动物相类似的东西。翥(zhù铸)：飞升。⑧珊瑚：这里指珊瑚树。碧：青绿色的美玉。⑨古鼎跃水：鼎本是古人用来煮肉食的，后来成为权威的像征。《史记·封禅书》说“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鼓城下”，相传是自己跳进泗水里去的。龙腾梭：传说东晋大臣陶侃年轻时捕鱼，捞到一个织布用的梭子，挂在墙壁，不一会打雷下雨，梭子变成赤龙飞去。⑩陋儒：指孔子以前编诗的人，因为古人误传当时的四言诗本有三千多篇，经孔子删削只留下三百零五篇，就是后来为人们传诵的《诗经》。

蛇①。孔子西行不到秦，倚樵星宿遗羲娥②。嗟余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③。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故人从军在右辅④，为我量度掘臼科⑤。濯冠沐浴告祭酒⑥，如此至宝存岂多。氍毹席裹可立致⑦，十鼓只载数骆驼。荐诸太庙比郃鼎⑧，光价岂止百倍过。圣恩若许留太学⑨，诸生讲解得切磋⑩。

①二《雅》：《诗》的《大雅》、《小雅》。褊（biǎn 扁）：狭隘。迫：狭窄。委蛇（wēituó 威驼）：同“委佗”，从容自得的样子。②倚（jǐ 己）：拉住。樵（zhī 直）：拾取。羲：羲和，古代神话中日神，这里用来代表太阳。娥：姮娥，古代神话中月神，这里用来代表月亮。③滂沱（pāng tuó 乒驼）：大雨貌，这里用来形容涕泪多。④故人从军在右辅：西汉时设京兆尹管京城长安及其周围地区，右扶风管理京兆以西地区，左冯（píng 平）翊管理京兆以东地区，合称“三辅”，韩愈的这个老朋友在凤翔节度使手下任职，凤翔在西汉是右扶风所管，所以可称为“右辅”，节度使掌兵权，所以在节度使处任职可称为“从军”。⑤臼科：石臼形状的坑窝。⑥濯（zhuó 浊）：洗涤。濯冠沐浴：用来表示敬谨。祭酒：唐代最高学府国子监的长官是从三品的祭酒。⑦氍毹：通“包”。⑧太庙：君主的祖庙。郃（gě 告）鼎：郃是周文王之子的封国，为宋所灭，所以郃铸的大鼎为宋所有，春秋初年宋国内乱，怕鲁国干涉，把这个郃鼎贿赂鲁国，鲁国竟也接纳了并送进太庙，受到识大体者的批评。⑨太学：唐代国子监设六个学，太学是六学之一。⑩切磋（cuō 搓）：切是割开，磋是磨光，本指加工器物，引申为在学问上商讨研究。

观经鸿都尚填咽①，坐见举国来奔波。剗苔剔藓露节角②，安置妥贴平不颇③。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④。中朝大官老于事⑤，讵肯感激徒婣婀⑥。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⑦？日销月铄就埋没⑧，六年西顾空吟哦。羲之俗书趁姿媚⑨，数纸尚可博白鹅⑩。继周八代争战罢⑪，无人收拾理则那⑫！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安能以此

①观经鸿都：东汉灵帝熹（xī希）平年间在洛阳太学门外用石碑刊《诗》、《书》、《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种经典，后人称之为《熹平石经》，当时每天有千余辆车子载着人们来观看，把街道都堵塞。鸿都即鸿都门，但并非太学的门，可能韩愈记错了。填咽：车马拥挤状。②剗（wān弯）：用刀挖。剔（tī梯）：把东西挑出来。节角：东西本来的模样。③颇：偏颇，不平正。④无佗：即“无他”，指没有什么祸害。

⑤中朝：中是中央，朝是朝廷，中朝也就是朝廷的意思。

⑥讵（jù巨）：岂。感激：感动奋发。婣婀（ān ē）：依违曲阿。⑦摩挲：抚弄。⑧销：本是熔化，这里作“销削”讲。铄（shuò朔）：本也是熔化，这里作“剥蚀”讲。

⑨羲之俗书：羲之指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但他写的字已是后来通行的隶书和行草书，较之石鼓上的字已不算古雅而可称之为流俗。⑩博白鹅：传说王羲之爱鹅，有个道士养的鹅很好，王羲之写了《道德经》和他换鹅。⑪继周八代：周以后秦、汉、晋、宋、齐、梁、陈、隋可算八代，如以石鼓所在之地来说，则秦、汉、魏、晋、北魏、西魏、北周、隋也可算八代，不知韩愈自己是怎么算法。⑫那（nuò诺）：语助词，作“奈何”讲。



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悬河<sup>①</sup>。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sup>②</sup>！

张生拿来了石鼓文，  
劝我试写首石鼓歌。  
少陵不在了谪仙也已去世，  
我才华不够对着它真有点无可奈何！  
想往昔周朝政纲衰坏四海沸乱，  
宣王发愤整治挥动起天戈。  
大开明堂接受诸侯来朝贺，  
诸侯们挂着的剑和珮叮咣地相磨。  
去岐阳狩猎夸耀车马雄强，  
万里之内的飞禽走兽都被遮拦网罗。  
要把丰功伟业铭刻下来传之万世，  
凿下山石做成石鼓不惜毁损山峰的嵯峨。  
从臣们才华技艺都是第一流，  
挑拣选择撰诗刻字然后把它留在山之阿。  
雨淋日晒还经野火烧烤，  
可仍保存下来像有鬼神在守护扞呵。

---

①悬河：形容滔滔不绝地讲话。 ②蹉跎：这里是时间白白地错过的意思。

公从哪里弄来这拓本，  
文字毫发毕露没有差错。  
辞义严密读起来可不好懂，  
字体既不像隶书又不像科斗。  
年代久了难免有些断缺，  
就像利剑斩断了蛟鼉。  
又像鸾凤飞翔群仙下降，  
又像珊瑚树碧玉树交结着枝柯。  
又像有金绳铁索加以锁纽，  
又像古鼎会跃进水里腾龙会变梭。  
编诗的陋儒们没有把它收进去，  
使大小二《雅》都变得狭隘而不能委蛇。  
孔子西行又不曾到达秦地，  
致使摘取了星辰却遗漏掉羲和姮娥。  
唉好古的我只恨出生得太晚，  
对着它涕泪双流可真像大雨滂沱。  
记得那年刚被征召做国子博士，  
那年刚改年号叫做元和。  
有个老朋友从军在右辅，  
给我度量了石鼓大小好准备迁移安放挖坑窝。  
我洗刷帽子洗洗澡去稟告祭酒，  
说这样绝顶贵重的宝物保存下来已不多。  
用氈包好席裹好就能马上弄来，

十个石鼓负载起来也不过用几头骆驼。  
把它恭送进太庙和当年鲁国接受郕鼎相比较，  
光采声价何止百倍地胜过。  
皇上如果恩准把它留在太学里，  
那对学生们讲解时就可供商讨切磋。  
当年去鸿都门看石经的人尚且多得车马填咽，  
如今肯定通天下的人都要为了看石鼓而奔波。  
该剝剔掉苔藓让它露出本来的模样，  
安放得十分平稳不让偏颇。  
有大厦深檐给它覆盖着，  
让它再经历久远也不遭灾祸。  
可朝廷的大官太世故，  
岂肯为之感奋而惯于依违曲阿。  
让它被牧童去敲火牛去磨角，  
有谁加以爱惜摩挲？  
这样一天天销削剥蚀终于要被埋没掉，  
我六年来望西边看着束手无策空自吟哦。  
王羲之的俗书只会呈献姿媚，  
可写了几张还可换到白鹅。  
周以后经历八个朝代争战早已结束，  
还无人去收拾可为之奈何！  
如今天下太平海内无事，  
任用儒术尊崇孔丘孟轲。

谁能把这些向皇上奏请，  
我愿借给他善辩之口有如悬河。  
石鼓之歌就写到这里，  
唉我这番诚意是否仍会付之东流。

## 赠 张 籍

韩愈写过不少长篇五言古诗，但往往喜用生僻字，叫人不易通读。这首《赠张籍》，是因为好友张籍教他的儿子韩昶读《诗经》，教得很得法，一天能通读一卷，于是韩愈很高兴地写来赠送给张籍以表感谢。诗里的生僻字虽仍有一些，却还可以读得下去，而且诗中所流露的爱子之情和望子成龙之心也十分真切，并无丝毫虚伪做作之处，比后来某些所谓诗人之好打官腔摆架子者自有雅俗之别。这位韩昶是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出生的，据他晚年给自己所写的墓志，他向张籍学《诗经》是在十几岁时，加之这首诗最后有“便可耕灞浐”的话，说明写诗时韩愈应在长安，应是宪宗元和六年（811）韩愈任

兵部职方员外郎时所作，当时韩愈四十四岁。

吾老著读书①，余事不挂眼。有儿虽甚怜，教示不免简②。君来好呼出，踉跄越门限③。惧其无所知，见则先愧赧④。昨因有缘事⑤，上马插手版⑥。留君住厅食，使立侍盘盂⑦。薄暮归见君，迎我笑而莞⑧。指渠相贺言，此是万金产⑨。吾爱其风骨⑩，粹美无可拣⑪。试将《诗》义授，如以肉贯串⑫。开祛露毫末⑬，自得高蹇岏⑭。我身蹈丘轲，

---

①著：专心致志的意思。 ②简：简略，简慢，照顾不周。 ③踉跄(liàng qiàng亮呛)：也作“踉蹌”，走路不稳、跌跌冲冲的样子。门限：门槛，旧式的门在门底下要安一条木档子，叫门槛、门限。 ④赧(nǎn南上声)：害羞而脸红。 ⑤缘：因。 ⑥手版：也叫“笏”(hù户)，用象牙或玉、竹、木等制成，上朝时得拿上，上面可以记事，以免寡对时遗忘。 ⑦盂(zhǎn展)：浅而小的杯子，这里指酒杯。 ⑧莞(wǎn碗)：莞尔，微笑貌。 ⑨产：妇女生孩子叫“产”，这里是名词，作“孩子”讲。 ⑩风骨：风度品格。 ⑪无可拣：拣是挑拣，无可拣，是说挑不出毛病。 ⑫肉贯串(chǎn铲)：串是插上肉在火上烤的签子，肉贯串，是很快就熟透的意思。 ⑬祛(qū区)：衣襟。 ⑭蹇岏(jiǎn chǎn检产)即“蹇产”，诘屈，曲折。

爵位不早绾①。固宜长有人，文章绍编划②。  
感荷君子德，恍若乘朽栈③。召令吐所记④，  
解摘了瑟伺⑤。顾视窗壁间，亲戚竞覘眄⑥。  
喜气排寒冬，逼耳鸣睍睍⑦。如今更谁恨，  
便可耕灞浐⑧。

我年纪大了时间多半放在书本上，  
余外的事情再没去多用心眼。  
有个孩子虽也很爱怜，  
可教导训诲难免太疏简。  
君来到我把他叫出来。

---

①绾(wǎn碗)：系住绳状的东西叫“绾”，古代授与封爵官职时都得给印章，印章上端穿根丝带叫“绶”以便佩戴，得到封爵、官职就系住了印绶，所以受封做官可以叫“绾”。②划(chǎn产)：削。③恍(huǎng谎)：若乘朽栈：恍是仿佛，栈是车子，仿佛登上了朽坏的车子，是表示惶恐不敢承当的意思。④吐：讲出来。⑤解摘：解答提问。瑟伺(xiàn现)：宽心、放心。⑥亲戚：这里指家里的人，如夫人之类。覘(chān掺)：窥看。眄(mǎn满)：注视。⑦睍睍(xiàn huǎn现缓)：《诗·邶风·凯风》有“睍睍黄鸟，载其好音”的话，睍睍就是美好的声音。⑧灞浐：灞河和浐河，都在长安城东，灞浐之间当时号称“三辅胜地”。

他跌跌冲冲地跨越过门限。  
我怕他什么也不懂，  
看到生人只会先红脸。  
昨天因为我有点公事，  
跨上马插好手版得去办理。  
把君留下来在客厅上吃便饭，  
叫他侍立在旁边敬奉盘盂。  
天将晚我回家来见君，  
君迎上前来微笑莞尔。  
指着他恭喜我说，  
这可是万金之产。  
说爱他风度品格，  
好得没有毛病可挑拣。  
试把《诗》义给他讲解，  
一会就熟透像烤肉上了肆。  
像才打开衣襟露出点东西，  
就已经既高大又诘屈不平凡。  
我一心跟踪孔丘与孟轲，  
封爵官位都没能及早掌绶。  
自应后继有人，  
将来好把我的文章来编削。  
感荷你君子的恩德，  
使我惶恐得好似登上了朽栈。



把他叫来讲讲所学的东西，  
他解答提问都可使我心宽。  
回头看到窗子那边，  
家里的人都争着在窥看。  
一堂喜气连冬天的寒气都被冲散，  
满耳喜悦之声像黄鸟睍睍。  
如今我还有什么不满足，  
可以放心地买些田地终老在灌漑。

## 听颖师弹琴<sup>①</sup>

这是韩愈在长安听了一位僧人颖师弹琴后写了送给他的七言古诗。当时李贺也写了这样一首古诗，诗里说到李贺自己正在做奉礼郎，而李贺在长安做奉礼郎是宪宗元和五年（810）的事情，到八年（813）春天就离开长安，而韩愈元和五年还在东都任河南令，六年才回京师任兵部职方员外郎，七年（812）任国子博士，听琴写诗应在这两年，韩愈四十四、五岁。七言古诗一般每句都是七个字，但也有夹杂进

---

①颖师：是僧人，法名该叫“×颖”，所以称之为“颖师”，擅长弹琴，当时来京城在显贵官僚间献艺，这也是唐代的一种风气。琴：我国传统的乐器，西周时已出现，以后长期受到文人和有文化的官僚们爱好，琴身是个狭长的木质音箱，上面安上七根弦，所以也叫“七弦琴”，演奏时右手弹弦，左手按弦，音域较宽，音色变化丰富。

每句五字甚至四字、八九字的。韩愈这首听弹琴诗就夹进了不少五字句，这是为了要写出琴声音节变化的缘故。再一点，唐人写音乐诗时多数要把自己的情感写进去，能把情感和音乐融为一体的才算上乘之作，韩愈这首听琴诗就是如此。

昵昵儿女语①，恩怨相尔汝②。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③，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④，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篴⑤。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⑥。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⑦。

---

①昵(nī逆)昵：低声讲亲昵话。②尔汝：都是“你”的意思，魏晋时江南一带流行一种情歌，每句用“尔”用“汝”，叫“尔汝歌”。③蒂(dì地)：花或瓜果和枝茎相连接的部分叫“蒂”。④跻(jī基)：登，升。⑤省(xǐng醒)：这里是懂得、领会的意思。丝篴(huǒng篴)：篴是竹林、竹子，丝篴就是“丝竹”，即弦乐器和竹制管乐器，用在这里是泛称音乐。⑥滂滂：也就是“滂沱”，大雨貌，这里为了押韵用“滂滂”。⑦冰炭：冰是冷的，炭是热的，比喻听了琴声使人心中心悲喜交集，难于承受。

像小儿女一样昵昵地相语，  
既有恩也有怨互相在“尔”“汝”。  
划然一声又转成音调高昂，  
好似勇士投身去战场。  
再一转又像浮云柳絮那样无根无蒂，  
随着广阔的天地到处飞扬。  
再一转又像百鸟一起啾啾鸣叫，  
其中忽然出现了一只孤单的凤凰。  
它要飞升可一分一寸也升不上，  
失了势一落却何止千丈。  
唉我虽然空长了两只耳朵，  
过去一向不懂得欣赏丝篁。  
这次听了你颖师的弹奏，  
我起来坐到一旁。  
推开手请你不要奏下去了，  
我已经衣袖尽湿泪滂滂。  
颖啊我承认你真有能耐，  
可不要再让冰炭交集在我心肠。

## 游太平公主山庄<sup>①</sup>

这是一首七言绝句。所谓绝句，是截取律诗的一半，律诗有八句四联，绝句只有四句二联。因为字数句子都少，所以要写得言简意赅，要讲含蓄，使人读了得言外之意，回味无穷，这就是绝句的特有功能。这首《游太平公主山庄》，大概是宪宗元和八年（813）韩愈四十六岁时的作品，这年三月他被提升为刑部比部郎中史馆修

①太平公主：武则天和高宗所生的小女儿，她三哥中宗死后，她和四哥睿宗联合起来推翻三嫂韦后，让睿宗即位称帝而自己掌握很大的权力，以后又和睿宗联合起来反对睿宗的第三子玄宗，为玄宗所杀。山庄：是当时贵族官僚在名胜风景区设置的私人庄园，主要用来游乐，同时也可有经济收入。太平公主山庄：在当时京兆府万年县南端乐游原上，向南一直延伸到终南山脚下，有四十多里长，太平公主失败后被政府没收分赐他人，韩愈看到的只是遗址，已成为官员百姓春游胜地。

撰，到城南太平公主山庄旧址春游时写下了这首为人们传诵的好诗。好就好在没有在诗里对太平公主的贪横不法作任何公开指斥，而只是含蓄地说凭公主当年熏天的气焰自可把城南胜地统统霸占为己有，但到头来寸土尺地还是尽属他人，这既对当前的权势者作了警告，同时也充分表达了韩愈本人对这些权势者的义愤。

公主当年欲占春，  
故将台榭压城闉①。  
欲知前面花多少，  
直到南山不属人。

公主当年要把春光占尽，  
有意把台榭直压到城闉。  
要知道前面花木还有多少，  
一直到南山脚下都不属于他人。

---

①台榭（xiè谢）：台在古代本是筑了供游观的高土台，榭是台上供游观的敞屋，这里只是亭台楼阁的泛称。闉（yīn因）：古代城门外层的曲城，这里用“闉”是为了押韵，也就是城壕的意思。

## 盆池五首

古诗一个题目一般只写一首，只有个别的可一题多首。律诗、绝句则往往一首意思说不完，在一个题目下可以写出好几首成为一组诗篇。这《盆池五首》就是一组五首七言绝句，讲在盆池里种荷花、养鱼的乐趣。据前人说，这是宪宗元和十年（815）韩愈任吏部考功郎中知制诰时的作品。当时韩愈已四十八岁了，在古人说来已快进入老年，而且官也做得不算很小，可仍有这种闲情逸致，说明在文章政治上有成就的人也并非成天板起脸过日子，而且弄这种不花什么钱的盆池玩意，比闲下来就征逐酒食，一味追求奢华总要高尚得多。诗句也明白浅显，可体现出安闲的心情，和他平素喜用生僻字的诗风不甚相

同。

老翁真个似童儿，  
汲水埋盆作小池。  
一夜青蛙鸣到晓，  
恰如方口钓鱼时①。

莫道盆池作不成，  
藕梢初种已齐生。  
从今有雨君须记，  
来听萧萧打叶声。

瓦沼晨朝水自清②，  
小虫无数不知名。  
忽然分散无踪影，  
惟有鱼儿作队行。

泥盆浅小讵成池，

---

①方口：即“枋口”，在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所说的盘谷附近沁（qìn）水流经之处，是由山水汇成的一个大水池。韩愈在这里用“方口”作比喻，是为了表达他这时的闲情逸致等于在盘谷隐居过日子。 ②沼（zhǎo）：小池。



夜半青蛙圣得知①。

一听暗来将伴侣，  
不烦鸣唤斗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  
拍岸才添水数瓶。  
且待夜深明月去，  
试看涵泳几多星②。

老翁真的像孩儿，  
埋起盆汲了水做成个小池。  
一夜里青蛙叫直到天放晓，  
好似在方口钓鱼之时。

不要说盆池很难做成，  
种下的藕梢已齐齐出生。  
从今以后得记住下雨时节，  
该来倾听萧萧地打响荷叶之声。

瓦池里的水在早晨自然分外的清，

---

①圣得知：这是唐宋人的习惯用语，即敏锐、迅速地知道。 ②涵泳：沉浸。

活动着无数小虫可不知其名。  
忽然分散开来全无踪影，  
只有鱼儿在列队游行。

泥盆既浅小又岂能成池，  
可半夜里被青蛙很快得知。  
听一声在暗中就引来伴侣，  
何用不断地鸣叫来比斗雄雌。

池光 and 天影一样青青，  
要池水拍岸只需再加水几瓶。  
且等待夜深明月移去，  
可看到池水里沉浸着多少星星。

## 和李司勋过连昌宫<sup>①</sup>

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宰相裴度出任统帅去平定淮西的叛乱，奏请韩愈做他的行军司马，十月叛乱平定，十一月启程回朝。中途经过已长期锁闭的连昌宫，同行的李正封写了首七言绝句，韩愈也就和上了这一首，这时他正五十岁。前面说过，绝句字数不多，要有言外之意，韩愈写这首七言绝句就是如此。他抓住连昌宫是开元年间玄宗临幸过的离宫，从而写出

---

①李司勋：李正封，当时以吏部司勋员外郎兼侍御史任裴度的判官，所以韩愈以官职称他为李司勋。连昌宫：唐高宗时建筑的离宫，在今河南宜阳，往来长安、洛阳两地要从宫前经过，玄宗在开元年间曾临幸，以后长期锁闭。

“宫前遗老来相问：今是开元几叶孙”的句子，使人们把这次平定淮西和开元盛世的丰功伟业联想到一起，不着笔墨而给当时的宪宗皇帝树立了能继承先业的形象，这就是这首绝句成功的地方。

夹道疏槐出老根，  
高甍巨桷压山原①。  
宫前遗老来相问②：  
今是开元几叶孙？

路两旁稀疏的槐树露出了老根，  
高高的屋脊粗大的椽子在山原上压得怪沉沉。  
宫前遗老们前来相问：  
当今天子是开元皇帝的几代儿孙？

---

①甍(méng蒙)：屋脊。桷(jué觉)：方的椽子。②遗老：经历世变留下的老人，一般指前一个朝代或本朝代前几代皇帝统治时候留下的老人。

## 次 硤 石<sup>①</sup>

这是宪宗元和十二年（817）韩愈跟随裴度一行经过连昌宫后到达硤石所写的一首五言绝句。五言绝句一般说来比七言绝句更难写，因为一共只有二十个字，要写得比七言更含蓄，更有言外之意。韩愈这首《次硤石》就是如此，看上去二十个字全部是记事写景，“数日方离雪”说前几天正遇上有雪，“今朝又出山”说当天走出了嵒（yáo摇）山，“试凭高处望，隐约见潼关”就更讲得明白不用解释。但试想一下，从硤石到潼关之间还有不太近的距离，再登高处也如何能望见呢？韩愈这么写，正是表达了他们急于凯旋回朝、志

---

①硤（xī6狭）石：唐代的县名，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

得意满的心情。对我国古代诗歌尤其是绝句往往得这样地去欣赏理解。

数日方离雪，  
今朝又出山。  
试凭高处望，  
隐约见潼关①。

几天前才离开雪地，  
今朝又走出重山。  
试登高处远眺，  
隐隐约约见到了潼关。

---

①潼关：关名。在今陕西潼关县北，古为桃林塞，东汉末设置潼关，当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要冲，是关中地区的东大门。

## 次潼关先寄张 十二阁老使君<sup>①</sup>

这是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十二月裴度一行到达潼关时韩愈写给华州刺史张贾的一首七言绝句。当时潼关在华州境内，华州刺史张贾照例应到潼关迎候裴度。但华州治所在今陕西华县，离开潼关还有一百多里，可能因此张贾没来得及赶到。韩愈大概是和张贾相熟，于是写了这首诗半开玩笑地催他前来。诗本身没有多大意义，但用四句二十八个字就写出大军凯旋的盛况，写出裴度以宰相出任统帅的威风，其

---

①张十二阁老使君：张贾，他排行第十二，所以称之为“张十二”，他是华(huà画)州刺史，所以称之为“使君”，唐代中书省、门下省的属官都可称“阁老”，他大概还兼任这两省中的某个名义职务，所以也称之为“阁老”

中没有安一个形容词，没有征引一个典故，而气象自然开阔，气势自然雄伟，因而成为公认的七言绝句名作。

荆山已去华山来①，  
日出潼关四扇开。  
刺史莫辞迎候远，  
相公亲破蔡州回②。

荆山已过去华山又到来，  
太阳东升照着潼关关门四扇大开。  
刺史不要怕远道前来迎候，  
我们相公是亲自平定了蔡州凯旋而回。

---

①荆山：在今河南灵宝南边。华(huà画)山：在今陕西东部，当时华州境内，是所谓“五岳”中的西岳。②相公：当时裴度已被重新任命为宰相，同时又封晋国公，所以称之为“相公”。蔡州：治所汝阳，在今河南汝南，当时是淮西的彰义军节度使的驻在地，所以攻破蔡州也就平定了淮西地区。



##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sup>①</sup>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韩愈因上《论佛骨表》得罪了宪宗，被南贬到潮州去任刺史，并按照罪人家属不能留京师的规定，韩愈家里的人也得跟着一起去。由于韩愈接到命令就立即动身，家里的人包括寄居的侄孙韩湘等走迟了一步，到蓝关才赶上韩愈。韩愈在忠而获咎感慨万分中

---

①左迁：降调官职叫“左迁”。蓝关：即蓝田关，当时在京兆府蓝田县境，即今陕西蓝田境内，是当时从长安南去岭南的必经之地。侄孙湘：韩愈侄儿老成的长子，《祭十二郎文》中“汝之子始十岁”就是指的这个韩湘，这时已二十七岁，和他十九岁的弟弟韩滂一起随同叔祖韩愈南行，同年冬韩滂死在袁州，而韩湘第二年随韩愈回长安，穆宗长庆三年（823）举进士及第。

写了这首七言律诗送给韩湘，因为韩湘比韩愈自己的儿子韩昶还大五岁，在韩愈子孙辈中算是最年长的一个。在旧诗中七言律诗比较不容易写得精采，因为颌联、颈联两副对仗弄不好就只有硬性拼凑以致板滞而欠流畅。韩愈这首还算比较流畅的，能够表达出他当时的真实感情，因而博得了后人的喜爱。

一封朝奏九重天<sup>①</sup>，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sup>②</sup>？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sup>③</sup>。

---

①九重天：古人认为天有九重即九层，又以“天”比君主，有所谓“君门九重”的说法。 ②秦岭：广义的秦岭是西起今甘肃、青海边境，东到河南中部的东西走向大山脉，这里是狭义的，仅指在关中南部的一段。 ③瘴(zhàng)江：瘴是一种传为南方特有的“瘴气”，其实是当地山林间湿热蒸郁会使人生病，人们就说中了瘴气。瘴江就是有瘴气的江河。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这次被贬时已五十二岁，他估计有可能就此死在岭南，因而有要叫韩湘收尸骨的话，以后被召回重任显职是当时没有能料到的。

一封表文清早奏上君王之前，  
傍晚就被贬逐潮州里程有八千。  
要给圣明之世清除弊政，  
岂能因为衰老顾惜残年。  
彤云横带秦岭家乡应在何地？  
积雪堆满蓝关马儿不肯向前。  
知道你远远赶来自有你的心意，  
好收拾我的尸骨在瘴江之边。

## 早春呈水部张 十八员外二首<sup>①</sup>

这是韩愈逝世前一年穆宗长庆三年（823）春任吏部侍郎时的作品。当时好友张籍也在京城里做官，韩愈写了这两首七言绝句送给他，大概准备约他到城南曲江去春游。两首都写得很好，“天街小雨润如酥”一首尤享盛名。北宋时大文学家苏轼模仿它，写过一首诗：“荷叶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也同样成为名作，但比较起来，仍不如韩愈原作来得自然。可

---

①水部张十八员外：张籍排行第十八，所以称之为“张十八”，他当时在工部任从六品上阶的水部员外郎，所以称之为“水部张十八员外”。

见文学作品贵自立新意，模仿之作尽管可以极其精工，在思路总受到局限而不能成其为绝唱。

天街小雨润如酥<sup>①</sup>，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sup>②</sup>。

莫道官忙身老大<sup>③</sup>，即无年少逐春心。  
凭君先到江头看<sup>④</sup>，柳色如今深未深？

天街下过小雨润湿如酥，  
远远看去的草色到近处全无。  
一年中这是春天最好的时节，  
远胜皇都到处烟柳之时。

---

①天街：旧时把京城里的街道叫“天街”。酥(sū)：牛羊乳制成的“酥油”，用在这里是比喻润滑。②烟：这里是烟雾轻散的意思。皇都：也就是“帝都”，指京城，因为“都”字上面要用个平声字，所以不用“帝都”而用“皇都”。③官忙身老大：韩愈这时所任吏部侍郎是显要的官职，所以说“官忙”，韩愈这时已五十六岁，所以说“身老大”。④凭：这里作“请”讲。江：指曲江，是唐代京城东南角的游览胜地，遗址在今陕西西安东南郊，久已涸竭成为耕地。

不要说做官忙年纪又老大，  
就没有心思像青年人那样喜欢游春。  
请君先去曲江头看望，  
柳色现在是浅还是已转深。